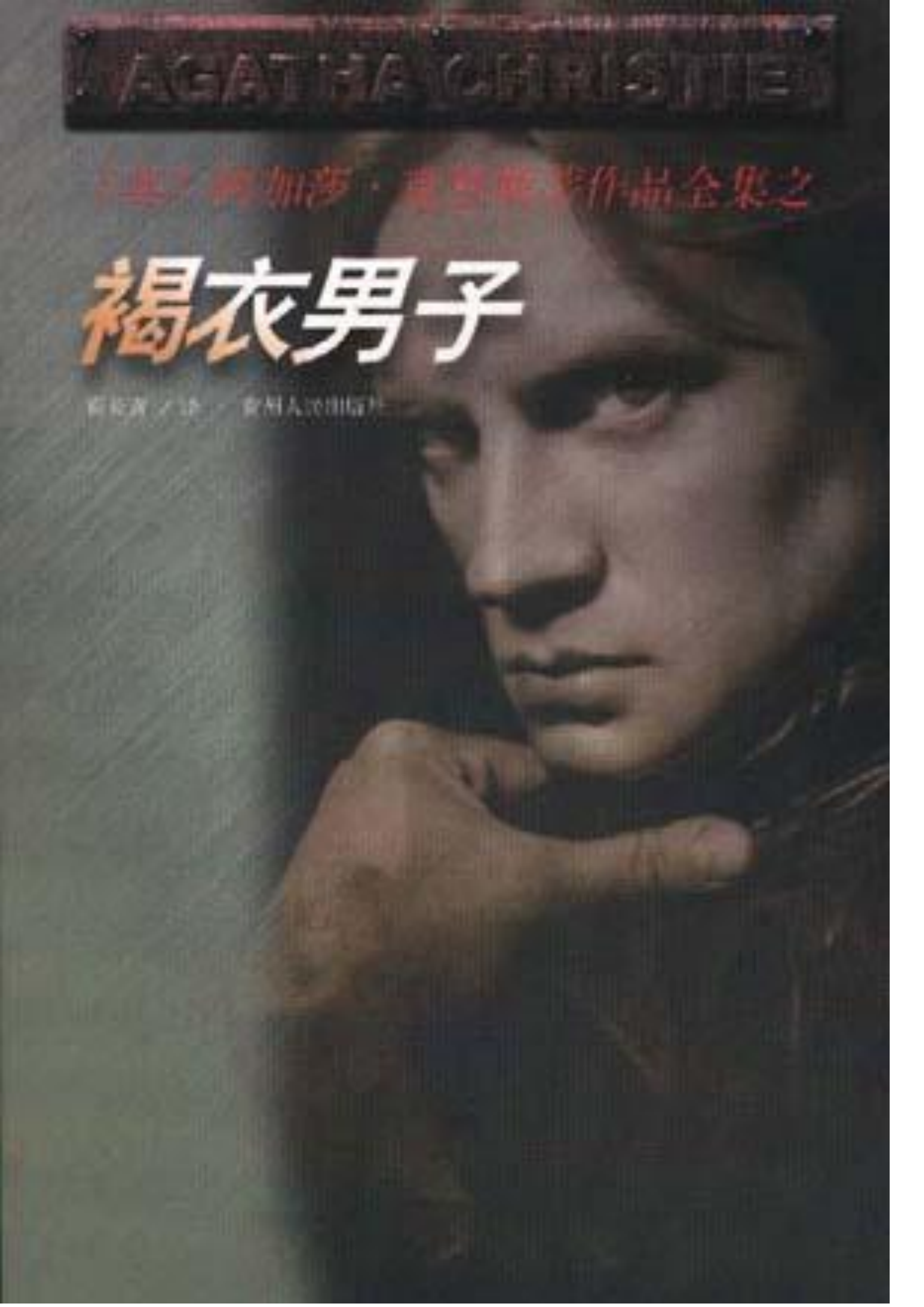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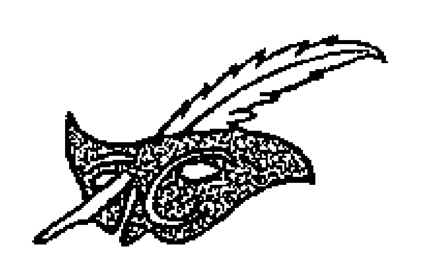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褐衣男子

褐 衣 男 子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崔长青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褐衣男子

THE MAN IN THE BROWN SUIT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崔长青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75 千字
印　　张:8.12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23-5/I·1057
定　　价:18.00 元

序

俄罗斯舞蹈演员纳迪娜已征服了巴黎，她摇曳着身躯，一次次向喝彩声鞠躬致意。她细长的黑眼睛眯成一条缝，红嘴唇微微翘起。幕唰地一声落下，遮住了红、蓝、洋红色的古怪布景，可那些热情奔放的法国人仍赞许地不停跺脚。纳迪娜转动着黄蓝色相间的百褶裙，飘然离开舞台。她的经纪人，一位满脸胡须的先生，热情地拥抱了她。

"棒极了，小东西，棒极了，"他喊道，"今晚你超常发挥。"他殷勤而又一本正经地吻了她的脸颊。

纳迪娜夫人习以为常地接受了夸奖，回到化装室。只见化装室里到处随意堆放着束束鲜花，奇异的未来派服装挂满衣架，屋里空气热烘烘的，弥漫着花与高级香水的幽香。化装师珍妮侍奉着女主人，喋喋不休地倾诉着赞美之词。

敲门声打断了珍妮。珍妮前去开门，回来时手里拿了一

张名片。

“夫人，收下吗？”

“让我看看。”

纳迪娜懒洋洋地伸手取过名片，“谢尔吉斯·保罗维奇伯爵”几个字使她眼睛一亮。

“我要见他。珍妮，快拿黄色晨袍来。伯爵来时，你就可以走了。

“好的，夫人。”

珍妮取来黄雪纺绸和白鼬毛制成的袍子。纳迪娜将它穿上，坐在那儿暗自发笑，她纤细的手连续有节奏地敲着梳妆台的玻璃。

伯爵立即抓住了特许机遇。他中等身材，纤瘦，高雅，脸色苍白，显得特别疲倦。他相貌极普通，如不考虑他的气质，下次见面会很难再认出他。伯爵过分谦卑地向舞蹈演员鞠了个躬。

“非常荣幸，夫人。”

听到这儿，珍妮随手关门出去了。纳迪娜独自与来访者在一起，笑容起了微妙的变化。

“尽管咱俩是同胞，我们还是别说俄语吧。”她说道。

“好吧，既然我俩谁也不说俄语。”客人赞同道。

经双方同意，两人用英语交谈。伯爵忘了装腔作势，可以听出英语是他的母语。事实上，他当初是多变的伦敦音乐厅的一名艺人。

“祝贺你，”他说，“今晚你取得了巨大成功。”

“没什么，”纳迪娜说，“我很惊恐，我的地位今非昔比。

战争中引起的对我的怀疑从未消除，我不时被盯梢、监视。”

“但没人指控你犯有间谍罪吧？”

“我们上司计划缜密，没出纰漏。”

“上校万岁，”伯爵笑着说，“真让人震惊，不是吗？他想退休？退休！就像个医生、或屠夫、或管道工那样。”

“或其他商人，”纳迪娜补了一句，“这并不使我们吃惊。上校一直是个优秀的商人。他像别人组织制靴厂一样去组织犯罪。他幕后操纵一系列错综复杂、涉及各个领域的活动。他的‘专业’包括珠宝抢劫、伪造、间谍（这在战争中挣了大钱）、破坏、暗杀，他无恶不作。他最明智之处是知道何时退出。游戏危险起来了吗？他就堂而皇之地带着巨额财富退休了。”

“唉，”伯爵忧虑地说，“真使我们大家不愉快，可我们还没着落。”

“可我们报酬丰厚啊！”

她挖苦道。伯爵给了她个冷眼。而她却面露笑容，这使伯爵越发好奇。但他仍有策略，继续说道：

“是啊，上校一直慷慨大方。他的成功在于他不吝金钱，并能适时找到替罪羊。天才，真是天才盖世。俗话说‘假如你不想冒险，就别亲自去做！’面我们每个人都牵连进去，受他摆布，却都没人敢骗他。”

他停住了，似乎在等她的反驳，而她一言不发，仍独自发笑。

“没人敢，”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有，你是知道的，老家

伙很迷信。几年前，他去找了算命的。算命的说他一辈子事业成功，但宣称一个女人会让他栽跟头。”

他的话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急切地抬头望着他。

“很奇怪，真怪！你是说有个女人？”

他微笑着耸耸肩。

“毫无疑问，既然他已退休，他会娶妻子的。或许是年轻貌美的社会名流，几百万几百万地挥霍，花钱比他挣钱要快得多。”

纳迪娜摇摇头。

“不，不行。听着，朋友，明天我去伦敦。”

“但你这儿还有合同呢？”

“我只去一个晚上，而且像王室成员那样隐姓埋名。没人会知道我曾离开法国。你知道我为何去伦敦吗？”

“在令人心烦的雾蒙蒙的一月，不是为了享乐而去，而是为了赢利，嗯？”

“对！”纳迪娜起身走到伯爵面前，优雅中略带傲慢。“你刚才说我们中没人骗过上司。你错了，我骗过。我是个聪明、勇敢的女人，有足够的勇气骗他，这是很需要勇气的。你可记得德比尔钻石吗？”

“是的，我记得。在金伯利，那是战争爆发前。我与那事毫不相干，就连细节也从未听说过，那件事由于某种原因被掩盖起来，难道不是吗？收获也真不小。”

“价值十万英镑。当然是上校命令我们两个人干的。那时我看准了机会，计划是用德比尔钻石代替当时恰好也在金伯利的两个年轻勘探者从南美带来的样品钻石。这样，一

定会怀疑他们的。”

“很聪明。”伯爵赞许地插了一句。

“上校总是很聪明的。我完成了我的角色，可我也干了一件上校没预料到的事。我扣下了一两颗南美钻石。它们很独特，很容易证明它们未经过德比尔之手。有了这些钻石，和尊敬的上校斗我就稳操胜券。一旦那两个年轻人被证明无罪，他肯定会受怀疑。这些年我一直守口如瓶，知道我有此秘密武器已使我心满意足。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想要高价，要一个令人吃惊的高价。”

“非同一般，”伯爵说，“你肯定无论去那儿，都将钻石带在身边吧？”

他的眼睛缓缓搜寻着杂乱无章的房间。

纳迪娜轻声笑出来。

“亏你想得出来，我可不傻。钻石藏在一个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安全地方。”

“我从未觉得你傻，我亲爱的女士，但我敢说你有点鲁莽。上校可不是那种容忍敲诈行为的人，你知道。”

“我可不怕他，”她大笑道，“我只怕过一个人，他已经死了。”

伯爵惊奇地看着她。

“我们希望他别复活。”他轻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纳迪娜尖叫道。

伯爵略带惊讶神色。

“我只是说复活会使你难堪，”他解释道，“开个愚蠢的玩笑。”

她这才轻松地喘了口气。

“噢，不会的，他已在战争中阵亡了。他曾爱过我。”

“在南非？”伯爵漫不经心地问。

“既然你要问，是的，在南非。”

“南非是你的家乡？”

她点点头。她的客人已起身去拿帽子。

“好吧，”他说，“你对你自已的事最清楚，但我要是你的话，我就畏惧上校，而不是什么梦幻爱人。上校是个特别容易被对手低估的人。”

她轻蔑地笑笑。

“都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他！”

“我看未必，”他轻声说，“真的未必。”

“我可不蠢！而且我也不是孤立无援。南非邮船明天停靠在南安普顿，船上有个人应我的要求专程从非洲赶来执行我的命令。上校要对付我们两个，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样做明智吗？”

“必须这样。”

“那人可靠吗？”

纳迪娜脸上露出奇异的笑容。

“绝对可靠。他办事效率不高，但绝对忠诚。”她停了一会，冷淡地加了句：“其实他正是我丈夫。”

第一章

我身边及周围的人都让我写这本书，大至纳斯比勋爵，小至我最近的女仆埃米莉。我最后一次在英国看见埃米莉时，她说："小姐，你这本书绝对好看！就像图画一样。"

我承认从某些方面能胜任这项任务。从一开始，我就卷人这件事，至始至终地看见其兴衰成败。幸运的是，我不知道的事被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弥补了，他热心地让我用他的日记。

所以现在开始吧。安妮·贝丁菲尔德开始讲她的历险了。

我总想冒险。你瞧，我生活得乏味单调，我父亲贝丁菲尔德教授是英国活着的最伟大的原始人研究方面的权威。人人都说他是个天才。他思想是旧石器时代的，对他来说生活的最大不便是他的躯体处在现代。父亲不管现代人，就连

新石器时代的人都被当作牧人加以鄙视，不提到莫斯特文化，就引不起他的热情。

不幸的是人不能完全同现代社会隔绝，人不得不去和屠夫、烤面包的、送奶的、卖货的打交道。爸爸沉浸在过去，而我还是个婴儿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生活的实际问题便落到我的肩上。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旧石器时代的人，不管他是奥瑞纳文化、莫斯特文化还是阿布维利文化，或任何其它文化。尽管我打字、修改了爸爸的《尼安德特人及其祖先》，尼安德特人却让我恶心，我总觉得他们在古代灭绝是件幸事。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了解我对原始人的这种感觉，不过反正他也不会感兴趣。别人的意见总不能引起他的丝毫兴趣。我想这真能表现出他的伟大。同样，他对生活必需品也极冷漠。他是典型的饭来张口，但付费也使他稍觉头痛。我们总是缺钱花，他的名望不能带来现金。尽管他几乎在每个重要协会都挂名，并有成堆写给他的信，平民百姓并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他的长篇学术专著，尽管非常显著地丰富了人类知识宝库，对大众来说却是索然无味的。只有一次他在大庭广众出了名。他在某协会宣读一篇关于幼小类人猿的论文。人类早期显露出一些类人猿特征，而早期类人猿比成熟类人猿更接近人类。这似乎表示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更接近类人猿，而早期类人猿比现在发达，换言之，类人猿在堕落退化。企业报纸《预算日报》急于找有趣新闻，立刻登出头条“我们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而猴子是从我们变来的？杰出教授说黑猩猩是衰落的人。”此后不久，一名记者打电话要见

父亲，并要求父亲写关于这个专题的一系列通俗文章。我很少见父亲发那么大的脾气。他把记者轰出门，使我心酸的是当时我们正缺钱花。实际上，我想追上那个年轻人，告诉他父亲心回意转，将交上所需文章。我也能很容易地写出那种文章，大概父亲从未学会过交易，他也从不读《预算日报》。然而，我觉得这样做太冒险，于是我只好戴上我最好的帽子，满面愁容地去找有充分正当理由发火的杂货食品商。

那位《预算日报》的记者是惟一来过我家的年轻人。有时我嫉妒我们的女仆埃米莉，她和一个水手订婚，却时常"出去约会"。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荒废虚度"，是同杂货食品店的年轻人和药剂师助手出去约会。使我忧伤的是我没有约会对象，没法"不荒废虚度"。父亲所有的朋友都是留着长胡子的年迈的教授。有一次彼得森教授热烈地搂抱着我，并试图吻我，说我有个"匀称纤细的小腰"。这句话使他没戏，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喜欢听这种话，况且我也不是婴儿。

我渴望冒险、爱情、浪漫，而我命中注定生活得单调乏味。村里有个能借书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破旧小说。我喜欢间接体会危险和做爱，梦想着沉默寡言，面孔铁板般的罗德西亚人，以及强壮有力的男人"一拳击倒对手"。而村里看来并没有人能一拳或几拳就击倒对手的人。

每周也放一集《帕米拉历险》的电影。帕米拉是个杰出的年轻妇女。她什么也不怕，掉出飞机，在潜艇中冒险，爬上摩天大楼，从容不迫地在下层社会混。她真不太聪明。黑社会头子每次抓住她，却不愿简单地朝她的头踹几脚，总想用

新奇高招如阴沟气将她毒死。而下星期放的续集一开始她准会被英雄搭救。看完后我通常头晕目眩、极度兴奋。可一回家，就发现煤气公司要给我们断气的条子，如果我们仍不付账的话。

然而，我始终认为冒险每时每刻都离我越来越近。

世上很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在罗德西亚北部废弃矿山发现古人颅骨的事。一天早晨我下楼来发现父亲高兴得差点中了风。他把这事全盘告诉了我。

“安妮，你知道吗？他们确实同爪哇颅骨有相似之处，但只是表而上。不，这儿我们看到的是我一贯认为的尼安德特人的祖先。你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直布罗陀颅骨是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尼安德特人头骨，而该种族的摇篮在非洲，他们经欧洲——”

“鳟鱼不涂橘子酱吗？爸爸，”我急冲冲地说，并抓住父亲心不在焉的手。“是的，你是说？”

“他们经欧洲——”

说到这儿，他因咽喉梗塞而停下来，他嘴里堆满了许多鳟鱼刺。

“可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吃完饭他起身说道，“不能再耽误了，我们必须赶赴现场。那附近一定会有无数发现。我会发现器具是否属于典型的莫斯特时期，还会有原始牛的遗骸，但绝不是那些浑身长满毛的犀牛。是的，人们很快就会蜂拥而至的。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而。安妮，你今天写信找个厨师。”

“爸爸，钱怎么办？”我稍作提示。

他责备地看我一眼。

“孩子，你总让我扫兴。我们不应吝啬。不，在科学上，人绝不能吝啬。”

“我觉得厨师一定会在乎的。”

父亲有些痛心。

“亲爱的安妮，你用现钱支付他们。”

“我没现钱。”

父亲很恼火。

“孩子，别用这庸俗的金钱琐事烦我了。我的经纪人说昨天从银行付给我二十七英镑。”

“我想那是透支。”

“嗨，我有钱的！给出版公司写信。”

我满腹狐疑地退让了，父亲的书带来的荣耀比金钱多。我极想去罗德西亚。“面孔铁板般沉默寡言的男人。”我兴致勃勃地喃喃自语。后来我发现父亲外表有点古怪。

“你靴子穿错了，父亲，”我说，“脱下棕色的，穿上另一只黑靴子。别忘了带围巾。今天很冷。”

几分钟后，父亲阔步走出去，靴子这回穿对了，还戴了围巾。

他很晚才回来。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大衣和围巾没了。

“安妮，你说对了。我进洞前脱下了大衣和围巾。那儿很脏。”

我理解地点点头，记起有一次父亲回来时从头到脚沾满了更新世的泥土。

我们在汉普斯利这个小地方居住的主要原因是它离汉

普斯利洞穴很近。洞里遗留下丰富的奥瑞纳文化沉积物。村里有个小博物馆，馆长和父亲整天忙碌着从地下挖出长毛犀牛和熊的部分遗骸。

那晚父亲咳得很厉害，第二天早晨我看他发烧，就请了医生。

可怜的父亲再也没机会了，他被确诊患了肺炎，四天后便去世了。

第　二　章

人人对我都很好。尽管我有点茫然，但我能正视现实。我没感到抑制不住的悲痛。父亲从未爱过我。对此我很清楚。要是他曾爱过我，我会回报他的爱的。不，我们之间没有爱，只是属于一家，我曾照顾他，并暗自佩服他的学识和对科学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在他生活中兴趣达到颠峰时，他去世了，想起来令我心碎。如果能将他葬在一个装满驯鹿和燧石器皿画的洞穴里，我会更觉欣慰。但公众的舆论决定了只能在当地丑陋可怕的教堂的干净墓地里竖起一块大理石碑。牧师的好言相劝虽出自好意，并不能给我丝毫慰藉。

一段时间过后，我猛然觉得我长久渴望的自由终于降临我身边。我成了孤儿，身无分文，却很自由，同时也体会到众多好心人的善意。牧师竭尽全力劝我说他妻子急需一个伴。我们当地的小图书馆忽然决定要一个助理馆员。最后，

医生来看我，唠唠叨叨说了一堆没能开好正确处方的可笑借口之后，他建议我应和他结婚。

我惊愕了。医生三四十岁左右，是个肥胖的小个子。他长得一点也不像《帕米拉历险》中的主角，更不像面孔铁板般、沉默寡言的罗德西亚人。我想了一会儿，问他为何想娶我。这使他惊慌不已，他喃喃说道妻子对行医的人来说极为重要。这一来越发不够浪漫了，但我内心深处已倾向于同意。他给我安全感——一个舒适的家。考虑良久，我觉得对不住那个小个子，他确实爱上了我。但误解使他止步不前。总之，我爱浪漫的天性促使我反对。

“你真好，”我说，“但这不可能。除非我爱得发狂，要不我是不会结婚的。”

“你不觉得——”

“不，我不觉得。”我坚定地说。

他叹了口气。

“可是，亲爱的孩子，你怎么办呢？”

“探险，闯世界。”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安妮小姐，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明白——”

“实际困难？我明白，医生。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学生，而是精明贪财的泼妇！你要娶我，必须了解这一点！”

“我希望你重新考虑——”

“不。”

他又叹了口气。

“我还有个请求。我在威尔士的一个婶婶需要雇用一个年轻的女士。你觉得这工作适合你吗？”

“不，医生，我要去伦敦。在伦敦，什么事都会发生。我会小心谨慎的，你瞧，会发生一些事的！你会听说我在中国或廷巴克图。”

下一个来访者是爸爸在伦敦的律师，弗莱明先生。他特意来看我。作为一位热诚的人类学家，他极钦佩父亲的工作。他个子细高挑儿，面孔瘦削、头发灰白。我一进屋，他就起身一把握住我的双手，并温柔地轻轻拍着。

“我可怜的孩子，”他说，“我可怜、可怜的孩子。”

并非故意虚情假义，我自己的行为的确像个孤寂凄凉的孤儿。他使我心绪恍惚。他像父亲一样慈祥、善良，无疑他觉得我是个无知的女孩，被孤单地遗留在这炎凉的世上。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改变他的这种想法是徒劳的。事实上，我劝不劝他都无所谓。

“我亲爱的孩子，你现在可以听我把一些事给你说清楚吗？”

“可以。”

“你知道你父亲是个伟大的人。子孙后代会感谢他的。但他不善经营。”

这我很清楚，即使不比弗莱明先生更清楚的话，但我不愿这样说。他继续说：“我认为你不懂这些事。我尽量给你解释清楚。”

他重言复语地解释。结局是他只留给我八十七英镑十七先令去面对人生。这笔钱实在少得可怜。我惊恐地等着下一步要发生的事，生怕弗莱明先生在苏格兰的婶婶想找个聪明年轻的女伴。然而，显然他没有。

“问题是，”他接着说，“未来。我知道你没有活着的亲属。”

“我是孤身一人。”我说，再次感到我同一个电影中的女主角处境相似。

“你有朋友吗？”

“人人对我都很好。”我感激地说。

“谁会对像你这么年轻迷人的姑娘不好呢？”弗莱明先生殷勤地说，“好了，我亲爱的，我们必须看看能做点什么。”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去我们家住一段时间如何？”

对此机遇我高兴得跳起来。伦敦是冒险家的乐园呀。

“你真好，”我说，“我真的能去吗？我会四处打听，自食其力的。”

“是的，是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很明白。我们找一些适合的事。”

我本能地感到弗莱明先生说的“合适的事”和我想干的相去甚远，但此时肯定不是表态的时机。

“那就定了。为何不今天就和我一起回去呢？”

“哦，谢谢你，但弗莱明太太——”

“我妻子会很高兴地欢迎你的。”

我不清楚丈夫们是否真的像他们自己觉得的那样了解他们的妻子。我要有个丈夫，我会讨厌他不和我商量就把孤儿带回家。

“我们从车站给她打个电报。”律师又说。

我的少量行装很快打点完毕。在戴帽子前我犯愁了。这种帽子叫“玛丽”帽，是女仆出门时戴的——可我不是女仆！

松松垮垮的黑草帽，帽边同样令人压抑。我一时冲动，踢了它一脚，给了它两拳。帽顶塌下去后，我又给它插上一个立体派画家梦想的爵士胡萝卜，结果使帽子格外雅致。当然，现在我已把胡萝卜拔掉，把弄糟的地方重新弄好。“玛丽”帽虽恢复原状，却增添了破旧感，看上去比原来更使人压抑。我尽可能地使自己看上去像个人们心目中的孤儿。我对弗莱明夫人的接纳有一丝紧张，只希望这种打扮能足以消除她的戒心。

弗莱明先生也很紧张。当我们爬上位于宁静的肯辛顿广场的高楼的楼梯时，我发现了这一点。弗莱明夫人和蔼地和我打了招呼。她墩墩实实，性情平静，属于贤妻良母型。她把我带到一间一尘不染挂满磨光印花棉布的卧室，希望所需的物品应有尽有，并告诉我茶在一刻钟内就泡好，然后就让我自便了。

她走进楼下一层会客室时，稍稍提高了嗓音。

“亨利，到底为什么……”其余的我没听见，但知道语气尖酸刻薄。几分钟后，只言片语又飘入我的耳朵，越发尖酸：“我同意你的看法，她确实很好看。”

活着真难。你若长得不好看，男人就不会对你好。你若长得好看，女人就不会对你好。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继续做我的头发。我头发很好，纯黑色的，而不是黑棕色的，从前额一直垂过耳际。我毫不留情地把头发揪上来。我耳朵长得不错，但无疑现在露出耳朵是过时的。它们很像彼得森教授年轻时的“西班牙美腿皇后”中的样式。做完头发，我看上去几乎同那些戴着小童帽，

穿着红披风，出去排队的孤儿一模一样。

下楼时我注意到弗莱明夫人善意地盯着我露出的耳朵看，而弗莱明先生似乎有点发愣。无疑他心里在问："这孩子在干啥？"

那天剩下的时间平安无事。有一点是定下来了：我立即去找活干。

上床睡觉时，我急切地凝视镜中我的面孔。我真长得好看吗？老实说我并不觉得！我没有鼻梁笔直的希腊式鼻子，也没有玫瑰花蕾般的嘴，或应有的那些姿色。确实有一次，一个助理牧师说我的眼睛像"黑暗森林中囚禁的阳光"——牧师们总知道许多引语，并随意地运用。我宁愿要爱尔兰人的蓝眼睛，而不要带黄斑点的深绿眼睛！诚然，碧绿对女冒险家而言是个好颜色。

我紧裹着一件黑衣服，裸露出臂膀。然后把头发梳理回原样，盖住耳朵。我在脸上涂了许多粉，使皮肤比平常还白。我四处搜寻，找到些护唇油膏，我在嘴唇上涂了厚厚的一层。然后用烧焦的软木在眼睛下画。最后在裸露的肩上缠上红丝带，并在嘴角上刁了根烟。效果使我很满意。

"安娜，女冒险家，"我大声说，向镜中的我点点头，"安娜，女冒险家。第一集，'肯辛顿住所'！"

女孩是蠢东西。

第　三　章

随后几星期，我无聊之极。弗莱明夫人和她朋友对我来说似乎极其乏味。她们连续几小时谈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好牛奶如何难买，还有当牛奶质量不好时她们向乳品店说的话。然后再谈佣人，如何难找到好佣人，她们对登记处的女工作人员说的话以及回话。她们似乎永远不看报，也不关心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她们不喜欢旅游——外国的一切同英国都不一样。里维埃拉当然可以，因为在那儿能遇上所有的朋友。

我费力地听着。这些女人大多都很有钱。整个美丽宽广的世界都等着她们去漫游，而她们有意留在肮脏乏味的伦敦，谈论着送奶人和仆人！现在回想起来，我或许有点偏执。但她们的确很蠢——就连她们选的职业也很蠢：大部分人选了难胜任的记家庭糊涂账。

我自己的事情进展不快。家具、房屋均被卖掉，刚够还债。我仍没找到活干。其实我也不是真想工作！我坚信如果我想冒险，那冒险会中途来找我。我的理论是人总能如愿以偿。

我的理论将会被实践证实。

确切地说，那是一月八日。我在同一位想找秘书女伴的女士会面不成功后，才知道她真想找的是一个强壮的女日杂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年挣二十五英镑。双方都掩饰克制住不礼貌言行，便分了手，我走过埃奇韦尔路(会面地点在圣约翰伍德的一间房子里)，穿过海德公园到达圣·乔治医院。在那儿我走进海德公园一角的地铁，买了张去格洛斯特路的票。

一到站台，我就向站台一端尽头走去。我好奇地想知道往唐宁街方向的两条线路是否有会合点或空地。发现我设想正确时我愚蠢地自鸣得意。站台上人不多，而站台的一端只有我和一个男人。当我走过他身边时，我满腹狐疑地嗅嗅味。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樟脑球味！而此人厚厚的大衣散发出浓浓的樟脑味。大多数人在一月前已穿上冬大衣，因而到此时气味已散尽了。那人在我前面，站在站台边缘。他在沉思，我盯着他看也不显得粗鲁。他身材瘦小、面色棕黄、眼睛浅蓝、胡须短黑。

“刚从国外回来，”我判断道，“这就是他大衣有樟脑味的原因。他从印度来，不是官员，要不然他是不会留胡子的。或许是种茶的。”

此时，那人转身好像要沿站台边缘举步折回。他看我一

眼，然后眼睛看到了我身后的什么东西，顿时变了脸色。他面孔扭曲、惊恐万状，并后退一步，好像本能地躲避某种危险，却忘了他正站在站台边缘，一下掉了下去。铁轨闪着电火花，发出噼啪爆裂声。我尖叫起来，人们也跑过来。不知从何处来了个车站官员，指挥起来。

我站在原地不动，由于恐惧脚下像生了根。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既惊恐，又被把那人从铁轨上搬移回站台上的方法所吸引。

“请让我过去，我是个医生。”

一个长着棕色胡子的高个子男子推搡着挤到我的前边，在一动不动的躯体前弯下腰。

在他检查时，一种奇怪、不真实的感觉攫住了我。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最后，医生起身摇头。

“死了，不可救药了。”

我们全都向前挤，一个愤愤不平的搬运工提高了嗓门：“嗨，向后退，可以吗？挤在这儿干什么？”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盲目地转身，朝台阶和电梯走去。我觉得这一切太可怕了。我必须去透透气。验尸的医生恰巧走在我前面。电梯正要启动上升，又来了另一部电梯，医生抢跑进去。匆忙中他掉了一张纸条。

我停步，捡起纸条，跟在他身后跑。但电梯门关上了，我握着小纸条站在外面。等第二部电梯到时，我追逐的目标已无影无踪。我希望他没丢下什么重要的东西，我头一次看着小纸条。这是张普通的半页便笺，上面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如下数字和字：

十七点一二二　基尔莫登城堡

表面上看，这似乎毫无意义。然面，我犹豫着没扔掉。我站在那儿握着小纸条，又嗅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皱皱鼻子。又是樟脑球味！我小心翼翼地把纸条拿到鼻子前，是的，樟脑味很浓。但是，那么——

我小心地叠上纸条，把它放进包中。我缓步回家，浮想联翩。

我对弗莱明夫人说我在地铁中目睹了一个恶心的事故，我心里难受，想回我的房里躺一会儿。好心的夫人坚持让我喝杯茶。当我独自一人时，我继续一路上想好的计划。我想知道当医生验尸时，是什么令我产生不真实的感觉。我首先躺在地上装死人，然后将长垫子放在地上当死人，凭着记忆继续重复那一幕，特别是医生的一举一动。当我做完后，我得到了所想要的东西。我坐下，面对墙壁皱眉。

晚报上简要地登载了地铁死人的消息，究竟是事故还是自杀，这是个疑点。我的责任似乎明朗化了，弗莱明先生听了我的故事后，很同意我的想法。

"讯问时无疑你要到场的。你说没别人比你离现场更近，看得更真切？"

"我觉得有人从我身后走来，我不敢肯定，总之，他们不如我离得近。"

讯问最后举行了。弗莱明先生作了些安排，带我和他一起去。他似乎担心我受不了煎熬，我只好掩饰住我的镇静。

死者被验明是L·B·卡顿。口袋里除了一张房屋经纪人让去马洛河边的一间屋子看房子的订单外什么也没有。

订单是开给住在拉塞尔饭店的L·B·卡顿，饭店职员证明这人是前天到的，并以上述姓名订了房间。他登记时写的是L·B·卡顿，金伯利，南非。显然他刚下船。

我是目睹事故发生的惟一证人。

“你认为这是事故吗?”验尸官问我。

“我认为是。不知什么吓着了他，他盲目后退，想都没想他在干什么。”

“是什么吓着他了呢?”

“这我不知道。但一定有什么东西。他很恐惧。”

一个冷淡古板的陪审团员说有些人怕猫。那人可能看见一只猫。我很不以为然，但这却在陪审团获得通过。这些陪审团员早就不耐烦要回家了，最后判决为事故而非自杀使他们很快慰。

“这很奇怪，”验尸官说，“首先验尸的医生到现在还没露面。当时他应留下姓名、地址。没留下他的姓名、住址，这太不合常规了。”

我独自暗笑。对医生我有独到见解。我决定尽早给苏格兰场打电话。

但第二天一早，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弗莱明一家带来了《预算日报》。《预算日报》别出心裁地刊登出：

地铁事件后随之而来

女人在孤独宅邸中被扼死

我急切地读着。

昨天在马洛的米尔宅邸中有轰动性发现。米尔宅邸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财产，在不放

置家具的情况下要出租。在海德公园地铁站中当初被认为跳轨自杀的男人口袋中发现了看房单据。在米尔宅邸楼上一间房中，昨天发现了一具年轻貌美的女尸，是被扼死的。她可能是外国人，但未被证实。据报道警方已有线索。米尔宅邸主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正在里维埃拉度假。

第 四 章

女尸无人验明身份。讯问得出下列事实。

一月八号一点钟后不久，一个穿着讲究，略带外国口音的女人走进奈茨布里杰房地产经纪人巴特勒·帕克先生的办公室。她说她想在泰晤士河附近或租或买一幢离伦敦很近的房子。她看了好几幢房子的情况，包括米尔房子。她自称叫德卡斯蒂娜夫人，住在里茨饭店，但后来证明那儿没有这么个人，饭店的人也没能认明尸体。

詹姆斯太太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园丁的妻子，也是米尔宅邸看管人，她住在朝着大路的小屋内。她作证说那天下午约三点左右，一个女士来看房子。那个女士拿出房屋经纪人的订单，詹姆斯太太按常规给了她房间的钥匙。那间屋离詹姆斯太太住的小屋有段距离，而詹姆斯太太从没有陪客人看房的习惯。几分钟后，来了个年轻男子。詹姆斯

太太说他是个高个子，宽肩膀，面色泛黄，眼睛浅灰。他胡须刮得很干净，穿了套棕色西服。他告诉詹姆斯太太说他是来看房的女士的朋友，只是在邮局打电报耽搁了一会儿。詹姆斯太太给他指了路，再也没想这件事。

五分钟后，那男人又来了，交回了钥匙，并解释说那房不适合他们。詹姆斯太太这时没见着女士，但以为她先走了。但她觉察到那个年轻男人很沮丧。“他像见了鬼魂似的，我以为他病了。”

第二天，另一对先生、女士来看房，发现了楼上一间房中地板上的尸体。詹姆斯太太认定就是昨天来看房的女士。房地产经纪人也认出她是德卡斯蒂娜太太。警官认为她死了约有二十四小时了。《预算日报》匆忙下结论说地铁的男人杀了那女人后畏罪自尽。然后，地铁那人是两点死的，而那女人直到三点还活得好好的，因而惟一合理的推论就是两者毫不相干，面在死人身上发现的那张去马尔洛看房订单只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巧合。

判决又回到了“蓄意谋杀一些不知名的人，”警方（和《预算日报》）忙着找“穿棕色西服的人”。由于詹姆斯太太肯定当女士进屋时屋里没别人，面直到第二天下午除了那年轻人没别人进去，惟一合理的结论就是他杀了不幸的德卡斯蒂娜太太。她是被一条结实的黑带子扼死的，很显然都没来得及叫出声。她提的黑丝绸手袋中有一个讲究的钱包和一些零钱，一条好看的带花边的手帕，没什么标记，以及去伦敦的头等返程票。没什么可说的重要线索。

这就是《预算日报》刊登的详情，“找到穿棕色西服的男

人"是他们每天的宣战口号。平均每天有五百人写信说他们成功地发现了此人。而当裁缝劝他们做棕色西服时,脸色黝黑的高个子小伙子们便开始骂街。地铁中那件被称为巧合的事,则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淡忘了。

真是巧合吗?我不敢肯定。无疑我也有偏见——地铁事件是我独享的秘密——但两者间似乎肯定有某种联系。每件事中都有个面色黝黑的男人,显然是侨居海外的英国人,此外还有其它一些事。考虑良久,最终我作了决断。我毛遂自荐,去了苏格兰场,要求见负责米尔宅邸事件的警官。

由于疏忽,我走到了雨伞遗失部,因而我的请求费了一段时间才被理解。最后我还是被领进一间小屋,见到了梅多斯警督。

梅多斯警督身材瘦小、头发姜黄,我认为他脾气特别暴躁。一个穿便衣的侍卫不惹眼地坐在角落里。

"早上好!"我紧张地说。

"早上好,请坐,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们一些你认为对我们有用的事。"

他的语调似乎表明这都是特别不可能的。我开始生气了。

"当然你知道那个死在地铁中的人?那人口袋中装着一张到马洛同一幢房去看房的订单。"

"噢!"警督说,"你就是贝丁菲尔德小姐,你曾在讯问中作证。是的,那人口袋中有订单。很多人都有订单——只是他们碰巧没被杀死。"

我鼓起勇气。

“你不认为他口袋中没车票有点怪吗?”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丢车票。你自己也丢过。”

“可连钱也没有呀。”

“他裤子口袋里有些零钱。”

“但没有钱包。”

“有些人从不带钱包。”

我改变话题。

“你不觉得医生事后从不露面有点怪吗?”

“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医生经常不读报。他可能忘了这事。”

“事实上,警督,你早已事先决定这事不怪了。”我挖苦道。

“好了,我觉得你太喜欢怪这个字了,贝丁菲尔德小姐。年轻的女士够浪漫,这点我知道,喜欢神秘之类的事,可我是个忙人——”

我理解了暗示,起身要走。

角落中坐着的男人温和地说:

“或许这年轻的女士能简要谈谈她对这事的看法? 警督。”

这话正中警督下怀。

“好,贝丁菲尔德小姐,别在意。你已提过问并作过暗示,就和盘托出你的想法吧。”

我在自尊心受伤害和阐述观点的强烈欲望之间踌躇。我把自尊心抛到一边。

"你在讯问中肯定这不是自杀?"

"是的,我敢肯定。那人很惊恐。到底是什么吓着他了?绝不是我。肯定有人在站台上朝我们走来——他认识的某个人。"

"你没见到这人?"

"没有,"我承认道,"我没回头。然后,一旦尸体被从下面的铁轨上弄上来,就有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上来检查。"

"这没什么奇怪的,"警督干巴巴地说。

"可他不是什么医生。"

"什么?"

"他根本就不是医生。"我重复道。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贝丁菲尔德小姐?"

"很难说清楚,战争中我在医院干过。我见过医生处理病人。通常医生职业习惯上灵巧熟练,冷酷无情,而从那人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另外,通常医生不在身体右侧摸心脏。"

"他那么做了么?"

"是的,当时没特别注意——只觉得不对劲。但回家后,我觉察了,才知道当时为何整个检查那么笨拙。"

"嗯,"警督说道。他慢慢伸手去拿纸和笔。

"检查中,他的手在那人上身乱摸,他有足够的机会从那人口袋中取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这不可能,"警督说,"可是,你能形容他的样子吗?"

"他很高,宽肩膀,穿着黑大衣,黑靴子,戴着常礼帽,留着黑胡子,戴着金边眼镜。"

"去掉大衣、胡子、眼镜,就无法再认出他了,"警督咕哝

道,“他五分钟内可以很容易地改变相貌——如果他是你所想象的自命不凡的小偷,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我并没有这样说。但从这时起,我觉得警督已不可救药。

“你没什么别的关于这人的情况了吗?”他问道,我已起身要走了。

“是的。”我说。我抓住机会将他一军:“他的头是圆头型。他不会轻易改变圆头型的。”

我高兴地看到梅多斯警督的笔摇摆了一下。很显然他不会拼写圆头型这个词。

第 五 章

一时义愤，我发现我的下一步出人意料地好走。当我去苏格兰场时，我已有了初步成形的计划。那就是在我会面不成功时用的（现在会面特别令人失望）。那么，只要我有勇气干到底就行了。

人们平常畏缩不前的事在恼怒之中极易解决。我想都没想，径直去找到纳斯比勋爵家。

纳斯比勋爵是个百万富翁，《预算日报》的拥有者。他有好几家报纸，但《预算日报》是他的掌上明珠。他是以《预算日报》的大老板面闻名全英国的。由于此人的日常生活计划曾刊登过，我知道此时在何处能找到他。此时他正在屋里给秘书口授呢。

当然，我并不觉得每个想见这位勋爵的年轻的女人就会立即被引见这位令人敬畏的勋爵。但我已有准备。在弗

莱明家大厅的名片盘中，我找到了洛末斯利侯爵的名片，他是英国最有名气的体育大亨。我取出名片，小心地用面包屑将它清理干净，再用铅笔写上："请给贝丁菲尔德小姐些时间。"冒险的女士就不能有所顾忌，特别是在方法上。

这招真灵。一个面孔涂粉的男仆接过名片，带进里间。这时，一个小白脸秘书出来了。我和他唇枪舌剑，成功地把他搪塞过去。他灰溜溜地走后，再次出来，恳求我跟他走。我跟他进了一间大屋子，一个神色慌张的速记打字员像见了鬼似的从我身边逃过。然后门关上了，我面对着纳斯比勋爵。

他是个大块头。大头，大脸，大胡子，大肚子。我鼓起勇气。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对纳斯比勋爵的大肚子作评价的。他开始冲我嚷起来。

"怎么啦？洛末斯利想要什么？你是他的秘书？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尽量使语气冷静平和，"我根本不认识洛末斯利侯爵，他也肯定不知道我是谁。我在我住的人家中拿到这张名片，然后自己写上字。见到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纳斯比勋爵是否中了风，这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预料。最后他咽下两口唾沫，缓过劲来。

"年轻的女士，我敬佩你的沉着。你看着我！如果我感兴趣，你可再占用我两分钟时间。"

"那足够了，"我答道，"我会使你产生兴趣的。是关于米尔宅邸谜案的事。"

"如果你已找到穿褐衣的男子，直接给编辑写信就行

了。"他急冲冲地打断了我的话。

"如果你插话,我会占用您超过两分钟的时间,"我坚定地说,"我还没找到褐衣男子,但我很可能找到他。"

我尽量用最少的话把地铁事件及我的结论告诉了他。我说完了,他出人意料地说:"你知道圆头型吗?"

我提到父亲。

"写猴子的人? 嗯,好,年轻的女士,你肩膀上的头好像有点灵气。但还有些幼稚。没什么特别的,现在看来对我们也没什么用。"

"我完全清楚这一点。"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在你的报纸上得到一份工作,以便调查此事。"

"不行。我们已有专人负责。"

"而我有专门的知识。"

"指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些,嗯?"

"不是,纳斯比勋爵。我还留了一手。"

"哦,是吗? 你好像是个很机灵的姑娘。留了哪一手?"

"当这所谓的医生进电梯时,他掉下一张纸条。我捡起了。纸条有樟脑味。而死的那人身上也有。医生身上却没有。所以我立即明白了是医生从死人身上取下来的。纸条上有两个字和一些数字。"

"让我们看看。"

纳斯比勋爵漠然伸出一只手。

"我没想到,"我笑着说,"是我的发现。"

"我说对了。你是个机灵的女孩。一直盯住这事是对的。

没把纸条送到警察哪儿去？”

“我今天早上去了。他们坚决认为此事和马洛事件无关，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留着纸条好。而且，警督使我愠怒。”

“目光短浅的人。好了，我亲爱的姑娘，我能为你做的就这些了。沿着你的线索摸下去。如果你有任何值得发表的东西，寄过来，你会有机会的。在《预算日报》上真正有才的人会有用武之地的。但你首先得干好。明白？”

我谢了他，并为我见他的手段道歉。

“别说了。我倒喜欢漂亮姑娘的冒失行为。另外，你说两分钟，现在已三分钟了，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话。对一个女人来说，够可以的了。你一定受过科学训练。”

我再次回到街头，喘着大气，好像一直在跑步一样。我觉得新认识的纳斯比勋爵令人厌倦。

第 六 章

狂喜中我回到家。我的计划比我预料的还要成功。纳斯比勋爵是诚恳的。剩下的事就是只要我“干得好”就行，这是他说过的话。我锁上门，拿出那张珍贵的纸条，认真地研究起来。这里有找到秘密的线索。

首先，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共有五个数字，在前两个数字后有一小数点。“十七点一二二，”我低语道。

它们似乎毫无意义。

然后，我把数字相加。这在小说中经常遇到，会得出令人惊讶的判断。

“一加七等于八，再加一得九，再加二等于十一，再加二等于十三！”

十三！不吉祥的数字！这难道是警告我别插手此事？除了作为一种警告，它似乎毫无意义。我不相信有任何阴谋家

在实际生活中用那种方法写十三，如果他想说十三，他就会写阿拉伯数字“13”——就这样。

在一和二中间有空。我就用减二十二再加七十一。结果得一百五十九。我又算了一遍，得一百四十九。这些算术练习是好习题，但要解开秘案，它们完全没用。我不再做算术题了，也不想用乘、除法了，我继续看纸条上的字。

基尔莫登城堡。这点是确定的。一个地点。可能是一个贵族家的摇篮(缺继承人？要求继位的人？)。或是个别的废弃地(埋藏的财宝？)。

是的，总的说来我倾向于埋藏的财宝。藏宝时总会有数字。右边一步，左边七步，挖一英尺，走下二十二级台阶。那一类事。我以后会弄清楚的。现在要赶快去基尔莫登城堡。

我从房里出去，作了战略性的出击，回来装满了参考书。名人传，惠特克[1]地名词典，苏格兰祖居家庭史，这人那人写的不列颠群岛。

时间流逝。我努力查寻，但越来越烦恼。最后，我“砰”地一声合上最后一本书。似乎没有基尔莫登城堡这么个地方。

这是没料到的。一定有这么个地方。要不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么个地方，再写在纸条上？真荒唐。

我又有个想法。或许是个在效区的讨厌的城堡形建筑，它的主人给起了个大名字。如果这样的话，找起来太难了。我忧虑地盘腿坐起来，(我在干重要的事时，总坐在地上。)

---

[1] 惠特克爵士(1873—1956)，英国数学家。——译注。

开始考虑如何开始这项调查。

还有什么线索吗？我绞尽脑汁，然后高兴地跳起来。我当然应去作案现场看看。大侦探总是这样做的！不管事发后多久，他们总能找到警察忽略了的情节。我的任务明确了，我必须去马洛。

可我如何进屋呢？我放弃了几个冒险方案，而采用特别简单的方法。那房子一直在招租，假定还在招租。我就当一名房客吧。

由于他们手头上房屋越来越少，我也准备了对付当地房地产经纪人的办法。

然而，这儿我尽可能算计，但作不了主。一个高兴的职员给了我大约六所令人向往的房子的详情。我施展天赋，一一回绝了。最后，我很怕计划落空。

"你真没有别的房了吗？"我问道，同情地盯着那个职员的眼睛。"就在河边，带花园及小屋的。"我补充说，将米尔宅邸的特征总结了一下，这是我从报上看到的。

"当然，有尤斯塔斯·佩德勒先生的房子，"那人疑虑地说，"你知道米尔宅邸吗？"

"没，不知道——"我开始吞吞吐吐地犹豫起来。（事实上，犹豫是我的本领。）

"就是发生谋杀案的地方。可能你不会想——"

"嗨，我不在乎。"我重新振作起来说。我觉得我够真诚的。"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便宜点租上。"

这招真绝，我想。

"这很可能。现在也不用假装好出租了——还有仆人之

类的问题。如果你看后喜欢，我建议你开价。我可以给你开订单吗？"

"请吧。"

一刻钟后，我站在米尔宅邸的小屋前。我一敲门，门就开了，一个高个子中年妇女简直是直冲而出。

"不让进，你听清没有？你们这些记者真讨厌。尤斯塔斯先生吩咐——"

"我想房子要出租的，"我冷静地说，并取出看房订单，"当然，如果已有主顾了——"

"哦，小姐，请原谅。我被这些记者困扰得太烦了。没一分钟安稳。不，房子没租出，现在看来也不大可能马上租出。"

"阴沟坏了吗？"我小声急切地问。

"没有，小姐，下水道好好的！但你肯定听说过那个在这儿被害死的外国女士吧？"

"我在报纸上看过。"我漫不经心地说。

我的冷漠刺痛了这位好心女人。如果我不感兴趣，她就会像牡蛎一样合起壳的。而她刚才就想限制我。

"小姐，我说你看过。所有的报纸都登过。《预算日报》还大张旗鼓地要抓罪犯呢。好像他们觉得警察没用。我倒希望他们逮住他，尽管他毫无疑问长得不错，有点军人气质。我敢说他在战争中受过伤，我姐姐的孩子就受过伤，过后他们这些人就有些古怪。或许她把他指唤苦了——他们这些外国人坏透了，尽管那女的长得漂亮，就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

"她长得黝黑还是白皙?"我询问,"从报纸画像上看不出。"

"黑发,白脸,白得有些不自然。我觉得她的嘴唇红得吓人,轻妆淡抹是另一回事。"

我们像老朋友似的谈起来。我又问道:

"她神色慌张吗?"

"一点也不。她笑容满面,好像被什么逗乐了。当那些人四处奔跑叫警察,并说有谋杀案时,我心虚震惊到了极点。我永远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天黑后我再也不去那儿。我甚至不愿在这小屋住,要不是尤斯塔斯先生求我留下的话。"

"我想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是在戛纳吧?"

"是的,小姐。他听到消息后回到英国。至于求我,他的秘书佩吉特先生给我加了一倍工资让我留下。我的约翰说这世道钱就是钱啊。"

我并不出自真心地赞同约翰的观点。

"那个年轻人,"詹姆斯太太忽然又转回到前面谈过的话题,"他很忧虑。我注意看他那浅色的眼睛在闪光。我以为他很激动。但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出事的。他出来时怪模怪样,我都没料到会出事。"

"他在屋里呆了多长时间?"

"哦,不长,也就五分钟左右。"

"你觉得他有多高?六英尺左右?"

"大概有吧。"

"你说他胡子刮得很干净?"

"是的，小姐，很干净。"

"他的下巴油光光的？"我突然问道。

詹姆斯太太惊愕地盯着我。

"你既然提到这点，小姐，是很光亮。你怎么知道的？"

"很奇怪，但杀人犯总是下巴很光亮。"我漫无边际地解释道。

詹姆斯太太还真的相信了。

"真的，小姐，我从未听说过。"

"你没注意他的头型，我想？"

"就是平常人的，小姐。我去取钥匙，可以吗？"

我接过钥匙，朝米尔宅邸走去。到目前，我的想法挺好。我认识到詹姆斯太太说的那人和我在地铁里见到的"医生"区别不大。一件大衣、胡须、金边眼镜。"医生"好像是中年人，但我记得他弯腰时更像年轻人。他的柔韧性更像年轻人。

事件牺牲者（那个樟脑味的男人，我自己这样称呼他）以及那外国女人订好要在米尔宅邸见面。这是我作的判断。不是怕被盯梢，就是有别的原因，他们聪明地选择了取订单看同一所房子的做法，这样他们碰头看起来就似乎纯属偶然了。

那个樟脑味男人忽然见到"医生"，他倍感意外，顿时惊恐万状，这点我相当有把握。接着发生了什么呢？"医生"去掉化装，跟着那女人去了马洛。但他除去伪装时太急了，下巴还残留着粘假发时用的胶水。

当我还在忙于思考时，我已到了低矮、旧式的米尔宅邸

门前。用钥匙打开门，我走进去。大厅低矮昏暗，发出荒凉遗弃后的霉味。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那个暗自发笑的女人几天前走进这间房时难道没有一种预兆？我在想，是否笑容从她脸上消失，一种无名的恐惧揪住了她的心？或者她上了楼，仍然面带微笑，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一无所知呢？我的心跳略微加快。这房子真是空的吗？我也会命中注定在此覆灭吗？我第一次明白了人们常用的“气氛”的词意。这屋里有残忍、威逼和罪恶的气氛。

第 七 章

消除了我心头的压抑感后，我快步走上楼，没费劲就找到了悲剧发生的房间。那天发现尸体时，下着倾盆大雨，带着污泥的靴子把没铺地毯的地板踩得乱七八糟。我想杀人犯是否也留下了一天前的脚印。要是他留下脚印，警察一定闭口不谈。但转念一想，那天天气干燥晴朗，这不可能。

房间没什么特殊情况。它几乎是正方形的，有两个朝海湾的大窗户，普通的白墙、光地板。没铺地毯处满是泥迹。我仔细搜寻，但连一根别针也没找到。有天赋的年轻侦探似乎难以发现一条被忽视的线索。

我随身带着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几乎没什么可记录的。为了消除对搜寻的失败所产生的失望，我画下了这间房间。当我把铅笔放回包中时，铅笔从指间滑下去，在地板上滚起来。

米尔宅邸太旧了，地板都凸凹不平了。铅笔带着加速度滚动，直到一扇窗户的下面停住。在每扇窗户的凹进处有一个宽大的靠窗座椅，椅子下面有一个小橱柜。铅笔就在橱柜门前。小橱门关着，但我忽然想到门要是开着的话，铅笔会滚进去。我打开门，铅笔立刻滚了进去。在最远角落的阴暗处，我取出铅笔，发现由于光线昏暗，看不出小橱的结构，只能去摸。除了铅笔，小橱是空的。我有追根到底的天性，又去试另一扇窗户下的小橱柜。

一眼看去，另一个小橱好像也是空的，但我坚持搜寻，在小橱最深的角落里，手触到了一个小槽中的一卷硬纸。取出一看，是一卷柯达胶卷。真是收获不小！

当然，我也认识到这胶卷可能是尤斯塔斯·佩德勒先生的，滚到这里，在清理小柜时没被发现。但我不这样想。那红纸太鲜艳耀眼。上面所粘灰尘也只有两三天时间，也就是谋杀发生这几天。要是胶卷在这儿放置时间很长，那上面一定会有厚厚的灰尘。

谁丢在这里的呢？是男的还是那个女的？我记得她手提包里物品都完好无损。如果在打斗中包被震开的话，那卷胶卷掉出来时，也会有零钱散落吧？不，不是那女人掉的。

我忽然疑惑中又闻到一股气味。我是否对樟脑味难以忘怀呢？我敢发誓又在胶卷上闻着了樟脑味儿。我把胶卷放在鼻子下闻。它们有胶卷特有的味儿，除此之外，还有我所讨厌的樟脑味。我很快找到了原因。粗糙的中隔木块边缘挂着细碎布条，散发出樟脑味。这胶卷在某时曾装在在地铁站死去的男人的大衣口袋里。难道是他把胶卷丢在这里

的吗？把他所有的行动考虑进去，不可能是他。

不，是另外那个男人，那个“医生”。他在掏纸条时也拿了胶卷。在他和女人打斗时，把胶卷丢在这儿了。

我找到了线索！我去把胶卷冲出来，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

我得意扬扬地离开了屋子，把钥匙还给了詹姆斯太太，并尽快赶往车站。在回城的路上，我取出纸条，又重新研究了一番。忽然，数字有了新含义。要是数字指的是日期呢？十七点一二二。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肯定是！以前我可真傻，连这也没想到。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一定要找到基尔莫登城堡，因为今天已十四号了。还有三天。时间太紧了——几乎没什么希望了，尤其是在不知下落的情况下！

今天太晚了，冲不成胶卷了。我急忙赶回肯辛顿的家中，以赶上晚餐。我忽然想起了证明我结论是否正确的简便方法。我去问弗莱明先生在死人物品中是否有架相机。我知道他对案子一直感兴趣，并熟知详情。

使我恼怒、惊讶的是，他说没相机。我重新慎重考虑了卡顿的死所造成的所有影响，希望了解他的心态。

先生确定没有任何摄影器材。

这对我的推论是一大挫折。如果他没相机，他带胶卷有什么用？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冲洗这卷珍贵的胶卷。我多此一举，一直走到摄政王特大街的大柯达冲洗部。我递上胶卷，要求每张都要。那人干完后，用黄色锡制圆筒将一堆胶片堆放整齐，然后拿起我的那卷。

他看着我。

“我想，你弄错了。”他笑着说。

“哦，没有，”我说，“我敢肯定。”

“你这卷给错了。这卷没曝光。”

我尽量故作尊严地走出商店。我敢说让人不时地了解他自己有多蠢是件好事！但没人喜欢这样。

后来，当我走过一家大船运公司办公室时，我忽然止步。橱窗里展出一艘该公司船舶的漂亮模型，上面标出“凯尼尔沃思”城堡。我脑中闪过一个怪念头，就推门进去了。我径直走到柜台前，用颤抖的声音（这回是真的！）小声问道：

“基尔莫登城堡。”

“从南安普顿十七号开？去开普顿？一等舱还是二等舱？”

“多少钱？”

“一等舱，八十七英镑——”

我打断了他。这巧遇已使我不敢相信。这舶票价钱正好是我的遗产！我孤注一掷了。

“一等舱。”我说。

我现在已完全投身于冒险之中了。

第八章

（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日记摘录）

真奇怪，我从未平静过。我是个喜欢过宁静生活的人。我喜欢我的俱乐部，盘式桥牌中的每盘胜局，制作精美可口的饭菜，以及好葡萄酒。我喜欢夏天的英国，冬天的里维埃拉。我无心参与轰轰烈烈的事情。有时，在温暖的炉火前，我也并不反对从报纸上读到这方面的报道。但仅限于此。我生活的目标就是完全舒服。我花费大量脑筋、金钱朝此方向努力。但我不敢说我总成功。如果事情不是冲着我来的，那也在我周围发生，而且我经常不由自主地被卷人。而我讨厌被卷人其中。

这一切都源于佩吉特这家伙今晨手拿电报，拉长着脸，就像葬礼中的聋哑人那样走进我的卧室。

佩吉特这小子是我的秘书，他热情、能干、勤恳，无论哪方面都值得钦佩。没人能像他那样烦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苦于如何才能炒他鱿鱼。但你没法解雇一个秘书，就因为他喜欢工作，不喜欢玩，喜欢早起，不出声响。这人最有趣的是他的脸。他的脸像十四世纪的下毒人——就连博吉亚斯都不得不替他这种人干些古怪的活。

如果佩吉特没让我工作，我不会耿耿于怀的，我对工作的看法是敷衍了事，大事化小！我怀疑佩吉特干什么都从未敷衍了事过。他一切都认真对待。这使他这人太难处了。

上星期，我忽生一计，想把他打发到佛罗伦萨去。他曾谈及佛罗伦萨，以及他多么想去那儿。

"我亲爱的伙伴，"我喊到，"你明天去。我替你付所有费用。"

一月份一般人们不去佛罗伦萨，但这是特意为佩吉特准备的。我可以想象他四出游荡，手拿旅游指南，近乎迷信地去参观所有的摄像博物馆。放一星期假的费用对我来说太便宜了。

这星期真开心。我做了我想做的一切，不想做的一件也没做。但当我睁开眼睛，发觉佩吉特今晨九点站在我面前时，我知道自由结束了。

"亲爱的，"我说，"葬礼已举行了吗？或今晨晚些时候才举行？"

佩吉特不喜欢干巴巴的幽默。他只瞪着我。

"你知道了，尤斯塔斯先生？"

"知道什么？"我恼火地说，"从你脸上表情看，我猜你的

一位近亲今晨将要被埋葬。”

佩吉特尽量不理我。

“我以为你知道了。”他敲着电报说，“我知道你早晨不爱早起——但已九点了。”——佩吉特坚持认为九点就是白天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敲着电报说。

“那是什么？”我问。

“从马洛警方来的电报。一个女人在你房中被杀了。”

这使我认真起来。

“什么，”我叫起来，“为什么在我的房中？谁杀了她？”

“他们没说。我建议我们立即回英国，尤斯塔斯先生？”

“你别建议。为啥要回去？”

“警察——”

“我跟警察有什么关系？”

“在你房中发生的。”

“那”，我说，“我是受害者，而没什么责任。”

佩吉特忧虑地摇摇头。

“这对选区选民影响很坏。”他忧郁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佩吉特的感觉总是对的。表面上看，一名议会议员身份已足够了，因为一个年轻的野女人来到他的空屋里被杀——但尊敬的英国公众是怎么个看法就很难说了。

“她是个外国人，这更糟。”佩吉特继续忧愁地说。

我又相信他是对的。如果一个女人在你房中被害会损害名誉，那么如果这个女人是外国人就更糟。我脑中又闪过一个念头。

“天啊，”我说，“我希望这不会惹了卡罗琳。”

卡罗琳是我的厨师。她也是我园丁的妻子。她是什么样的妻子我不知道，但她是个好厨子。詹姆斯却不是个好园丁——但由于卡罗琳的烹调，我就任他懒惰，并给他小屋住。

“我觉得发生这件事后，她不会再留下的。”佩吉特说。

“你过去总那么乐观的嘛。”我说。

我想我必须回英国。佩吉特明明白白地说我应回去。必须去哄卡罗琳。

三天后。

我不相信在冬天有人有机会离开英国而不离开的！天气糟透了。这些麻烦事太烦人了。房产经纪人说在公众知道消息后几乎不可能租出米尔宅邸。卡罗琳被哄住了——工资加了一倍。我们可以从戛纳给她打个电报就行了。事实上，正如我一直说的，没必要回来。我明天就走。

一天后。

几件令人惊讶的事发生了。首先，我遇见了奥古斯塔斯·米尔雷，现行政府所塑造的典型老坏蛋。当他在俱乐部中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中时，他好像在泄露什么外交秘密。他说了一堆关于南非和那儿的工业形势，以及不断增长的在兰德河边高地要罢工的谣言。我尽量耐心地听着。他压低噪音说应给斯马茨将军的一些文件被暴露了。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抑止住一个哈欠说。

“可我们怎么送给他?在这件事中我们的地位很微妙。”

“邮局不行吗?”我高兴地说,“贴上两便士邮票,丢进邮筒。”

他被我的建议吓呆了。

“亲爱的佩德勒! 用普通邮政!”

为什么政府雇用如此多的信息员,并如此重视机密文件对我来说总是个谜。

“如果你不喜欢邮政,就派一个年轻人。他会喜欢这差事的。”

“不会的,”米尔雷说,老态龙钟地摇摇头,“有原因,我亲爱的佩德勒,我相信有原因。”

“好,”我起身说,“这很有趣,但我必须走了。”

“再等一分钟,我亲爱的佩德勒,我求你再呆一分钟。告诉我,你是否最近想亲自去南非? 你对罗德西亚很感兴趣,我知道,罗德西亚加入联邦的事你极感兴趣。”

“我想大约一个月后去。”

“你有可能快点吗? 这个月? 这星期?”

“可以,”我有点兴趣地看他一眼,“但我不特别想去。”

“你会为政府做件大事——一件大事。你不会发现他们没良心的。”

“你想让我做邮递员?”

“是的。你不是官方身份。去是表明善意。一切都会特别令人满意的。”

“好,”我慢慢地说,“我去也不在乎。我想做的就是再次尽快离开英国。”

“你将发现南非气候很迷人。”

“亲爱的，我知道那儿的天气。战争前，我去过。”

“太谢谢你了，佩德勒。我叫人给你送来那包文件。一定要亲手交给斯马茨将军，明白吗？星期六基尔莫登城堡号启航——一艘好船。”

我陪他在帕尔莫尔路走了一段路之后就分手了。他热烈地和我握手，并再次倾吐感谢之辞。回家时，我一直考虑政府做事所采用的古怪途径。

第二天晚上，我的管家贾维斯告诉我有位先生因私事要见我，但不愿透露姓名。我一直害怕兜售保险，所以告诉贾维斯我不见他。真糟糕，佩吉特在真需要派用场时患了胆病。这些热切、勤奋、肠胃弱的年轻人老患胆病。

贾维斯回来了。

“那先生让我告诉你，尤斯塔斯先生，是米尔雷先生派他来的。”

事情性质有所不同。几分钟后，我在图书馆见了来人。他面色黝黑、身材匀称，从眼角到下巴处有一道疤痕，使本来略显鲁莽，却较英俊的脸破了相。

“什么事？”我说。

“米尔雷先生让我来的，尤斯塔斯先生。我是陪你去南非的秘书。”

“亲爱的，”我说，“我已有秘书了。我不想再要一个。”

“我想你需要，尤斯塔斯先生。你秘书现在在哪儿？”

“他患了胆病，卧床不起。”我解释道。

“你敢肯定仅仅是胆病””

"当然,他老患这种病。"

我的客人笑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时间会作出判断的。但我告诉你,尤斯塔斯先生,米尔雷先生将对你把秘书赶走的行为不会感到惊讶的。你没必要替你自己担心。"我想我一定面露惊恐之色。

"没恐吓你。你的秘书一旦被踢到一边,就更容易和你接触了。总之,米尔雷先生希望我陪你去。旅费我们分摊,当然,你想法办护照,就好像你需要第二个秘书似的。"

他似乎是个很坚定的年轻人。我们互相盯视着。最后我屈从了。

"好吧。"我软弱地说。

"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陪你去。"

"好吧。"我又说。

毕竟有这家伙和我同行或许好些,但我预感到越陷越深。就在我觉得得到宁静之时!

他转身要走,我拦住了他。

"我最好知道新秘书的姓名。"我挖苦地说。

他想了一分钟。

"哈里·雷伯恩似乎是个合适的名字。"他说。

这说法很怪。

"好吧。"我第三次说。

第 九 章

（安妮继续讲述故事）

女主角海上晕船太不体面了。在书中，海水越翻腾，女主角越喜欢。当人们头晕目眩之时，她独自在甲板上漫步，勇敢面对风暴，并乐在其中。我很懊悔地说基尔莫登号一折腾，我就面色苍白，赶紧下舱。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服务员前来看护，她建议我吃干面包片，喝姜汁啤酒。

我在舱里呻吟了三天，几乎忘了我的追求。我对找谜案的答案已不再感兴趣。和那个喜气洋洋从船运公司跑到南肯辛顿广场的安妮相比，我已判若两人。

现在想起我忽然进入弗莱明家会客室时，我笑了。弗莱明太太独自在家。我进去时，她转过头来。

“亲爱的安妮，是你吗？我想跟你谈点事。”

"是吗?"我说,抑制住不耐烦。

"埃默里小姐离我而去了。"埃默里小姐是女家庭教师。"你还没找到事做,我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如果你继续和我们呆在一起,就太好了。"

我感动了。我知道她不想留我,只是基督仁爱使她给我提供了这份工作。想起我暗中责骂她,我不禁自责起来。我不由自主地跑上前去,搂住她的脖子。

"亲爱的,"我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太谢谢您了。但我星期六要去南非。"

我的忽然袭击把好心的女士给惊呆了。她对突如其来的亲昵不习惯。我的话更使她惊讶不已。

"到南非?我亲爱的安妮。那种事我们必须慎重。"

我最不想听的就是这话。我解释说我已决定启程,而且一到那儿,我就做客厅侍女。我猛然想起的就这些。我说在南非对客厅侍女有大量需求。我让她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最后,总算把我安顿了,她松了口气。她同意计划,不再追问了。临行时,她将一个信封塞在我手中。信封内,我找到五张五英镑的新票子和下面这句话:"我希望你不介意,接受这钱和我的爱。"她真好心、真善良。我本来能继续和她生活在一起,但我领会了她的含意。

就这样,我带着二十五英镑闯荡世界,追寻冒险去了。

第四天,女服务员最后让我上甲板走走。我觉得在舱里会快点死的,所以一直拒绝离开铺位。女服务员这次用即将到马德拉岛来引诱我,我心中便有了希望。我可以离船上岸,做个客厅女侍。上岸干什么都行。

裹着毯子和衣服，腿弱得像只小猫，我尽全力爬上甲板，全身软弱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我紧闭双目，厌恶人生。浅头发、圆脸的事务长走来坐在我身边。

“你好，可怜自己，是吗？”

“是的。”我答道，心中很恨他。

“一两天后你就不好说了。海湾中天气一直不好，但此后天气会转好。我带你去玩掷环套桩游戏。”

我不答话。

“以为你好不了吗？我见过比你更糟的人，两天后，就又生龙活虎了。你也一样。”

我没特别好斗，说他是个撒谎大王。我只希望用眼神表示这一点。他又唠叨了几分钟后，总算走了。人们来来往往，精力充沛的年轻夫妇在健身锻炼，小孩欢蹦乱跳，年轻人大笑着。一些脸色苍白的晕船者和我一样躺在甲板椅子上。

空气凉爽宜人，阳光明媚。我不由得高兴起来，开始观看周围的人。有个女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她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白皙肤色，蓝眼睛，圆圆的酒窝。她衣着普通，但做工考究，像巴黎时装。此外，她温文尔雅，似乎拥有这条船！

服务员来来往往，执行她的命令。她坐的椅子是特制的，显然不断地在给她换椅垫。对垫子放在何处，她三次改变主意。从哪一方面看，她都风度翩翩、迷人之至。她是世上少有的那种知道要什么，设法得到，并不唐突无礼就可得到的那种人。我觉得我恢复之后——当然可能好不了——和她谈话会很开心。

中午，我们到了马德拉岛。我仍懒卧不起，但爱看别具一格的商人上船，把商品摆在甲板上。还有花束呢。我把鼻子贴近一束紫罗兰，立刻感到好受些了。事实上，我觉得能支持到航程结束。当女服务员谈到小鸡清汤时，我只稍许抗议。端上来时，我很爱喝。

那迷人的女人上了岸。回来时由一个高大、黑发，古铜色脸的像士兵的男人陪着，此人早些时候曾在甲板上大步踱来踱去。我立即觉得他就是强壮、沉默的罗德西亚男人。他大约四十岁左右，两鬓斑白，是船上最好看的男人。

当女服务员给我又拿来一条毯子时，我问她那迷人的女士是谁。

“她是社交界著名的令人尊敬的克拉伦斯·布莱尔女士。你在报纸上一定读到有关她的报道。”

我点点头，再度感兴趣地审视她。布莱尔女士确实是众所周知、聪明过人的女士之一。我略带得意地觉察到她是众人注视的焦点。几个人试图用船上最随便的方式和她认识。我敬佩布莱尔彬彬有礼中冷落怠慢他们的方式。她似乎已接受那个强壮、沉默的男人作为她的特殊追随者，而那男人也很明智地适度使用赐予的特权。

第二天早晨，使我惊讶的是布莱尔夫人同她的伴侣在甲板上绕了几圈后，她在我的椅子前停下。

“今晨好些了吗？”

我谢了她，并说我稍微像点人样了。

“你昨天看起来病得很厉害。雷斯上校和我决定尝试海葬的刺激和兴奋——但我们失望了。”

我大笑起来。

“上来呼吸新鲜空气使我好多了。”

“没什么能比得上新鲜空气的。”雷斯上校笑着说。

“关在空气混浊的舱里会窒息的。”布莱尔夫人说道，在我身边的椅子坐下，点头示意她的伴侣离去。“我希望你的舱朝外？”

我摇摇头。

“我亲爱的孩子！为什么不换一换呢？船上有的是空舱。许多人在马德拉群岛就下船了，留下很多空舱。和事务长说说，他是个好孩子，因为我对原来的客舱不满意，他给我换了个好客舱。你下去吃午饭时和他谈谈。”

我打了个颤。

“我不搬。”

“别傻。来和我一起散散步。”

她鼓励地朝我甜甜一笑。开始我的腿软弱无力，但我们富有朝气地来回走了一会儿，我豁然开朗，感觉更好了一些。

转了一两圈后，雷斯上校又加入了我们。

“你可从船的另一侧看到特内里费高峰。”

“能看见吗？我可以拍一张照片，你说是吗？”

“可能不行——但你可以试试抢拍。”

布莱尔夫人大笑起来。

“你太不友好了。我拍的一些照片是很好的。”

“百分之三过得去，我说。”

我们都去了甲板的另一边。透过闪亮的雪光，裹着纤细

玫瑰色的雾，矗立着闪烁光芒的山峰。我高兴得叫起来。布莱尔夫人赶紧取相机。

对雷斯上校的讥讽满不在乎，她卖力地拍起来。

“又拍完了一卷。”她用懊恼的语气说，“我一直把相机调在B档。”

“我总喜欢看孩子玩新玩具。”上校喃喃道。

“你太可怕了——我还有一卷。”

她得意地从毛衣口袋中又掏出一卷。船的晃动使她失去平衡。当她扶住栏杆站稳时，那卷胶卷滚落到一边。

“哦！”布莱尔夫人滑稽地惊叫道。她弯腰往下看。“你觉得掉进海里了吗？”

“没有，你可能幸运地打在下层甲板一个倒霉的服务员的头上。”

一个小男孩站在我们身后看了一会儿，吹起号来。

“吃午饭了，”布莱尔夫人兴高采列地宣布，“我从早餐到现在除了两杯牛肉茶，什么也没吃。贝丁菲尔德小姐，吃午饭了。”

“好吧，”我犹豫地说，“是的，我很饿了。”

“好的，你坐在事务长的桌上。让他给你换客舱。”

我找到餐厅，开始小心翼翼地吃起来，最后吃了一大堆。我昨天结识的朋友祝贺我的康复。他告诉我今天人人都在换客舱，并答应马上给我换客舱。

餐桌只有四个人。我，一对年迈夫妇和一个传教士。传教士谈了许多关于“我们可怜的黑兄弟”之类的话。

我看了看其它桌子。布莱尔夫人坐在上校那一桌。雷

斯上校紧挨着她。上校另一边坐着一个相貌不凡、灰头发的绅士。我在甲板上已见过许多人，但这人没见过。如果他上过甲板，我一定会注意到他的。他高大、黝黑，脸上的表情阴险得让人吃惊。我问事务长他是谁。

"那人是尤斯塔斯·佩德勒先生的秘书。他晕船晕得厉害，这家伙原先没露面。尤斯塔斯先生有两个秘书，两人都晕船。另一个还没露面，这个叫佩吉特。"

那么米尔宅邸的主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也在船上。可能是巧合，但——

"那就是尤斯塔斯爵士，"事务长继续告诉我，"他坐在上校身边。自负的老家伙。"

我越细看那秘书的脸，就越不喜欢。他那苍白、诡秘、厚眼睑的双眼，以及平得有些怪的头——都令人作呕地可怕。

我和他同时离开餐厅，他上甲板时我紧跟其后。他同尤斯塔斯爵士说话时，我偷听到只言片语。

"我马上去看着船舱，可以吗？你舱里堆满箱子，没法工作。"

"亲爱的，"尤斯塔斯爵士答道，"我的舱是我睡觉和梳妆用的。我从没想过让你插手进去摆弄你那该死的打字机。"

"这正是我的意思，尤斯塔斯爵士，我们必须有工作的地方。"

听到这儿，我就离开了他们俩，并下舱去看看是否在给我搬家。我发现服务员正忙着。

"小姐，你在D甲板十三号，很好的舱位。"

“哦，不！”我叫道，“不要十三。”

我迷信地避开十三，尽管客舱不错。我看后犹豫了，但迷信占了上风。我几乎用哭腔对服务员恳求道。

“我能再换其它客舱吗？”

服务员想了想。

“还有十七号舱，靠着右舷，今早空的，但我觉得已给了别人了。但那位先生还没入住，一般男人不像女士那样迷信，我敢说他会不介意换舱的。”

我感激地赞扬这个建议，服务员去找事务长请示去了。他回来时，咧嘴笑着。

“好吧，小姐。可以了。”

他领路去十七号舱。尽管不如十三号舱大，但我已感到心满意足了。

“我立即去取你的物件，小姐。”服务员说。

但就在这时，那面色阴险的家伙（我已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出现在门口。

“请原谅，”他说，“可这舱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订的。”

“好吧，先生，”服务员解释道，“我们又替你们安排了十三号舱。”

“不，我要十七号舱。”

“十三号舱更大、更好。”

“我特意选了十七号舱，事务长同意过。”

“很抱歉，”我冷冷地说，“但十七号舱已归我了。”

“我不同意。”

服务员出来干涉。

“那个舱一样好，只会比这个更好。”

“我就要十七号舱。”

“怎么啦？”又一个新噪音问道，“服务员，把我的东西拿进去。这是我的舱。”

这人是我午餐时的邻座，他是爱德华·奇切斯特牧师。

“请原谅，”我说，“这是我的舱。”

“这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佩吉特说。

我们都火起来。

“很愤憾为这事争吵，”奇切斯特温和地一笑，但掩饰不住他想要舱的决心。温和的人总很顽固，这是我的发现。

他侧着身向门走去。

“你到左舷二十八号舱去，”服务员说，“舱很好，先生。”

“我必须坚持要这个。分给我的就是十七号舱。”

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没人让步。严格地说，我可以接受二十八号舱，退出竞争，平息事端。只要不去十三号舱，去其它哪个舱都无所谓。但我真火了，不愿第一个退出。我也不喜欢奇切斯特，他吃饭时假牙直响。这是最让人讨厌的了。

我们各自重申立场。服务员更强烈地保证说那两个舱都比现在的舱好。但没人理他。

佩吉特开始发火了。奇切斯特仍保持镇静。我也努力克制住脾气。但仍没人后退一步。

服务员眨眼小声暗示我。我不惹眼地退出现场。我很幸运，几乎马上碰到事务长。

“哦，”我说，“你说我能住十七号舱？但那两人不让步，

奇切斯特和佩吉特先生。你让我住,是吗?”

我总说没人像水手那样对女人好。这个年轻的事务长急得抓耳挠腮。他大步走到现场,对争吵不休的那两人说十七号舱是我的,他俩可分别去十三号或二十八号舱,或呆在原处——由他俩自选。

我挤眉弄眼地表示,他是个大英雄,然后进住我的新领地。这次遭遇太棒了。海水平静下来,天气日益暖和。晕船是过去的事了。

我走上甲板,开始玩掷环套桩游戏,并报名参加多项运动。甲板上有茶供应,我心情愉快地品茶。喝完茶,我和几个愉快的年轻人玩打圆盘游戏。他们对我特别好,我觉得生活充满阳光。

忽然响起了清扫房间的号声,我赶紧回舱去了。女服务员满面愁容地等着我。

“小姐,您舱里有股怪味。我不敢说究竟是什么。但我觉得你无法睡在这里了。在C甲板还有个舱。你可以今晚暂时搬进去。”

味很浓,都令人恶心。当我穿衣时,我告诉女服务员我先考虑一下搬的事。我快速进入洗手间,闻着那股难闻的味。

是什么味呢?死老鼠?不,比那更糟——而且味不一样。我知道了!是一种我过去闻过的味。啊哈,是阿魏!战争期间,我曾在医院药房中作过短期工作,认识了多种让人恶心的药品。

就是阿魏。可是怎么——

我瘫座在沙发中，忽然理解了这件事。有人把一小把阿魏放在我的舱里。为什么呢？为了让我腾出房间？他们为什么急于赶我走呢？我从另一不同角度考虑了今天下午的那一幕。十七号舱有何好处，使这么多人急于得到它呢？另外两个舱比十七号舱条件好，为何那两个男人都坚持要十七号舱呢？

十七。一直出现这个数字。我是十七号从南安普顿坐船来的。那也是十七——我忽然停下喘了口气。我快速打开手提箱，从几卷袜子中取出了那张珍贵的纸条。

十七点一二二——我一直认为那是日期，是基尔莫登城堡号船离港时间。假如我错了呢。我再一想，是否有人写日期时，有必要注明年、月呢？假如十七的意思是十七号舱呢？那一的意思呢？时间——一点钟。那么二十二一定是日期。我看了看我的小日历。

明天就是二十二号。

第　十　章

我激动不已。我敢肯定最后我终于上了路了。这点是肯定的，我决不能搬出这舱。必须忍受阿魏的气味。我再次核对了所有事实。

明天是二十二号，早晨或下午一点，会发生什么事。我认为肯定是早晨一点。现在是七点钟。六小时后我就会知道。

我不知道那一夜我是怎么过的。我很早就回舱，并告诉女服务员我感冒头疼，不怕气味。她仍很苦恼，但我态度坚决。

那一夜似乎没有尽头。我按时睡觉，但为预防危险，我脚穿拖鞋，身穿厚法兰绒睡袍。穿着完毕，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可马上蹦起来，主动参与。

我期盼什么事发生？我也不知道。脑海中掠过不可能

发生的奇异模糊的念头。但我确信一点钟时，会出事。

许多次我听见旅客们上床的声音。只言片语，笑着道晚安的声音从窗口传入耳中。然后是一片寂静。灯大部分都灭了，只剩下外面过道还亮着灯，因此我的舱里仍有亮光。我听见八声铃声。随后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时刻。我悄悄看看表，以防睡过时间。

如果我判断失误，如果一点钟平安无事，那我就成了傻瓜，把我所有的钱全丢进了水里。我心痛极了。

头顶上传来两声铃响。一点了！没事。等会儿——那是什么？我听见轻微、快跑的脚步声——跑过通道。

然后我的舱门被猛然撞开，一个男人摔进来。

"救救我，"他沙哑地说，"他们在追我。"

根本没争辩或解释的时间。我能听见外面的脚步声。我大约有四十秒行动时间。我起身面对着舱中间的陌生人。

在舱内能藏一个六英尺高的男人的地方并不多。我一只手一把拖出行李箱。他钻到床下的行李箱后面。我打开盖，同时，我用另一只手抽出洗脸盆。我熟练地将头发盘在头顶。表面上看，这很不好看，但从另一角度这又特别有艺术性。一个正在盘头，并从箱子里取肥皂的女士显然正在洗脖子，这是不会被怀疑涉嫌窝藏逃犯的。

门口有敲门声，没等我说"进来"，门已被推开了。

我不知道我预料要发生的事。我模糊地觉得佩吉特先生在挥舞一支左轮手枪，或我的那位传教士朋友拿着根铁管子，或另外一些致命武装。但我决没料到是一位夜间女服务员，她满脸好奇神色，毕恭毕敬地问道："请原谅，小姐，我

以为你喊了。”

“没有，”我说，“我没喊。”

“很抱歉打扰你。”

“没关系，”我说，“我睡不着，我觉得洗洗可能好些。”听起来好像平时我从不失眠。

“对不起，小姐，”女服务员又说，“有一位喝醉了的先生，我们怕他进入女士的舱内，吓着人。”

“太可怕了！”我说，并面带惊恐神色，“他不会来这儿吧？”

“哦，我想不会的，小姐。他要来了你就摁铃。晚安。”

“晚安。”

我打开门，向走廊窥探。除了离去的女服务员，没有别人。

喝醉了！就这样解释这事。我的表演才能被浪费了。我把行李箱拖出来点说：“请快出来吧。”语调足够尖酸刻薄。

没有回话。我朝床下一看。我的来访者躺着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我用力拖他的肩膀，他仍不动。

“醉死了，”我恼火地想，“我怎么办？”

接着我屏住呼吸，发现地板上有红点。

我用尽全力，将那人拖到舱中间。他面色苍白，显然晕过去了。我很快找到他晕厥的原因。他左臂被深深地扎了一刀。我脱下他的衣服。开始照料伤口。

冷水一激，那人抖了几下，然后坐了起来。

“请别动。”我说。

他属于那种机能恢复极快的年轻人。他吃力地站起来，

有点摇晃。

"谢谢你,我不需要任何照顾。"

他看起来很藐视我,样子几乎有些挑衅。没一个感谢的字——即使是客套!

"你伤很重。我必须给你包扎。"

"不用。"

他当面这么说,好像我求他似的。我脾气从来好过,一下就火了起来。

"我不敢恭维你的礼貌。"我冷冷地说。

"我至少可以离开。"他朝门走去,由于站立不稳打了个趔趄。我猛然把他推坐在沙发上。

"别傻,"我不客气地说,"你不想将满船洒满血迹吧?"

他似乎觉得这话有道理,因为当我精心替他包扎伤口时,他安静地坐着。

"行了,"我说,拍了拍我干的活,"目前只能这样了。你现在脾气好点了吗?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很抱歉我不能满足你好奇的天性。"

"为什么不能?"我懊恼地说。

他令人恶心地一笑。

"如果你想让事传出去,就去告诉一个女人。否则就闭嘴。"

"你不觉得我会保守秘密吗?"

"我知道你不会。"

他站起身来。

"不管怎样,"我恶狠狠地说,"我至少可以出去宣传今

晚的事。”

“我从未怀疑你会这么做。”他冷漠地说。

“你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发火地叫道。

我们像仇敌一样凶狠地盯视着。我第一次看清他的相貌,黑平头,瘦下巴,褐色的脸上有道疤,他那好奇、明亮的灰眼睛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嘲讽看着我。他身上有令人生畏之处。

“我救了你的命,你还没谢我。”我假装甜蜜地说。

这下我击中了他的要害。我见他明显地退缩了。我本能地感觉到他最怕提的就是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我才不管呢。我想伤害他。我从未如此想伤害某人。

“但愿上帝你没救我的命!”他暴躁地说,“我宁死也不愿陷进去。”

“我很高兴你歉我的情。你逃不出去。我救了你的命,我等你说谢谢我。”

如果凶相能杀人,我想他就当时想把我干掉。他粗鲁地推开我走过去。在门口他回头说道:

“我不谢你——不管是现在还是其它时候。但我欠你的债。将来有一天我会还的。”

他走了,留下我双手紧握拳头,心脏剧烈跳动。

第十一章

那晚上再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事了。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就用了早餐，起得很晚。当我刚出现在甲板上，夫人就热情招呼我。

“早晨好，吉卜赛姑娘。坐到我身边来。你看起来好像没睡好。”

“你为何这样叫我？”照她的意思坐下后，我问道。

“你介意吗？这称呼对你太合适了。从一开始，我从心里就这样称呼你。你身上的吉卜赛风度使你与众不同。我心里想你和雷斯上校是船上仅有的两位不会让我觉得无聊的交谈者。”

“真有意思，”我说，“我和你想得一样——只是你更能让人理解。你是个精美奇才。”

“这话不赖，”布莱尔夫人点点头说，“吉卜塞姑娘，告诉

我你的事。你为什么要去南非?”

我告诉她一些关于父亲的生平和工作的事。

“那么你是查尔斯·贝丁菲尔德的女儿?我以为你只是个乡下小姐!你到荒山去找更多的头骨吗?”

“可能吧,”我懂慎地说,“我还有些计划。”

“你真是个神秘、冒失的少女。但你今晨看上去确实疲倦。你没睡好?在船上我是不会醒的。他们说傻瓜睡十小时!我可以睡二十小时!”

她伸了个懒腰,看起来像个闲倦的小猫咪。“一个傻服务员半夜吵醒我,要还我昨天丢的胶卷。他用最传奇的方式,将手伸进通风口,把胶卷扔在我的肚子上。有一阵我以为是个炸弹!”

“你的上校来找你了,”我说。雷斯上校高大而有军人风度的身影出现在甲板上。

“他并不是特属于我的上校。事实上,他很敬仰你,吉卜赛姑娘。别跑开。”

“我要在头上系点东西,这样比帽子更舒服。”

我赶紧溜走了。由于某种原因和雷斯上校呆在一起不舒服,他是那种少有的能使我害羞的人。

我下去回到我的舱内,开始找点能管住我那乱飞的一簇簇头发的东西。我现在是个干净的人,我喜欢把物品摆放整齐,并保持清洁。我一打开抽屉,就意识到有人翻过我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打翻,一片狼籍。我再看看其它抽屉及吊柜,全都被翻过。看起来有人匆忙而又徒劳地搜寻过物品。

我面色冷峻地坐在床边。谁搜过我的舱？他们想要什么？是那半张潦草地写着数字和字迹的纸条吗？我不满意地摇摇头。那事确已过去了。还会有什么呢？

我要思考这事。昨晚的事，尽管很刺激，却对阐明事实毫无帮助。那个突然闯入我舱内的年轻人究竟是谁？以前在船上、甲板、餐厅我都没见过这人。他是船员还是旅客？谁刺伤了他？他们为什么要刺他？天哪，究竟为什么十七号舱如此惹人注目？这都是谜，但无疑在基尔莫登城堡号船上发生着一些特别离奇的事。

我给那些值得我注意观察的人编号排列。除了昨晚我的那位来访者外，但我暗下决心，在又一天过去之前把他从船上找出来。我挑选出下列值得我注意的人。

(1)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他是米尔宅邸的主人，他出现在基尔莫登城堡号船上似乎是个巧合。

(2)佩吉特先生，那个阴险的秘书，他特别热切地想得到十七号舱。讨厌的狗杂种——看他是否陪尤斯塔斯爵士去过戛纳。

(3)爱德华·奇切斯特牧师。我对他的反感来自他那么执着地要十七号舱，但也完全可能是他特有的脾气。固执真是令人惊愕的东西。

但和奇切斯特先生谈谈决不会错，我暗自决定。匆忙地在头发上系了个手帕，我又上了甲板，这次是带着目的的。我很幸运。我要找的人正倚靠着栏杆喝牛肉茶。我走上前去找他。

“我希望你能谅解十七号舱的事。”我笑容可鞠地说。

“我觉得基督徒是不应耿耿于怀的，”奇切斯特冷冷地说，“但事务长显然答应将那舱给我。”

“事务长是大忙人，对吧？”我含糊其辞地说，“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忘记的时候。”

奇切斯特先生不回话。

“这是你第一次去南非吗？”我找话问道。

“去南非是第一次。但我在东非中部的土著食人生番中最近工作了两年。”

“真带劲！你多次死里逃生吗？”

“逃生？”

“我的意思是被吃掉？”

“你不应该轻浮地对待神圣的话题，贝丁菲尔德小姐。”

“我知道食人生番是神圣话题。”我坚决反驳道。

当这话一出口，我又有了个想法。如果奇切斯特先生真的在非洲度过了最近两年，他为什么没被晒黑？他像婴儿一样细皮嫩肉。这儿肯定有鬼。但他的声音、样子却如此肯定。或许太过分了吧。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牧师？

我想起了汉普斯利小镇的牧师，他们中有的我喜欢，也有的我不喜欢，但没有一个像奇切斯特这样。他们是人——而他是圣人。

我正考虑这些时，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经过甲板。当他和奇切斯特先生擦肩而过时，他弯腰捡起一张纸条，递给他说，“你丢东西了。”

他没停下就走了，所以或许没觉察到奇切斯特先生的恼怒。我却看到了。他究竟丢了什么，捡到却使他如此愤怒。

他脸色发青，将纸条揉成一团。我的怀疑因此增加了一百倍。

他看见我的眼睛，赶紧解释。

“我布道的一部分。”他令人作呕地笑笑。

“是吗？”我有礼貌地回答。

布道的一部分，真是的！不，奇切斯特先生——这话哄不了人。

他很快编了个理由就离去了。哦，我真希望是我而不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捡起那张纸条！但这点是很清楚的，奇切斯特先生不能被排除出嫌疑人名单之外。我倒倾向于把他放在三人之首。

吃完午饭，当我去酒吧喝咖啡时，我看到尤斯塔斯爵士和佩吉特同布莱尔夫人及雷斯上校坐在一起。布莱尔夫人友好地和我一笑，所以我走过去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在谈论意大利。

“这太让人误解了，”布莱尔夫人坚持说道，“水上运动肯定是在冷水——而不是在热水中。”

“你不是个拉丁语的学者，”尤斯塔斯爵士笑着说。

“男人觉得他们的拉丁语超常地棒，”布莱尔夫人说，“但同时我发现当你请他们翻译旧教堂经文时，他们就从未胜任过！他们含糊其辞，想法溜掉。”

“是的，”雷斯上校说。“我总这样。”

“但我喜欢意大利人，”布莱尔夫人接着说。“他们真负责——尽管他们也有缺点。你要问路，他们不说‘先右然后向左拐’或其它类似的话，他们详细说一大堆。当你面露难

色时，他们善意地拉着你的手，一直将你领到目的地。”

“佩吉特，你在佛罗伦萨也如此吗？”尤斯塔斯爵士问，朝他的秘书笑了笑。

不知是何原因，这问题使佩吉特不安。他张口结舌，满脸通红。

“哦，是这样，是的。”

然后他喃喃地编了个借口，起身离开了桌子。

“我开始怀疑佩吉特这家伙在佛罗伦萨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尤斯塔斯爵士盯着他那离去秘书的背影说，“一提到佛罗伦萨或意大利，他就改话题或忽然离去。”

“可能他在那儿杀了人，”布莱尔夫人说，“他看上去像杀了人——我希望没伤着你的感情。尤斯塔斯爵士——但他看起来好像谋害过某人。”

“是这样，纯粹十六世纪意大利艺术欣赏者！有时很滑稽，特别是有人和我一样了解这可怜的家伙实际上是遵纪守法、令人尊敬的。”

“他跟你有段时间了吧？尤斯塔斯爵士？”雷斯上校问道。

“六年了。”尤斯塔斯爵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对你一定很重要。”布莱尔夫人说。

“哦，确实相当有用。”那可怜的人说话听上去甚至更压抑，好像佩吉特先生的价值对他来说是个悲哀。然后他又轻快地说：“我亲爱的女士，但他的脸确实充满自信。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杀人犯会有他那样的表情。我现在觉得克里平是能想起的最令人愉快的人之一。”

“他是在船上被抓住的，是吗?”布莱尔夫人喃喃道。

我们身后有轻微的响声。我迅速回头。奇切斯特先生手中的咖啡杯掉在地上。

我们很快分手;布莱尔夫人下舱睡觉，我上到甲板上。雷斯上校跟着我。

“你老躲着我，贝丁菲尔德小姐。昨晚舞会上我到处找你。”

“我早早上床休息了。”我解释道。

“你今晚还逃走吗? 还是和我跳舞?”

“和你跳舞我会很高兴的，”我小声害羞地说，“但布莱尔夫人———”

“布莱尔夫人是我们的朋友，她不喜欢跳舞。”

“你呢?”

“我喜欢和你跳舞。”

“哦。”我神经质地说。

我有点怕雷斯上校。然而我很高兴。这总比和老教授谈化石头骨好吧!雷斯上校正是我心目中而孔平肃、沉默寡言的罗得西亚人。我或许可以和他结婚! 确实他没向我求婚，但像童子军说的，要有准备! 所有女人都觉得她们遇到的每个男人都可能成为她们的丈夫或她们最好的朋友。

那晚我和他跳了几次舞。他舞跳得好。跳完后，我想睡觉，而他建议上甲板转转。我们走了三圈，最后在甲板椅子上坐下。甲板上没有人，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

“贝丁菲尔德小姐，我想我曾见过你父亲。谈起他的学科，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也特别喜欢这门学科。尽管学

识浅薄，但我也略有研究。当我涉猎到多尔多涅地区——”

我们的谈话变得专业化了。雷斯上校不是瞎吹牛。他懂得很多。同时，他也好奇地犯一两个奇怪的错误——说漏了嘴。我几乎刚想到，他很快就打断我，并掩盖错误。有一次他说莫斯特时期在阿布维利之后——对一个在该领域略知一二的人来说，这是个可笑的错误。

当我进舱时，已十二点钟了。我仍感到他该领域知识不协调得让人奇怪。他是不是临时学的，其实他根本不懂考古学？我摇摇头，不是这样的。

正当我要入睡时，我惊坐起来，又一个想法出现在脑中。他是不是在试探我？他出这些小差错难道是为了看我是否真懂？换句话说，他怀疑我不是真正的安妮·贝丁菲尔德？

为什么？

第十二章

（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日记摘录）

在船上的生活是宁静的。我灰白的头发幸运地免除了我东奔西走、上下甲板、请求援助的苦衷。人们是如何乐于四处取用食物，而且还津津乐道对我来说是个谜。但世界上有许多傻瓜。人们赞美上帝赐予的生存权，并远离上帝。

很幸运，我很适应海上航行。佩吉特这可怜的家伙不适应航海。我们一出索伦图，他就面色铁青。我猜我的另一位所谓秘书也晕船。不管怎样，到现在他还没露面。但或许不是晕船，而是他的策略。他还行，没来烦我。

总之，船上的人属下里巴人，只有两个仪表堂堂的打桥牌的人和一个容貌端庄的女士，克拉伦斯·布莱尔夫人。我在城里见过她。她是我认识的有幽默感的女人之一。我喜

欢同她谈话，要不是有个长腿、沉默的家伙像一样纠缠她，我会更好地同她谈谈。我觉得这个雷斯上校并不真能取悦于她。他长得不懒，但像一潭死水一样乏味。他是那种女小说家和年轻姑娘狂热称赞的沉默、强壮的人。

佩吉特在我们离开马德拉群岛后就挣扎着上了甲板，开始空谈工作。谁在船上还想工作？我在初夏确实答应出版商要写回忆录，但那又怎么样？谁还真去读回忆录？校区的女士可能读。我的回忆录有何价值？我这辈子遇到过一些名人。在佩吉特的帮助下，我撰写了乏味的佚事。事实上，佩吉特太诚实，干不了这活儿。他不让我写我有可能遇到但没遇到的人的佚事。

我试图对他好些。

“你看上去身体仍不太舒服，我亲爱的伙伴，”我轻快地说，“你需要在甲板椅子上晒太阳。不——别再说了。工作必须推后。”

我知道他担心的下一件事是再要一个舱。“尤斯塔斯爵士，在你的舱内无法工作，全是箱子。”

听他的语调，你会觉得那些箱子是黑甲虫，不应放在那儿。

我告诉他，尽管他可能没注意，旅行中通常要换衣服。他懒洋洋地一笑，这是他对付我的幽默的办法，然后接着做他手中的事去了。

“在我的狭小的舱内很难开展工作。”

我知道佩吉特“小舱”的含义——他通常都要船上最好的客舱。

“很抱歉这次船长没给你。”我带刺地说，“或许你想能把你多余的行李堆到我的舱里？”

对佩吉特这种人来说，讽刺太危险了。他立即高兴地顺竿爬起来。

“好的，如果我能把打字机和文具箱——”

文具箱足有几吨重。脚夫们叫苦连天，而佩吉特的生活目标就是把它强加给我。我俩为这事总吵。他似乎认为这是我的个人财产。而我认为这正是秘书的职责所在。

“我们再要一个舱。”我匆忙地说。

这件事很简单，但佩吉特这人喜欢故作神秘。他第二天来找我时，脸色就像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阴谋家。

“你告诉我将十七号舱作为办公室？”

“怎么了？文具箱卡在门口了”

“所有舱门都一样大，”佩吉特一本正经地答道，“但我告诉你，尤斯塔斯爵士，那个舱出了很怪的事。”

我想起了读《上铺》的事。

“你是说闹鬼了，”我说，“我们不在那儿睡觉，所以我觉得不碍事。鬼对打字机没影响。”

佩吉特说不是闹鬼，而是他没弄到十七号舱。他给我讲了件冗长、混乱的事。显然他和奇切斯特先生，及一个叫贝丁菲尔德的女孩为争这舱差点打起来。不用说，那姑娘赢了，佩吉特为这事很痛心。

“十三和二十八号舱都更好，”他再次强调，“但他们看都不看。”

“好吧，”我说，抑止住一个哈欠，“这样，你也不管了，我

亲爱的佩吉特。”

他责备地看我一眼。

“你让我要十七号舱的。”

佩吉特有点不知所措了。

“亲爱的，”我不耐烦地说，“我看到十七号舱是空的，所以说十七号。但我不是非死要十七号舱不可，十三号和二十八号舱都挺好。”

他看上去被刺痛了。

“另外还有，”他坚持说，“贝丁菲尔德小姐得到这个舱，但今天早上我看见奇切斯特偷偷从里面出来。”

我严肃地看着他。

“如果你想诽谤奇切斯特这个牧师——尽管他人很阴险——和那个有魅力的安妮·贝丁菲尔德，我一点也不信，”我冷冷地说，“安妮·贝丁菲尔德是个好姑娘——她的腿很好看。我应该说是全船最美的美腿。”

佩吉特不喜欢谈安妮·贝丁菲尔德的腿。他也从不注意腿，如果他注意到，他也决不会说的。他也觉得我这种欣赏太肤浅。我喜欢使佩吉特恼火，所以不怀好意地继续说：

“既然你已认识她，就请她明晚来我们桌上吃饭。有化装舞会。你顺便去理发室给我挑一件戏装。”

“你肯定不会穿花哨服装去的？”佩吉特惊恐地说。

我知道这和他的尊严概念不符。他看上去既惊恐又伤心。我其实也不想穿花里胡哨的衣服，但佩吉特的尴尬困惑太有诱惑力了，使我很愿一试。

“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当然穿花里胡哨的衣服。你

也穿。"

佩吉特战栗起来。

"去理发师那儿,把这事办了。"我说。

"我想他没有超大号的衣服。"佩吉特轻声说,用眼睛打量我的体型。

虽非出自恶意,但佩吉特这样做却会伤人感情。

"在餐厅订一桌六人的饭,"我说,"请船长,那个美腿妞儿,布莱尔夫人——"

"你要是不请雷斯上校,就请不到布莱尔夫人,"佩吉特插话说,"他已请她就餐了,这我知道。"

佩吉特什么事都知道。我很恼火。

"谁是雷斯?"我恼火地问。

正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佩吉特什么都知道——或自以为知道。他又现出一脸神秘相。

"他们说这家伙是个神秘的特工人员,尤斯塔斯爵士。他还是个神枪手。当然,我也不敢肯定。"

"这不正像政府吗?"我嚷道,"船上有个人任务是随身携带文件,而他们却让把文件交给一个只想独自清静的局外人。"

佩吉特越发神秘起来。他上前一步,低声说:

"你要问我,尤斯塔斯爵士,这件事很奇怪。我们出发前我的那场病——"

"亲爱的,"我粗暴地说,"那是胆病,你总患胆病。"

佩吉特脸部肌肉抽搐了一下。

"这不是平常的胆病,这次——"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谈病的细节，我不想听。”

“好吧，尤斯塔斯爵士。但我相信有人故意毒我！”

“哦，”我说，“你和雷伯恩谈了。”

他不否认。

“不管怎样，尤斯塔斯爵士。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应该知道。”

“那家伙在哪儿呢？”我问，“一上船就没见过他。”

“他说病了，呆在舱里。尤斯塔斯爵士。”佩吉特又降低嗓音说，“但那是借口，我敢肯定。这样他能更好地观察。”

“观察？”

“看你是否安全，尤斯塔斯爵士。以防范对你的突然袭击。”

“你真是个愉快的人，佩吉特，”我说，“我想你想象力真丰富。我要是你的话，就扮成骷髅或刽子手去舞会。这适合你那愁眉苦脸的美貌。”

这使他暂时闭了嘴。我上了甲板。那位叫贝丁菲尔德的姑娘正和奇切斯特牧师在谈话。女人总围着牧师转。

我这人怕弯腰，但我还是有礼貌地捡起一张在牧师脚边飘动的小纸条。

我没赢得感谢。事实上我禁不住看到纸条上仅有的一句话。

“别单独采取行动，要不然对你更不利。”

牧师有这种东西真不赖。奇切斯特这家伙是谁，我想？他相貌很温顺，但外表有欺骗性。我要向佩吉特打听他的事。佩吉特什么都知道。

我优雅地躺在布莱尔夫人身边的甲板坐椅中，所以也打搅了她和雷斯的悄悄话，我说不知道现在的传教士们要干什么。

然后，我请她在化装舞会那天晚上和我进餐。我也顺便邀请了雷斯。

午饭后，贝丁菲尔德这姑娘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我对她的腿的评论很正确。她的腿在整条船上是最美的。我也应该请她一同进餐。

我很想知道佩吉特在佛罗伦萨搞了什么鬼。一听到意大利，他就紧张之至。如果我不知道他是个正人君子的话，我就会怀疑他有些私情……

现在我真怀疑了！即使是最堂堂正正的君子——要确有其事的话，我会很开心的。

佩吉特有秘密！太妙了！

第十三章

这是个奇妙的晚上。

在理发中心适合我穿的戏装只有玩具熊款式。在英国冬天的夜晚，我不介意同一些年轻美貌的姑娘在一起装狗熊，但在赤道上这可不是理想的服装。然而，我着装逗乐了大家，赢得了“带上船”一等奖——这是对那晚租用戏装的荒唐称谓。另外，没人知道那些服装是做的还是带上船的，反正也没关系。

布莱尔夫人拒绝穿戏装。显然在这件事上，她同佩吉特立场一致。雷斯上校也仿效她。安妮·贝丁菲尔德为她自己做了件吉卜赛服装，效果相当好。佩吉特称说头疼，未到场。为了代替佩吉特，我找了个叫里夫斯的小个子家伙。他是杰出的南非劳工党员。这人真可怕，但我不想得罪他，因为他能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信息。我想知道南非河边高地

的事。

跳舞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我和安妮·贝丁菲尔德跳了两次，她装着很喜欢。我和布莱尔夫人跳了一次，她连装都不装。我也和许多我看着顺眼的姑娘跳舞。

然后我们下去吃晚饭。我要了香槟酒。服务员建议一九一一年酿制的克里夸特是船上最好的酒，我同意他的建议。我好像谈到了使雷斯上校能滔滔不绝谈论的话题。上校不但不沉默寡言，而且很健谈。这一度使我很开心，我忽然觉得是上校，而不是我，已成为聚会的中心人物。他长篇大论地和我谈写日记的事。

"日记会显示你的莽撞，佩德勒。"

"我亲爱的雷斯，"我说，"我斗胆说我没你想的那么傻。我可能有莽撞之处，但我不会将它们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我死后，我的遗嘱执行人将知道我对许多人的看法，但我怀疑这能否影响他们对我的看法。日记是记录别人的怪癖的有用工具——但不是记录自己的。"

"但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显示自我。"

"在心理分析专家眼中，一切都是罪恶的。"我颇具哲理地说。

"你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雷斯上校？"贝丁菲尔德小姐用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视着上校说。

这些姑娘们就是这样！奥赛罗通过讲故事吸引苔丝德蒙娜，但是，难道苔丝德蒙娜没有用她那倾听吸引奥赛罗吗？

总之，那姑娘打开了雷斯的话匣子。他开始讲关于狮子

的故事。一个射杀了许多狮子的人总是不公正地比他人优越。我觉得似乎我也应该讲一个关于狮子的故事，一个轻松活泼的故事。

“顺便说一下，”我说，“这使我想起一个我听过的令人兴奋的故事。我有个朋友在东非狩猎，一天晚上，他走出帐篷，被低沉的吼声惊住了。他猛然转身，见一头狮子弓身要扑过来。他的枪留在帐篷里。他迅速下蹲，狮子擦着他的头跳了过去。一下没扑着，狮子大怒，准备再扑一次。他又闪了过去，狮子又擦身而过。这样来回三次，他已到了帐篷入口。他迅速冲进去取枪。当他握着枪出来时，狮子不见了。这使他惊讶不已。他爬到帐篷后面的一小块空地上，只见狮子正忙着练习往下扑呢。”

这故事赢得了一阵掌声。我喝了点香槟。

“还有一次，”我说，“我这个朋友有了第二次奇遇。他乘车旅行时，急于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他命令伙计们在天黑时套车。他们费了好大劲，因为骡子不听使唤，最后终于套上启程上路了。骡子像风一样飞跑，天亮时他们才知道原因。摸黑中，伙计们错套上了一头狮子。”

这故事也不错，引起全场一阵哄笑。但我那位劳工党员朋友并不欣赏，他脸色苍白而严肃。

“上帝！”他急切地说，“谁给解套呀？”

“我必须去罗德西亚，”布莱尔夫人说，“在听了你讲的故事之后，雷斯上校，我必须去，尽管行程可怕，要在火车上呆五天。”

“你一定要坐我的私人轿车去。”我勇敢地说。

“哦，尤斯塔斯先生，你的嘴真甜！你真会让我坐吗？”

“当然嘛。”我责怪地喊道，又喝了一杯香槟。

“再过一星期，我们就在南非了。”布莱尔夫人叹息道。

“哦，南非，”我激动地说，并开始引用我最近在殖民学院演讲的一句话，“南非向世界展示什么？到底是什么？她的水果、农庄，她的羊毛、双翼豆，她的牛群、皮革，她的金矿、宝石——”

我一直不停地抢着说，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来，里夫斯就会告诉我那些皮革不值钱，因为动物挂在铁丝网上或诸如此类的事，把事情搅得一团糟，最后以河边高地矿工的艰辛结束。我不想被作为资本家来批判。然而，我一提到钻石这个有魔力的字，干扰却从别处传来。

“宝石！”布莱尔夫人兴高采烈地喝彩道。

“钻石！”贝丁菲尔德小姐赞叹道。

她们俩都问雷斯上校：

“我想你去过金伯利？”

我也去过金伯利，但我没及时说。雷斯不时被提问打断。矿山是什么样的？土著人是否真被集中关起来？等等。

雷斯回答了提问，他这方面知识渊博。他描述了土著人的住所，开始搜寻，以及德比尔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

“那实际上是不可能偷到钻石的了？”布莱尔夫人急切地问道，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好像她就为此目的正兼程而去似的。

“没有不可能的事，布莱尔夫人。偷窃时有发生——像我告诉你那样，卡非尔人把宝石藏在伤口里。”

"是的,可大规模的呢?"

"近年来有一起。事实上就在战前。佩德勒,那时你在南非,你一定记得那件案子?"

我点了点头。

"告诉我们,"贝丁菲尔德小姐叫道,"哦,快告诉我们!"

雷斯笑了。

"很好,你们听着。我想你们听说过劳伦斯·厄德斯利这个伟大的南非矿业巨头吧?他的金矿是通过他儿子发展起来的。你们可能还记得战前谣言四起,说在英属圭亚那丛林中可能有一个潜在的金伯利。两位年轻的探险家,据报道,满载着大颗钻石从南美归来。在此之前,在埃塞奎博和马扎鲁尼河流域也曾发现小粒钻石。但这个叫约翰·厄德斯利的年轻人和他的朋友卢卡斯声称在两条河汇合处发现了大片碳的沉积物。这儿的钻石五颜六色,粉红、蓝色、黄色、绿色、黑色和纯白色。厄德斯利和卢卡斯到金伯利来检验钻石。那时,在德比尔斯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盗窃案。为把钻石运回英国,他们把钻石打成一包放在大保险柜中,两人掌管不同的钥匙,第三人知道如何开启。然后他们把货送进银行,由银行代办送回英国。每包大约值十万英镑。"

"这时,银行发现了异常,开启时发现包裹被盗,里面装满了糖块!"

"我不知道究竟人们是如何怀疑厄德斯利的。只知道他这人在剑桥就挥霍无度,他父亲不止一次替他还债。后来传说南美钻石的故事纯属虚构。约翰·厄德斯利被逮捕,结果发现他有一部分德比尔斯钻石。"

“但这案子从未上诉法庭。劳伦斯·厄德斯利先生付了一笔相当于丢失钻石的钱,德比尔斯也没再起诉。至于盗窃案如何发生从未有人知道。但老人为儿子是个贼伤透了心,不久后就中了风。约翰的命倒不坏,他参了军,到了前线,作战勇敢,后来阵亡了,因而也挽回了名声。劳伦斯先生第三次中风,一个月后就去世了。他没留遗嘱就死了,而他的巨额财富传给了一个他几乎不太认识的远亲。”

上校歇了一会儿。又有人提了许多问题。似乎有什么引起了贝丁菲尔德小姐的注意,她在椅子上转过身去。她倒吸了一口气,我也转身望去。

我的新雇秘书雷伯恩站在门口。在他黑黝黝的皮肤下,他的面孔像看见了鬼魂般的苍白。显然雷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

忽然,雷伯恩注意到大家审视的目光,转身匆忙离去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安妮·贝丁菲尔德猛然问道。

“他是我的另一名秘书,”我解释道,“雷伯恩先生。他直至现在都一直不舒服。”

她玩着盘子里的面包。

“他当你的秘书时间长吗?”

“不长。”我慎重地说。

但谨慎提防对女人来说根本没用,你越往回收,她就越紧逼。安妮·贝丁菲尔德毫无顾忌地问:

“多久了?”她直言不讳地说。

“嗯,上船前刚雇的他。我的一个老朋友推荐的。”

她不再追问了，但陷入沉思之中。我转向雷斯，觉得是我显出对他的故事感兴趣的时候了。

“谁是劳伦斯先生的这名远亲，雷斯？你知道吗？”

“我应该知道。”他答道，笑了起来，“我就是！”

第十四章

（安妮继续讲她的故事）

在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我决定向某人吐露我心中的秘密。至此，我孤军奋战、乐在其中。现在猛然事情转变了，我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并第一次有了孤独感、寂寞感。

我穿着吉卜赛服装坐在床边，考虑着情况。我首先想起雷斯上校，他似乎很喜欢我。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很友好，而且他不傻。然而，考虑良久，我动摇了。他是个遇事愿作主的人。他会把我手中的事全盘接管过去，可这是我的秘密！还有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其它原因，反正不应向雷斯上校吐露秘密。

然后，我想起布莱尔夫人。她对我也很好。我不应哄骗自己，相信她对我真有那么好，也可能只是一时好奇。尽管

如此，我能引起她的兴趣。她这女人尝尽了人间寻常乐事。我给她提供一个特别的！我喜欢她：喜欢她的从容不迫、不露声色和不动感情。

我决心已下。我决定马上找她去。她可能还没休息吧。

我摁了摁门铃。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出来告诉我所要的信息。布莱尔夫人在七十一号舱。他道歉说来晚了，但接着解释说他要管所有的舱。

“女服务员呢？”我问。

“她们十点下班。”

“不，我是说夜间女服务员。”

“小姐，女服务员不上夜班。”

“可是——那天晚上有个女服务员——大约一点左右。”

“小姐，你一定在做梦吧，一十点后就没有女服务员当班了。”

他走了，我独自留下思考着这条信息。谁会是那个二十二号晚上来到我舱里的女人呢？当我意识到我那不知名的对手的奸诈、大胆时，我变得面色阴沉。然而，我振作精神，走出我的舱去找布莱尔夫人的舱。我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传出她的嗓音。

“是我——安妮·贝丁菲尔德。”

“进来，吉卜赛姑娘。”

我走进舱去。只见四处堆放着衣服，布莱尔夫人身披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漂亮和服。这和服由桔黄、金黄、黑色组成，使我羡慕不已。

“布莱尔夫人，”我忽然说，“我想告诉你我生活中的故事——当然如果你不厌烦，如果时间不是太晚。”

“一点也不，我总怕上床睡觉。”布莱尔夫人说，眯着眼高兴地笑起来，“我肯定爱听你生活中的故事。你是个不同寻常的人，吉卜赛姑娘。没人会想起一点钟来找我，讲他们生活中的故事。特别是你连着几星期都引起我的天生好奇心！我可不习惯受冷落。你的情况相当新鲜有趣。来，坐在沙发上一吐为快吧。”

我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了她。时间很长，因为我小心翼翼，没漏细节。我讲完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但她并没像我预料的那样说，而只看着我，笑着说：

“安妮，知道你是个不寻常的姑娘吗？你从未担忧过吗？”

“担忧？”我迷惑地问。

“是的，担忧，担忧，担忧！身无分文，闯荡世界。你如果身无分文，独在异国他乡，该怎么办？”

“既然还没那样，忧愁又有什么用。我现在有足够的钱。弗莱明夫人给我的二十五英镑还没动用，昨天我赢了满贯，又添十五英镑。怎么了，我钱很多。四十英镑！”

“钱多！我的上帝！”布莱尔夫人喃喃道，“安妮，我不会那样做的。我自有我的勇气。但我不会只带几个英镑，对自己所做的事、自己的目标和前途一无所知就去闯世界的。”

“但这就是乐趣所在，”我兴奋地叫道，“这给人一种极好的冒险感觉。”

她看着我，点了几下头，然后笑了。

"有运气的安妮！世界上像你这样想的人并不多。"

"好吧，"我不耐烦地说，"布莱尔夫人，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我听说过的最令人激动的事了！从现在开始，别再叫我布莱尔夫人了。叫苏珊娜更好些。同意吗？"

"太好了，苏珊娜。"

"好姑娘，现在我们谈正事吧。你说尤斯塔斯爵士的另一个秘书，不是那个长脸的佩吉特，就是那个被刺伤到你舱里避难的人？"

我点头称是。

"在这错综复杂的事情里，有两条线索和尤斯塔斯爵士有关。那女人是在他的宅邸被害的，是他的秘书在神秘的一点钟被刺。我不怀疑尤斯塔斯爵士本人，但这绝非巧合。即使他自己不知道，也有某种联系。"

"然后就是女服务员那件奇怪的事了，"她若有所思地说，"她什么长相？"

"我没看清。我太激动太紧张了，女服务员的出现似乎是反其道而行的。但是，我觉得她的脸很熟。当然我如果在船上见过她，就会是这样的。"

"你觉得她的脸很熟，"苏珊娜说，"她肯定不是个男人？"

"她个子很高。"我承认道。

"不会是尤斯塔斯爵士吧，我想，也不是佩吉特，等等！"

她拿起一张纸开始狂热地画起来。她头偏向一边看着她的画。

"很像爱德华·奇切斯特。现在谈其它的事。"她把纸条递给我,"这是你的女服务员吗?"

"是的,"我叫道,"苏珊娜,你真聪明!"

她挥手表示不要夸奖。

"我总怀疑奇切斯特这家伙。记得那天我们谈论克里平时,他面色发青将咖啡杯掉落在地吗?"

"他也想要十七号舱!"

"是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吻合。但这全都意味着什么呢?在十七号舱一点钟究竟要发生什么?不可能是刺伤那个秘书。没必要在一个特定时间、地点去干那种事。一定是有某种约定,而他是在赴约时被刺的。但他去和谁约会?肯定不是你。有可能和奇切斯特,或者和佩吉特。"

"那不可能,"我反驳道,"他们随时能见面。"

我们坐在那儿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苏珊娜改变了话题。

"舱里是否藏着东西?"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我表示同意,"这样就解释了我的物品第二天早晨被搜的原因。但我敢肯定没藏东西。"

"那年轻人不会在那天晚上塞点东西在抽屉里吗?"

我摇了摇头。

"我应该能看见。"

"他们是否在找你那张宝贝纸条呢?"

"有可能,但这似乎不合常规。上面只有时间、日期——当时已过期了。"

苏珊娜点点头。

“是的，当然不是纸条。随便问一下，你随身带了那张纸条吗？我很想看看。”

我随身带着纸条，递给她。她看了看，皱皱眉。

“十七后面有一个小数点。为什么一后面没有呢？”

“中间有空。”我指出。

“是有空，可——”

忽然，她起身盯着纸条看，并将纸条尽量靠近灯光。她有点掩饰不住激动。

“安妮，那不是个小数点！那是纸的毛病！你看，纸的毛病。所以你不管它，只考虑空格——那些空格！”

我起身站到她身边。现在我看清了，念出声来。

“一、七十一、二十二。”

“你看，”苏珊娜说，“是一样的，但不完全。仍然是二十二号一点钟——但却是七十一号舱！安妮，是我的舱！”

我们站在那儿对视着，为我们的新发现而欣喜若狂，我们激动地以为找到了整个秘案的答案。然后我一下子跌坐在地。

“可是，苏珊娜，二十二号一点钟这儿什么也没发生？”

她的脸也沉下来。

“没发生。”

我又有了个念头。

“这不是你自己的舱，是吗，苏珊娜？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原来订的舱？”

“不是，是事务长给换的。”

“我想在航行前是否预订给某人——而这人没出现。我

想我们能查出的。"

"我们不需要查，吉卜赛姑娘，"苏珊娜叫道，"我知道！事务长告诉我说这舱是预订给格雷夫人的——但似乎格雷夫人只是著名的纳迪娜夫人的笔名。她是个有名的俄国舞蹈家。她从未到过伦敦，但巴黎为她疯狂。整个战争期间，她在巴黎都相当成功。她是个混蛋透顶的家伙，我想，但很有魅力。事务长将她的舱给我时，真心诚意地为她不能乘船深表遗憾。后来雷斯上校告诉我许多她的事。在巴黎似乎流传着奇怪的故事。她涉嫌犯有间谍罪，但他们没有证据。我想雷斯上校曾在那儿，他告诉我很多有趣的事。那儿有个有组织的匪帮，但不是德国人发起的。其实他们那个被称作'上校'的头领被认为是个英国人，他们对他的身份没找到任何线索。不过毫无疑问，他控制着相当规模的国际犯罪组织。他无恶不作，抢劫、间谍、攻击——通常找到一个清白无辜的替罪羊受罚。他一定像恶魔般聪明！这女人似乎是他的人，但他们没有任何依据。是的，安妮，我们路子对了。纳迪娜就跟这事有关。二十二号早晨在这个舱里有人同她约会。但她在哪里？她为何不乘船？"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她想乘船。"我慢慢地说。

"那她为什么不来？"

"因为她死了。苏珊娜，纳迪娜就是那个在马洛被害的女人！"

我脑海中回忆起那空荡荡的房间，给我一种难以名状的威胁与罪恶感，随之想起了落下的铅笔和发现的那卷胶

卷。一卷胶卷——和最近的事有关。我在哪儿听过胶卷的事？为什么我要把这想法同布莱尔夫人挂勾呢？

猛然，我冲向她，激动中几乎摇动她。

“你的胶卷！从通风口给你的胶卷？那不正是二十二号吗？”

“我丢失的那卷？”

“你怎么知道是你丢的那卷？为何有人采用那种方式给你——一定要在大半夜？这太怪了。不——这是个信息，胶卷已从锡盒中取出，放入了别的东西。你那个胶卷还在吗？”

“有可能用了。不，在这儿。我记得把它扔在床边的架子上了。”

她将胶卷递给我。

这是个普通的圆柱筒，在热带地区胶卷都这么包装的。我用颤抖的手接过它，心怦怦地跳着。显然它比普通胶卷更重。

我用颤抖的指尖撕开胶条，打开盖子，一串亮晶晶的石子滚到床上。

“石子。”我极其失望地说。

“石子？”苏珊娜叫道。

她清脆的声音使我激动不已。

“石子？不，安妮，不是石子！是宝石！”

第十五章

宝石！

我凝视着晶莹透亮的满床宝石。我拿起一粒，就重量而言，和破瓶子碎块一样。

“苏珊娜，你敢肯定？”

“是的，亲爱的，我经常见到未加工的钻石，这毫无疑问。它们很漂亮，安妮——有些很独特，应该说它们的背后都有一段历史。”

“我们今晚听说的历史，”我喊道。

“你的意思是——”

“雷斯上校的故事。这不会是个巧合。他有意讲这个故事的。”

“你的意思是看看效果？”

我点点头。

"看尤斯塔斯爵士的反应?"

"是的。"

但话一出口,我就疑惑了。是把尤斯塔斯爵士当作试验对象,还是为我讲的这故事?我仍记得那天晚上被有意追问的场面。不管是这种那种原因,雷斯上校很可疑。但他从何处卷入? 同此事有何种联系呢?

"雷斯上校是谁?"我问道。

"这是个问题,"苏珊娜说,"他是个打大宗猎物的猎人,你听他昨晚说,他是劳伦斯·厄德斯利先生的远亲。我是这次旅行才认识他的。他经常出入南非。通常认为他是做秘密工作的。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他是个很神秘的人物。"

"我想他作为劳伦斯·厄德斯利的继承人得了一大笔钱。"

"我亲爱的安妮,他一定在撒谎。你知道,他和你是天生一对。"

"你在船上,我不会和他谈情说爱的,"我说,并大笑起来,"哦,这些已婚妇女!"

"我们确实相互吸引,"苏珊娜得意地喃喃道,"人人都知道我对克拉伦斯是完全忠实的,你知道他是我丈夫。和自己忠实的妻子做爱既安全又愉快。"

"克拉伦斯娶你这样的妻子一定很高兴。"

"和我生活在一起令他厌倦! 他总跑进办公室,戴上眼镜,在大沙发里睡觉。我们可以给他打电报,让他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有关雷斯的信息。我喜欢打电报,而克拉伦斯为此很恼火。他总说寄信也一样。我想他不会告诉我们任何

情况。他总是守口如瓶。这就使得长期同他生活在一起很困难。让我继续作媒吧。我敢肯定雷斯上校对你很有吸引力，安妮。你和他挤眉弄眼、暗送秋波，事情就办成了。人人都在船上订婚。没别的事可做。”

“我不想结婚。”

“你不想？”苏珊娜说，“为什么？我喜欢结婚——甚至同克拉伦斯也一样！”

我蔑视她的轻浮。

“我想知道的是，”我坚定地说，“雷斯上校同这件事有何关系？他已经卷人了此事。”

“你不认为他讲那个故事是出于偶然。”

“不，我不认为，”我肯定地说，“他当时仔细观察我们。你还记得，有部分钻石已被找回，而不是全部。或许这就是遗失的那些——或者——”

“或者什么？”

我没直接回答。

“我想知道，”我说，“另一个年轻人怎么样了？不是厄德斯利而是——他叫什么名字？——卢卡斯！”

“我们有头绪了。这些人都在追逐宝石。那个‘穿棕色西服的男人’一定是为了获取钻石杀了纳迪娜。”

“他没有杀她。”我尖声地说道。

“当然是他杀的。没别人会这么做？”

“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他没杀她。”

“他跟在她后而三分钟后进人房间，出来时面色苍白。”

“因为他发现她死了。”

"但没别人进去啊。"

"那样的话凶手早就藏在屋里了，或从别处潜入。他没必要从门口走，可以翻墙。"

苏珊娜直瞪瞪盯着看我。

"穿棕色西服的男人，"她沉思道，"究竟是谁？他和地铁中的医生是同一个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掉伪装，跟着那女人到马洛。她和卡顿在那里碰头，两人都有看同一间房的订单。如果他们精心准备，使碰头看起来像巧合，他们一定怀疑被跟踪了。尽管如此，卡顿不知道盯梢人是'穿棕色西服的男人。'当他认出他时，他如雷轰顶、惊皇失措，一下子摔下地铁。这就清楚了，你认为呢，安妮？"

我不回答。

"是的，就这么回事。他从死人身上取走纸条，在匆忙离去之际他又丢了那张纸条。然后他跟着那女人到了马洛。当他杀了她——或者，像你说的那样，发现她死了，他做了什么？他去了哪儿呢？"

我仍然一言不发。

"我现在想，"苏珊娜若有所思地说，"是否有可能是他劝诱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把他当成秘书带上船的？"这是惟一的安全逃离英国的机会，以逃避一片捉拿声。但他如何同尤斯塔斯爵士协调关系的呢？看上去好像他在操纵他。"

"或操纵佩吉特。"我不由自主地建议道。

"安妮，你好像不喜欢佩吉特。尤斯塔斯爵士说他是个勤劳、能干的小伙子。其实，他说不定就是我们讨厌的那种人。好吧，继续我的推测，雷伯恩就是'穿棕色西服的人'。他

看了他丢下的那张纸条。所以像你一样在纸条上小数点的误导下，他试图在二十二号一点钟到十七号舱。他以前曾通过佩吉特想得到那个舱。在路上，有人捅了他一刀——”

“谁?”我插嘴说。

“奇切斯特。是的，全对上了。给纳斯比勋爵打电报说你已找到‘穿棕色西服的人，’你就发财了，安妮!”

“有几处你疏忽了。”

“什么?雷伯恩脸上有道疤——但我也知道很容易做一道假疤。他身高、体型都对了。你在苏格兰场描述的那种头型是什么?”

我发抖了。苏珊娜是个受过良好教育，阅读广泛的妇女，但我值得告慰的是她对人类学术语不熟悉。

“长头的。”我轻声说

苏珊娜很疑惑。

“什么意思?”

“是的，你知道长头吗?一个头的宽度少于其长度的百分之七十五。”我流利地解释道。

谈话暂时终止。我正准备喘口气，苏珊娜忽然说:

“长头的反义词是什么?”

“你什么意思——反义词?”

“肯定有反义词。你管一个头的宽度多于其长度的百分之七十五叫什么?”

“圆头型的。”我不情愿地喃喃道。

“对了，我觉得你说的是这个词。”

“是吗?我可能说错了。我的意思是长头的，”我尽可能

肯定地说。

苏珊娜打量着我。然后她笑了。

“你撒谎水平很高，吉卜赛姑娘。但你要和盘托出就会省了时间和麻烦事。”

“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情愿地说。

“是吗？”苏珊娜和善地说。

“我想我必须告诉你，”我慢吞吞地说，“我不觉得耻辱。你不会为刚产生的事害羞的。他所做的就这些。他是个讨厌的、粗鲁的、不感恩的人——但我能理解。他就像只被套住的狗或是受虐待的狗——会乱咬人的。他就这样狂呼乱叫。我不知为何我替他操心——是的，我操心。我特别操心。看他一眼就能把我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我爱他。我想得到他。我要赤脚走遍非洲寻找他，我要他关心我。我会为他去死。我会为他工作，做他的奴隶，为他行窃，为他乞讨，为他借钱！现在你明白了吧！”

苏珊娜凝视着我。

“你太不像英国人了，吉卜赛姑娘，”她最后说出话来，“你一点也不多愁善感。我从未遇到过像你这样立刻变得如此实际而热情的人。我不会为任何人如此动心的——宽恕我吧——然而我忌妒你，吉卜赛姑娘。我忌妒你的爱心，大多数人都不能去爱。那个你不愿嫁的小个子医生真可怜。他听起来根本就不是在屋里藏炸药的那种人！那就不给纳斯比勋爵打电报了？”

我摇了摇头。

“你还认为他是清白的吗？”

“我还相信无辜的人也会被吊死。”

“是的，但亲爱的安妮，你面对事实，正视现实吧。不管你说什么，他有可能害死那女人。”

“不，”我说，“他没有。”

“那是出于情感。”

“不是。他有可能杀她。他甚至跟在她身后，有杀她的企图。但他不会拿黑带子扼死她的。他要做的话，就直接用手勒死她。”

苏珊娜微微颤抖了一下。她眯起眼睛赞赏道：

“嗯，安妮。我开始明白你为什么觉得你的心上人如此有魅力了！”

第十六章

第二天早晨，我有了接触雷斯上校的机会。纸牌比赛结束后，我们一起在甲板上散步。

“吉卜赛人今晨感觉如何？思念着故土和大篷车队吗？”

我摇了摇头。

“既然今天大海如此作美，我希望永远住在船上。”

“热情真高！”

“今天早晨天气不是太好了吗？”

我们倚靠着栏杆。海面风平浪静、发出亮光、呈现出五颜六色，蓝色、淡绿、红色、紫色和深黄色，像立体派的画。偶尔银色闪动，那是飞鱼。空气温暖潮湿，和风飘香吹拂面过。

“昨晚你讲的故事很有趣。”我打破沉默说。

“哪个故事？”

“那个关于钻石的故事。”

"我相信女人总对钻石感兴趣。"

"当然感兴趣。随便问一下,另一个年轻人怎么样了?你说有两个人。"

"卢卡斯这个年轻人?当然他们不会在二缺一的情况下起诉的,所以他也逍遥法外。"

"他最后怎么样了? 我的意思是,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吗?"

雷斯上校眼睛直盯着海面。他的脸上像蒙上了一层面具,毫无表情,但我知道他不喜欢我这个问题。然而,他回答仍很及时。

"他参战去了,作战很勇敢。据报道他失踪了,受了伤——被认为死了。"

这就告诉了我想知道的事。我不再问了。但我比任何时候都想知道雷斯上校到底知道多少。他的角色使我迷惑不解。

我又做了一件事,去找了晚间服务员。给了点物质奖励,我很快让他开了口。

"那女士不害怕,她是个小姐吗? 这种玩笑没害处。我觉得是打赌。"

我逐步让他全说了。从开普敦到英国的航程中,一位旅客给他一卷胶卷,让他在一月二十二号一点扔到七十一号舱的床上。将有个女士在舱内,并说这是打赌。在交易中,服务员得了钱。没告诉他女士的姓名。当然,布莱尔太太一上船就找了事务长,直接住进七十一号舱,所以服务员一直没想到她不是他要的对象。那名安排这事的旅客叫卡顿,他

的描述和地铁中被害的那人基本吻合。

这样在众多事件中的一个神秘点已经弄清楚，钻石显然是解决整个问题的关键。

在基尔莫登号上的最后几天过得很快。我们越来越接近开普敦，我只好仔细考虑我的下一步计划。我想观察的人如此之多。奇切斯特先生、尤斯塔斯爵士和他的秘书，还有雷斯上校！我怎么办？当然应首先注意奇切斯特。实际上我正要勉强排除尤斯塔斯爵士和佩吉特先生的嫌疑时，一次偶然的谈话唤醒了我心中的疑点。

我已忘记了佩吉特一旦提到佛罗伦萨时的不可思议的情绪。在船上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都坐在甲板上，尤斯塔斯爵士向他的秘书问了几个完全清白无疑的问题。我忘了究竟是什么，好像是关于在意大利火车误点的事。我立即发现佩吉特再次出现了那种以前就曾惹我注意的不安情绪。当尤斯塔斯爵士请布莱尔夫人跳舞时，我迅速坐到秘书佩吉特身边。我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我总想去意大利，”我说，“特别是去佛罗伦萨。你难道没玩好吗？”

“我玩得很好，贝丁菲尔德小姐。请原谅，有尤斯塔斯爵士的一些邮件——”

我紧紧抓住他的衣袖。

“你不能走！”我用年轻贵妇女的轻佻口气说，“我想尤斯塔斯爵士不会喜欢让你把我独自一人留在这儿。你从来也不想谈佛罗伦萨。哦，佩吉特，我想你一定有犯罪隐私！”

我仍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可以感到他惊了一下。

"没有,贝丁菲尔德小姐,根本没有。"他急切地说,"我很高兴能全部告诉你,但确实有电报——"

"哦,佩吉特,装得不像!我去告诉尤斯塔斯爵士——"

我没往下说。他又惊跳起来。他神经特别脆弱。

"你想知道点什么?"他那让步、难受的语调使我暗自笑起来。

"什么都行!图片,橄榄树——"

我停下,自己也不知所措了。

"我想你会意大利语?"我又继续问道。

"一个字也不会,很不幸。当然,有脚夫和导游。"

"确实,"我赶紧回答,"你最喜欢的是那张照片?"

"哦,圣母马利亚,嗯,拉菲尔画的,你知道。"

"亲爱的古老的佛罗伦萨,"我动情地喃喃道,"在阿尔诺河岸风景如画。真是条美丽的河。大教堂,你还记得大教堂吗?"

"当然记得。"

"还有一条河也很美,不是吗?"我冒险地说,"几乎比阿尔诺河更美?"

"我应说是这样的。"

我设置的陷阱成功后,胆就更大了,我继续下去。佩吉特爵士说的每个字都落在我的手中,他根本没去过佛罗伦萨。

但如果他没去佛罗伦萨,他去哪儿了呢?在英国?在米尔宅邸谜案发生时他其实就在英国?我更大胆地迈了一步。

"很奇怪,"我说,"我想我以前在那儿见过你,但我可能

弄错了——因为那时你在佛罗伦萨。可是——”

我直接地盯着他。他眼里有被逮住的神色。他干焦的嘴唇里，舌头动了动。

“哪儿，在哪儿——”

“我想我见过你？”我把他彻底打垮吧，“在马洛。你知道马洛吗？嗨，我真傻，尤斯塔斯爵士在那儿有房产！”

但他顺便说了个借口，起身溜走了。

那晚，我闯进苏珊娜的客舱，激动万分。

“你看，苏珊娜，”我讲完故事，催促道，“在谋杀的时候，他在英国，在马洛。你现在还敢肯定‘穿棕色西服的人’有罪吗？”

“我敢肯定一件事。”苏珊娜说，出乎意料地眨着眼睛。

“什么？”

“那个穿棕色西服的比可怜的佩吉特长得好看。不，安妮，别生气。我只开个玩笑。坐这儿来。除了玩笑，我想你有了重要发现。直到现在，我们以为佩吉特不在犯罪现场。现在我们知道他没借口了。”

“确实，”我说，“我们必须盯着他。”

“别人也得盯，”她懊悔地说，“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一件事，关于钱的事。别把鼻子朝天，我知道你完全自负、独立，但这事你得有理智。我们是伙伴——我不会因为喜欢你而给你一分钱，或因为你是个举目无亲的女孩——我想要的是刺激，我准备为它付钱。我们不管费用如何，一齐卷入此事。开始你和我一齐去蒙特纳尔逊饭店，我出钱，我们一起决定方案。”

我们争议了一会儿，最后我屈从了。但我不喜欢这主意。我想单独干。

“就这么定了，”苏珊娜最后说，起身伸了个大懒腰，“我唇枪舌剑已经累了。现在，让我们讨论我们的目标吧。奇切斯特先生要去德班。尤斯塔斯爵士要去开普敦的蒙特纳尔逊饭店，然后再去罗德西亚。他将在火车上有个包厢。一时夸口，在他那天晚上喝完第四杯香槟时，他主动邀我进包厢。我敢说他虚情假义，但尽管如此，如果我坚持，他也不能食言。”

“好，”我赞同道，“你盯着尤斯塔斯和佩吉特先生，我盯奇切斯特。但雷斯上校怎么办？”

苏珊娜奇怪地看着我。

“安妮，你不可以怀疑——”

“我怀疑任何人。我正左顾右盼，找最可能的人。”

“雷斯上校也去罗德西亚，”苏珊娜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们能使尤斯塔斯爵士也请他——”

“你安排不了，你不能什么都安排。”

“我喜欢奉承。”苏珊娜心满意足地咕噜道。

我们分别的时候，我知道了苏珊娜会充分利用她的天赋，从中渔利的。

我太激动，不能马上入睡。这是我在船上的最后一晚。明天早晨，我们将到桌湾。

我又上了甲板。海风清新、凉爽。船在滔滔波浪中有些摇晃。甲板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夜已深了。

我靠在栏杆上，看着闪磷光的浪迹。我们的前边就是非

洲。通过黑茫茫的水面，我们朝非洲驶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我孤单一人，茫然若失，似在梦中。我站在那儿，在奇特的宁静中，也不知过了多久。

猛然，我有了种奇怪的危险预感。我什么也没听见，但我本能地转过身去。一个黑影朝我身后爬来。我一转身，他跃起扑来。他一只手卡住我的喉部，以防叫出声来。我拼命挣扎，但毫无机遇。我被扼了个半死，但我以女人最能耐的咬、抱、抓结合起来反抗。那人因怕我叫出声，受到限制。如果他能不知不觉中抓住我，他会很容易猛然把我撞下船去。鲨鱼就会解决后事了。

尽管我在挣扎，但我已力不从心。我的攻击者也感觉到了。他使尽浑身力气。这时，又有一个黑影迅捷、无声地蹿过来。只一拳，我的对手被他打翻在甲板上。我猛地喘了口气，靠着栏杆难受地抖着。

救了我的那人迅速转向我。

“你受伤了！”

他嗓音粗野——对攻击我的人来说是个威胁。他没开口时，我就认出他了。是我心中所想的男人——带疤痕的那个人。

他注意力转向我的那一刻，我那倒地的敌人已恢复过来。他疾如闪电地向甲板下逃去。

诅咒了一声，雷伯恩追他去了。

我不愿袖手旁观。我作为笨拙的第三者加人追逐的行列。我们绕着甲板，来到船的右舷。在美发厅门口那人缩成一团躺在地上。雷伯恩弯腰看他。

“你又打他了?”我气喘吁吁地说。

“没必要,”他阴森地说,“我发现他撞在门上。或者他开不开门,就装死。我们看看他是谁。”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走近他。我立刻认出攻击我的人比奇切斯特体型要大一号。此外,奇切斯特浑身松驰,可能会用刀子的,因为他手无缚鸡之力。

雷伯恩划了根火柴。我们俩都叫出声来。这人是佩吉特。

雷伯恩被这个发现弄得目瞪口呆。

“佩吉特,”他喃喃道,“上帝啊,佩吉特。”

我觉得比他略胜一筹。

“你好像很吃惊。”

“是的,”他沉闷地说。“我从未怀疑——”他忽然绕着我转:“你呢,你不吃惊?我想他攻击你时,你认出他了。”

“没有,尽管如此,我没特别吃惊。”

他怀疑地盯着我。

“你怎么参与进来的,从什么地方?你知道多少?”

我笑了。

“很多,卢卡斯先生!”

他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很大,我皱了皱眉。

“你从哪儿得来的名字?”他粗鲁地问。

“这不是你的名字吗?”我甜蜜地问,“或者你更愿被称为‘穿棕色西服的人’?”

这下把他镇住了。他放下我的手,退了一两步。

“你是个姑娘,还是个女巫?”他说。

“我是个朋友，”我朝他走了一步，“我帮过你一次——我要再帮你一次。你接受吗？”

他厉害的回话使我吃了一惊。

“不，我不和你或任何女人发生关系。你爱怎么样就怎样吧。”

像上次一样，我的火气上来了。

“或许，”我说，“你没明白我握着你的把柄吧？只要和上校说一句——”

“说吧。”他嘲笑道。然后上前一步：“当我们弄清这些事时，我亲爱的姑娘，你知道此时此刻你握在我的手心里吗？我能扼住你的咽喉。”他迅速地付之以行动。我感到他的手扼住我的喉部，很轻地捏了一下。“就这样扼死你——和这个晕了的朋友一样，但我会成功地把你的尸体抛给鲨鱼。你对此有何见解？”

我什么也没说，笑了起来。但我知道确有危险性，就在他恨我的时候。但我喜欢这危险，喜欢让他的手捏住我的喉部。我愿意用生命中其它任何时候换取这一刻。

他短暂地笑了一声，松开了我。

“你叫什么？”他忽然问。

“安妮·贝丁菲尔德。”

“没什么能吓住你吗，安妮·贝丁菲尔德？”

“哦，是的，”我假装冷淡地说，“黄蜂、挖苦的女人、年轻的男人、蟑螂、超级市场售货员。”

他又像原来那样短促地一笑。然后用脚踢踢昏迷了的佩吉特。

"这蠢货怎么办？扔海里去？"他毫不介意地说。

"如果你愿意。"我镇静地答道。

"我崇拜你真正血腥的本能，贝丁菲尔德小姐。但我们还是把他放在这儿缓口气吧。他没受重伤。"

"你不愿再度谋杀，我知道了。"我甜甜地说。

"再度谋杀？"

他看起来真叫弄糊涂了。

"在马洛的那女人。"我提醒他，并观察这话的效果。他脸上出现了丑陋、沉思的表情，好像忘了我的存在。

"我有可能杀了她。"他说，"有时我真想杀她……"

我猛然动了感情，极度憎恨那死去的女人。她要站在我面前，我也会杀了她……因为他一定曾爱过她——他一定爱过——出现那种感觉！

我振作起来，用正常语音说：

"我们好像话说完了——除了晚安。"

"晚安，再见，贝丁菲尔德小姐。"

"再见，卢卡斯先生。"

他再次对此名字畏缩不前。他靠近我。

"我的意思是，你为何说再见？"

"因为我觉得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要能管住自己，不会再见的！"

他语气坚决，但我没受伤害。相反，我内心很满足。我不傻。

"无所谓，"我冷冷地说，"我认为我们会见面的。"

"为什么？"

我摇摇头，不能解释为何说这话。

“我但愿别再见到你。”他忽然吼道。

这太粗野了，但我淡淡一笑，走入黑夜中。

我听见他在我身后，又停下来，一句话传下甲板。我想，是“女巫”！

第十七章

（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日记摘录）

开普敦 蒙特纳尔逊饭店

下了基尔莫登号才是最大的解脱。在船上的日子里，我觉得被一系列事件卷了进去。首先，佩吉特这家伙昨晚一定卷入斗殴中。解释过去很容易，但事实就是如此。当一个人鼻青脸肿，头上带着鸡蛋大小的肿块，眼睛像彩虹般五颜六色，你还会怎么想呢？

当然，佩吉特试图对整个事件故作神秘。照他说来，他的肿眼睛是为我效力的结果。他的故事特别冗长、模糊，我听了好半天才听进了些。

首先，他好像看见了一个行为可疑的人。这是佩吉特的原话。他是从德国间谍故事书上直接引用的。他所说的行

为可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他鬼鬼祟祟地在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地转，尤斯塔斯爵士。”

“那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像个本分的基督徒那样老老实实躺在床上睡觉呢?”我偷火地问。

“我在看你的电报，尤斯塔斯爵士，在记日记。”

相信佩吉特是个永远正确的假圣人!

“好吧?”

“睡前我想四处巡视一下，尤斯塔斯爵士。那人在通往你的客舱的过道上走着。我立刻觉得他行迹可疑。他偷偷摸摸爬到通往美发厅的梯子上。我跟着他。”

“那可怜的家伙上甲板为何要跟踪呢?许多人睡在甲板上——很舒服，我总这么想。早晨五点钟水手们连你一起冲洗。”这样想，我打了个寒颤。

“总之，”我继续说，“你如果替一些患失眠症的人考虑，我不会怀疑你能找到一个。”

佩吉特不耐烦了。

“你如果听我讲完，尤斯塔斯爵士，我敢肯定那人在你客舱边无所事事。那儿只有两个客舱，你的和雷斯上校的客舱。”

“雷斯，”我点了根烟，谨慎地说，“不用你帮助也能照料自己，佩吉特。”我想了一会儿，补充道：“我也能。”

佩吉特靠近我，喘着粗气，他谈秘密事时总这样。

“你知道，尤斯塔斯爵士，我想——现在我敢肯定——

是雷伯恩。”

“雷伯恩?”

“是的,尤斯塔斯爵士。”

我摇摇头。

“雷伯恩会知道不在半夜吵醒我。”

“是这样,尤斯塔斯爵士。我想他想见雷斯上校。为订单秘密会面!”

“别冲我嘶嘶叫,佩吉特,”我略微后退,“少喘大气。你的想法很荒唐。他们为何要在半夜约会?如果他们俩有话要说,他们可在喝牛肉茶时随意亲切交谈。”

我看出佩吉特一点也不信我的话。

“昨晚出事了,尤斯塔斯爵士,”他催促道,“要不然雷伯恩为何如此野蛮地攻击我呢?”

“你敢肯定是雷伯恩?”

佩吉特似乎能肯定这一点。整个故事中只有这一点他不糊涂。

“这很奇怪,”他说,“雷伯恩在哪儿?”

这千真万确,从上岸到现在我们就没见这家伙。他没跟我们一起来饭店。然而,我不相信他怕佩吉特。

尽管此事很令人恼火,我的一个秘书消失在蓝天下,另一个看上去像个很不光彩的拳师。在他目前的状态下,我不能带着他四处活动。我会成为开普敦的笑柄。那天晚些时候我要传递老米尔雷的情书,但我不把佩吉特带在身边。那家伙诡秘的样子叫人费解。

尽管我火气消了。我同一群讨厌的人吃了一顿讨厌的

早餐。荷兰女服务员粗腕大脚，等了半个小时才上了一点破鱼。到达时零晨五点起床，眨着眼的医生要你把你的双手举过头顶，这真使我疲乏之极。

后来。

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我同首相赴约，拿着米尔雷密封的信。看上去不像经过密谋篡改，里面是一张白纸！

现在，我想我被装进去了。我为何让米尔雷这个怪叫的老混蛋把我扯进我预料不到的麻烦中去呢？

佩吉特安慰人可真有两招。他阴阳怪气地显出叫我发疯的满足相。此外，他乘我心绪不宁，把那个大文具箱塞给我。如果他不小心，我要他下一次参加的就是他自己的葬礼。

然而，到最后我不得不听他的。

“尤斯塔斯爵士，假如雷伯恩在大街上偷听了你和米尔雷谈话的只言片语呢？记住，你并没有米尔雷先生给的书面文件。你只是在雷伯恩自荐下录用他的。”

“你认为雷伯恩是个骗子吗？”我慢吞吞地说。

佩吉特是这么想的。他黑眼睛里露出的憎恶眼神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观点，我并不知晓。他告了雷伯恩。雷伯恩的出现对他不利。我想袖手旁观。一个人让自己出尽了丑后并不急于将丑闻公诸于众。

但佩吉特的能量丝毫未受最近不幸的影响。他要大动干戈。他有他的招数，当然。他出人警察局，打了无数电报，

带着一群英国、荷兰官员喝威士忌、苏打水，当然用的是我的钱。

那晚我们收到米尔雷的回话。他根本不知道我的新秘书！这情况下只有一点值得庆幸。

“无论如何，”我对佩吉特说，“没给你下毒药。你只不过是患了胆病。”

我看他皱了眉。在这一点上我胜了。

后来。

佩吉特得心应手，才华横溢。他现在认定雷伯恩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穿棕色西服的人。”我敢说他是对的。他通常总是对的。但这一切令人不愉快。我越早离开这儿，越早去罗德西亚越好。我告诉佩吉特他不用陪我。

“你知道，亲爱的，”我说，“你必须留在这儿。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让你辨认雷伯恩。此外，我得考虑我这个英国议员的尊严，我不能带着一个最近在街头斗殴的秘书到处转。”

佩吉特皱皱眉。他这可尊敬的家伙满脸苦相。

“你的信件和发言稿怎么办，尤斯塔斯爵士？”

“我自己处理。”我轻快地说。

“你的私人包箱挂在明天十一点钟的火车上，星期三早晨，”佩吉特继续说，“我已安排好了。布莱尔夫人带女佣吗？”

“布莱尔夫人？”我喘着大气说。

“她说你主动让她上车。”

我说过吗？哦，想起来了。是化装晚会那天晚上。我还催她来呢。但我没想到她会来。她很爽心悦目，但我并不想让她陪我一直去罗德西亚，然后再陪我回来。女人需要如此多的注意，她们有时深谙此道。

“我还请了别人吗？”我神经质地问。一个人为面子有时才这么做。

“布莱尔夫人认为你也请了雷斯上校。”

我咕哝着。

“我一定喝醉了，请雷斯。佩吉特，接受我的建议，让你的黑眼睛警告你，下次别痛饮狂欢了。”

“你知道。我绝对不喝酒，尤斯塔斯爵士。”

“要是发誓戒酒就更明智了，如果你没有那方面的弱点的话。我没再请别人吧，佩吉特？”

“据我所知，没有，尤斯塔斯爵士。”

我松了口气。

“还有贝丁菲尔德小姐，”我若有所思地说，“她想去罗德西亚挖头骨，我很想雇她当我的临时秘书。她告诉过我她会打字，这我知道。”

使我吃惊的是佩吉特强烈反对这个主意。他不喜欢安妮·贝丁菲尔德。自从他鼻青脸肿那天起，一提起她，佩吉特就遏制不住感情。现在佩吉特太神秘了。

就为了烦他，我要雇这姑娘。我以前说过，她的腿很美。

第十八章

(安妮恢复叙述)

我想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见桌山的景象。我很早就起床,上了甲板。我直接走到放救生艇的上层甲板,我认为这玩意儿极其恶心,但我决定在孤独中勇敢面对一切。船正驶向海湾。白云缭绕在山顶和斜坡上,海边就是沉睡中的城市,在金色的朝阳下是那么神奇。

我屏住呼吸,内心深处感到震撼,这种奇特的饥渴、隐痛交织的感情只有在看到特别美的事物时才会出现。我不善于表达这些。但我深知我已找到,即使是转瞬即逝的,我离开汉普斯利小城后一直在寻找的事物。这种新鲜、梦想不到的事物能满足我对浪漫的渴求。

完全宁静,至少我是这种感觉,基尔莫登号缓缓向岸边

靠近。仍如置身梦境，像所有做梦的人，我不能让梦境孤单。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类总急于不丧失机会。

“这就是南非，”我热情地自言自语，“南非，南非，你在看世界。这是世界，你正在观赏它，贝丁菲尔德，想想吧，你这傻瓜。你正在看世界。”

我一直以为放救生艇的上层甲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但我现在看清还有个人靠在栏杆上。此人像我刚才一样沉浸在迅速靠近的城市中。他不转过头来，我也知道他是谁。在宁静的朝阳下，昨夜的一幕似乎是虚幻夸张的。他会怎么想我？想起我说的话，我面红耳赤。我其实不是那意思，是吗？

我坚决把头转向一边，盯着桌山。如果雷伯恩上来独自安静一会儿。至少我没必要打扰他。

但使我惊讶不已的是我听到身后甲板上有轻微的脚步声，然后听见他镇静、怡人的声音。

“贝丁菲尔德小姐。”

“嗯？”

我转过身。

“我想向你道歉。我昨晚行为莽撞。”

“昨晚很特别。”我着急地说。

这句话很含糊，但我只能想起这句话。

“你能原谅我吗？”

我一言不发，伸出手，他握住我的手。

“我还想说件事，”他神色严峻，“贝丁菲尔德小姐，你卷入危险中了。”

“我自找的。”我说。

“不，不是。你不可能知道。我想警告你。别管这件事。这也不关你的事。别让好奇心驱使你管别人的事。别生气。我说的不是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和谁打交道——这些人决不罢休。他们心狠手辣。你已经很危险了——想想昨晚吧。他们觉得你知晓内情。你惟一的机会是劝告他们，是他们弄错了。但仍要提防危险。听着，如果任何时候落人他们手中，要明智些，说实话，这是你惟一的机会。”

“你吓得我全身颤抖，雷伯恩先生，”我当真地说，“你为何不嫌烦来警告我？”

有几分钟他没说话，然后他低声说：

“我可能无能为力，帮不了你了。一旦上岸，我会好的。但我可能不上岸。”

“什么？”我叫道。

“我怕你不是船上惟一知道我是穿棕色西服的人。”

“你要是觉得我——”我着急地说。

他笑着安慰我。

“我不怀疑你，贝丁菲尔德小姐。我要说怀疑过你，那是谎话。不，但船上有个人一直知道。他只要说出来——我就气数已尽。尽管如此，我仍侥幸他没说。”

“为什么？”

“因为他喜欢单枪匹马。当警察逮住我，我对他就不再有用了。我可能自由了！再过一小时就会知道。”

他嘲讽地大笑起来，但我看到他的脸色严峻。如果他和命运打赌，他是个好赌徒。他输了也会笑。

“无论如何，”他轻声说，“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不，”我慢慢地说，“不会这样的。”

“那——再见了。”

“再见。”

他紧握住我的手。有一会儿，他那很明亮很奇特的眼睛似乎在燃烧，要将我融化，然后他猛然转身离去了。我听见甲板上他远去的脚步声。它们发出回声。我觉得我应该永远地听这脚步声。这脚步——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坦率地承认以后两小时不太愉快。直到我站在码头上，办完官老爷们所要的例行手续，我才再次喘过气来。没逮捕人，我觉得这真是老天作美，顿觉特别饥饿。我同苏珊娜一道。不管怎样，我在饭店要同她一起过夜。船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到伊丽莎白港和德班。我们钻进出租车，到了纳尔逊山。

如人仙境，阳光、空气、花朵！当我想起一月的汉普斯利小镇，一定在下雨，泥水到膝盖，我高兴地暗自庆幸。苏珊娜没那么热情。她去过很多地方。此外，在早餐前，她是不会激动的。当我看到一棵巨大的蓝旋花发出一声尖叫时，她严厉地斥责我。

随便提一句，我想在这儿声明，这将不是个讲南非的故事。我保证真不带当地色彩——你知道那种事——每页都有六七个斜体字。我很羡慕，但我不能那样做。在南海群岛，当然，你会马上提到 bêche—de—mer。[1] 我不知道 bêche—de—mer 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

[1] 法语：海参。——译注。

我猜了一二次，都没猜对。在南非，我知道你会立刻谈到stoep[1]——我知道stoep是什么——就是你坐在上面绕着屋子的走廊。我马上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在那儿用过早餐。开始我以为是烂掉的瓜。荷兰女服务员给我启迪，她劝我用瓜汁和糖再试一次。我很高兴见到木瓜树。我总模糊地联想到呼拉舞，尽管我可能错了，但我相信是夏威夷姑娘跳舞用的草裙。不，我想我错了——那叫印花布短围裙。

不管怎样，在离开英国之后，这些事很愉快。我禁不住想我们寒冷的岛屿生活将会变得丰富多彩，如果我们早餐吃腊肉，然后出门穿着工作茄克去买书。

吃完早饭，苏珊娜温和了许多。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紧挨着她的房间，可以俯瞰桌湾。苏珊娜在找一些特别面霜时，我在欣赏景色。她找到后立即涂上，开始能听我说话了。

"你见了尤斯塔斯爵士吗？"我问道，"我们进来时，他走出早餐厅。他吃了点不好的鱼，正向领班抱怨，他往地下扔了个桃子，想看看有多硬——只是桃子没他想的那么硬，碎了。"

苏珊娜笑了。

"尤斯塔斯爵士不喜欢早起，和我一样。安妮，你见到佩吉特了吗？我在走廊见到他。他眼圈青了。他干什么了？"

"他想把我扔进海里。"我冷漠地说。

我这招有效。苏珊娜涂了一半，就要听细节。我如实地告诉她。

---

[1] 南非英语：门廊。——译注。

"越来越神秘了,"她叫道,"我以为我将跟着尤斯塔斯爵士,你同爱德华·奇切斯特牧师一起享乐,但现在我犹豫了。我希望佩吉特别在黑夜把我推下车。"

"我认为你还没被怀疑,苏珊娜。但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我会给克拉伦斯写信。"

"这下提醒了我——给我一张电报单。让我想想,我写什么呢?'涉及一桩惊心动魄的谜案,请立刻给我寄一千英镑。苏珊娜'。"

我从她那儿取过电报单,指出她可以删掉一些冠词,如果她不管礼貌的话,还可将"请"字删掉。然而,苏珊娜在钱上很轻率。不但没接受我的省钱建议,还加上:"我很开心。"

苏珊娜去朋友那儿吃午饭,她的朋友十一点来饭店把她接走了。我留下自己安排时间。我走在饭店下边的路上,越过电车路线,走过一条林荫道,一直来到大街上。我四处游逛观光,欣赏阳光和黑脸的水果商、花贩。我还找到一处卖味道极佳的冰激凌苏打水的地方。最后,我用六便士买了一篮桃子,接着便返回饭店。

使我既吃惊又高兴的是,我发现了一张便条。是博物馆馆长留的。他读到我乘基尔莫登号到达的消息,并获悉我是贝丁菲尔德教授的女儿。他有点认识我父亲,而且很崇拜他。他接着说如果我能在当天下午到他们在梅曾贝赫的别墅和他们一齐喝茶,他妻子会很开心。他给了我路线图。

想起可怜的父亲仍被怀念和敬仰真让人高兴。我预感到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去博物馆应有护卫,但我冒险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件好事——但如果整天那样,早中晚都

有，那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我戴上了我最好的帽子(苏珊娜扔下的帽子之一)，穿上最不起皱的白麻布衣，吃完午饭就出发了。我乘了一辆去梅曾贝赫的快车，半小时后就到了。旅途很好。我们在桌湾山脚下转圈，有些花美极了。我地理知识很少，我从未觉得开普敦在一个半岛上，因而下火车后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再次面对大海。有些人在进行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浴，这儿那儿的随处可见，还有些人拿着短而弯曲的木板，在海浪中漂流。去喝茶为时过早，我去海浴亭中，他们问我是否要个冲浪板。我说："好吧。"冲浪看上去太容易了，其实不然。我说不再继续了，很恼火地把冲浪板丢在一边。然而我决心再试一次，反正我不愿认输。偶然我在板上转了个好弯，出浪后欣喜若狂。冲浪就这样，你不是大骂诅咒，就是怡然自得。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梅德吉别墅。它同农庄和其它别墅分开，单独建在山坡上。我摁了门铃，一个笑容可掬的卡菲尔男孩出来回话。

"拉菲尼夫人在吗？"我问道。

他领我进去，走过走廊，打开一扇门。我正要进去，就犹豫了，忽然间后悔了。我迈过门槛，身后的门关上了。

一个男人从桌子后起身走过来，并伸过手来。

"真高兴我们把你给劝来了，贝丁菲尔德小姐。"他说。

他很高，显然是荷兰人，火红的大胡子。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博物馆馆长。事实上我脑中闪过了上当的念头。

我落入敌人之手了。

第十九章

这使我想起了《帕米拉历险》第二集。难道我不是经常坐在六便士的座位上，吃着两便士的牛奶巧克力，渴望着经历类似的风险！好，他们来得过于激烈了，一点也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有趣。银幕上演员是可以的——你可以舒服地想到肯定有第四集。但现实生活中可完全不能保证女冒险家安娜不在任何一集结束时被突然干掉。

是的，我处境不妙。雷伯恩那天早晨的话清晰地在我耳畔回响。他让我说实话。好吧，我总可以这么做，但有好处吗？首先，他们能相信我的故事吗？他们能相信我的恶作剧仅起因于一张带有樟脑味的纸条吗？连我自己听起来也难以置信。冷静地想了一会儿，我责备自己太傻，渴望起小汉普斯利镇循规蹈矩的宁静生活来。

这一切在脑中很快掠过，比讲故事要快得多。我的第一

本能是后退我门把手。抓我的人狞笑着。

“来了就住下。”他滑稽地说。

我尽力装着不在乎。

“开普敦博物馆馆长请我来的。你要弄错的话——”

“弄错？哦，是的，大错特错！”

他粗哑地大笑起来。

“你有什么权利拘留我？我要报警——”

“嗯——像个小玩具狗。”他大笑着。

我坐在椅子上。

“我只好认为你是个危险的疯子。”我冷冷地说。

“确实？”

“我应告诉你我的朋友完全知道我的下落，我如果晚上不回去，他们会来找我的。你明白吗？”

“你朋友知道你在哪儿，是吗？谁？”

将了这一军，我开始迅速盘算起来。我是否该提尤斯塔斯爵士？他很有名，提起来有分量。但如果他们同佩吉特有联系，就会知道我在撒谎。别冒这份险。

“布莱尔夫人，就提这一个吧，”我轻声说，“和我住在一起的一个朋友。”

“我想不会，”逮我的人说，狡猾地摇着他那黄头，“从今天早晨十一点你就没见她。你接到我们让你午饭时间来的条子。”

他的话显示了我一直被紧紧跟踪，但我不能束手就擒。

“你很聪明，”我说，“可能你听说过电话？布莱尔夫人在我吃完午饭在房间休息时给我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下午

去哪里。”

使我满意的是我看到一种不自在的表情掠过他的脸。显然他忘了苏珊娜给我打电话的可能。我真希望她打了电话！

“够了。”他沙哑地说着站起来。

“你们拿我怎么样？”我问，仍故作镇静。

“把你放到不惹事的地方，以防你的朋友赶到。”

好一会儿，我凉了半截。但他下句话使我松了口气。

“明天你要回答问题，等你回完话，我们才知道如何处置你。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让顽固的小傻瓜开口的方法可不止一种。”

不容乐观，但至少暂缓到明天。这人显然是个执行命令的下级。他的上司是不是佩吉特呢？

他招呼了一声，两个卡菲尔人出来把我带上楼。尽管我挣扎了，还是被五花大绑，手脚捆牢。他们把我带到顶层阁楼上，里面灰尘很多，不像有人住的地方。荷兰人嘲弄地鞠了一躬，关门走了。

我求助无门。尽力挣扎也不能丝毫松绑，嘴被堵了，也叫不出声。如果有人来，我也无法让他知道。听见下面门关上的声音，显然荷兰人走了。

什么也做不了真让人发疯。我挣绳子，但绑得很紧。最后我停止挣扎，不是昏倒就是睡着了。醒来浑身酸痛，天已黑了，我想已经深夜，因为月儿高挂，月光从天空倾泻下来。口塞堵得我几乎窒息。全身麻木和酸痛难忍。

就在这时，我发现墙角有块玻璃碴儿。月光照得它闪闪

发光。看着它,我心生一计。

我手脚动弹不了,但我可以滚。我开始缓慢笨拙地滚起来。真不容易,除了疼得厉害,手臂不能护住脸之外,还不容易掌握方向。

我除了不去想去的地方哪儿都去。然而最后我到了目标处。玻璃碴儿碰到我捆住的双手。

即使这样也不容易。费了好长时间我才将玻璃碴儿靠着墙,来回磨绑我的绳子。这真劳神、漫长,我几乎绝望了,但最后终于割断了手腕上的绳子,之后就是时间上的事了。我使劲搓手,恢复血液循环之后,就去掉口塞。喘上气真舒服不少。

我很快解开了最后一个结,尽管花了很长时间我才站起来,但最后还是站起来了,甩动胳膊以加强血液循环,真想找些东西吃。

我等了一刻钟左右,以确保体力恢复。然后踮着脚尖无声无息地走到门口。正像我希望的那样,门没锁,只是插上了。我打开门向外而窥探。

一片宁静。月光从窗户上照进来,我看清了没铺地毯的楼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下去。仍没声响——我一下去就站在那儿,听见轻轻话语声。我像死人一样站了一会儿。墙上的钟表明已过半夜了。

我很清楚再往下走要冒的风险,但我太好奇了。我警觉地提防着,轻轻下了最后一级楼梯,站在大厅中四周环顾一圈——然后倒吸了口气,一个卡菲尔人坐在大厅门口。他没看见我,我从他的呼吸声很快知道他睡着了。

我是后退还是前进？声音是从我刚来时被领进的房间里发出的。一个声音是我那位荷兰朋友发出的，另一个声音尽管有些熟悉，暂时辨别不出。

最后，我觉得我应该听个水落石出，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冒险，卡菲尔男孩可能会醒。我听得再也不能更清楚了，声音很大，但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我把眼睛贴在钥匙孔上代替耳朵。正像我所猜的，其中一个说话的是大个子荷兰人，另一个人不在我的视线之内。

忽然，他起身给自己取饮料。他的背部是有装卸物的黑衣服。即使他转身之前，我也知道他是谁。

奇切斯特先生！

现在我可以听懂了。

“尽管这样，也危险。假如她的朋友来找她？”

那大个子说着。奇切斯特在回话。他完全不再装牧师的语音。难怪我没听出来呢。

“虚张声势。他们不知道她在哪儿。”

“她很肯定。”

“我敢说我们什么也不用怕。我调查了这件事。不管如何，是上校的命令。我想你不愿违背命令吧？”

荷兰人用荷兰语说了一句。我想是否认的意思。

“那为什么不在她头上来一下？”他吼道，“很容易。船已备好，把她丢海里去。”

“是的，”奇切斯特若有所思地说，“我就该这么做。她知道的太多了，这点是肯定的。但上校喜欢单枪匹马地干——尽管没必要。”他的话似乎使他想起一些使他恼火的事：“他

想从那姑娘那里得到信息。”

他在说“信息”前停顿了一下，荷兰人迅速追问。

“信息？”

“就是这类东西。”

“宝石。”我自言自语。

“现在，”奇切斯特继续说，“给我单据。”

很长时间，我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好像在谈大量的蔬菜，提到日期、价格和许多我不知道的地名。他们又计数又检查地弄了半个小时。

“好，”奇切斯特说，听声音好像他把椅子放回原处，“我把这些带回去让上校看。”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早上十点就行。”

“走之前要看看那姑娘吗？”

“不，上校来之前不许看，这是命令。她好吗？”

“我来吃晚饭时看了一眼。她睡着了，我想。给她吃的吗？”

“饿一饿没坏处。上校明天到。如果她饿了，会更好地回答问题的。上校来之前最好别让人靠近她。把她绑紧了吗？”

荷兰人笑了。

“你认为呢？”

他们俩都笑了。我也无声地笑了。然后，听声音他们似乎要出来了。我赶紧避开。我走得正是时候，我刚上楼，就听见开门声，同时卡非尔人动了一下。他们没想到我从大厅

的门后退走。我明智地回到阁楼，再把绳子围上躺在地上，以防他们过来看我。

然而，他们也没来。过了一小时，我爬下楼梯。但门口的卡菲尔人醒了哼起小曲来。我很想出去，但没办法。

最后，我只好又回到阁楼。那卡菲尔人显然是值夜班的。我耐心地等着，听见早晨准备的声音。那些人在大厅里吃早饭，声音清晰地传上了楼。我完全没主意，怎么才能出去呢？

我劝自己镇静些。一时鲁莽会坏了事。吃完早饭，传来奇切斯特离去的声音。使我松了一大口气，那荷兰人陪他走了。

我屏住呼吸等着，早餐被撤走，屋里的活都已干完了。最后，一切平息下来。我又从关我的房里溜出来，小心地下楼。大厅空无一人，我快如闪电地穿过大厅，开门出去，阳光下我发疯般地跑起来。

一旦到了外边，我开始恢复像常人那样行走。人们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我并不奇怪。我的脸和衣服上沾满了在阁楼上滚时弄上去的灰尘。最后我来到一个车库。我走了进去。

“我出了车祸，”我解释道，“我想要辆立即送我去开普敦的车。我必须赶上去德班的船。”

我没等很久。十分钟后，我朝开普敦方向疾驰。我必须看奇切斯特是否在船上。至于我是否亲自跟去，我还不能决定，但最后我还是决定去。奇切斯特不知道我在梅曾贝赫的别墅见过他。他肯定会给我设置下一步陷井的，但我已有提

防。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就是那个为神秘的上校找钻石的人。

最后，我的计划落空！当我赶到码头，基尔莫登号已经驶出港口。我无法知道奇切斯特在不在上面！

第二十章

我驱车回到旅店。前厅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上楼敲苏珊娜的门。她让我"进来"。当她看清我时,一下扑在我怀里。

"安妮,亲爱的,你去哪儿了?我急死了。你一直在做什么?"

"冒险,"我答道,"帕米娜历险第三集。"

我把故事全告诉了她。我讲完后,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这些事总出在你身上?"她伤心地说,"为什么没人塞住我的嘴,把我的手脚绑住呢?"

"如果他们那么做,你不会喜欢的。"我劝她,"老实说,我没原先那么热衷冒险了。那种事有一点就够了。"

苏珊娜似乎不相信。只要捆绑她并堵住她的嘴一两个小时,她就会改变想法的。苏珊娜喜欢激动、刺激,但她不喜

欢难受。

“我不知道，”我若有所思地说，“你还得去罗德西亚，当然，为了监视佩吉特——”

“你呢？”

这正是我的难处。奇切斯特是真上了基尔莫登号，还是没上呢？他是去了德班，执行他的原计划呢？从他离开梅曾贝赫的时间看，两者都有可能。那样的话，我必须乘火车去德班。我想火车会比船快。此外，如果奇切斯特知道我逃脱后乘火车去了德班，他很容易在伊丽莎白或东伦敦港下船，使我扑个空。

这真棘手啊！

“我们问问去德班的船吧。”我说。

“现在喝早茶还不晚，”苏珊娜说，“我们在前厅喝。”

去德班的火车那天晚上八点十五分开，卖票处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暂时推迟，和苏珊娜一道喝推迟的“十一点茶”。

“如果奇切斯特化装，你能认出他吗？”

我沮丧地摇摇头。

“如果不是你画给我看，我肯定不会在他化装成女服务员时认出他。”

“他是个职业演员，我敢肯定，”苏珊娜沉思着说，“他化装得很逼真。他下船时可能化装成海军或什么别种职业的人，你不会发现的。”

“你真会逗乐。”我说。

正在这时，雷斯上校进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尤斯塔斯爵士在干什么？”苏珊娜问，“我今天没见到他。”

雷斯上校表情很奇特。

“他正忙着处理一些小麻烦事。”

“给我们讲讲。”

“我不能说出格的事。”

“那你为我们编点什么听听也行。”

“好吧，你对著名的穿棕色西服的人和我们一道旅行有何看法？”

“什么？”

我感到我的脸黯淡无光后又复原了。幸运的是雷斯上校没看我。

“这是事实，我觉得。每个港口都在查他，他哄骗佩德勒把他当作秘书带出来！”

“不是佩吉特？”

“不是佩吉特，是管自己叫雷伯恩的家伙。”

“你逮住他了吗？”苏珊娜问。她在桌子底下安慰地捏了我一把。我屏住呼吸等着回答。

“他似乎失踪了。”

“尤斯塔斯爵士怎么看？”

“把它看成命运在作弄他。”

那天晚些时候，有机会听到尤斯塔斯爵士对这事的评价。我们被一个服务员递来的纸条从午睡中惊醒。他非常诚恳地邀请我们陪他在客厅喝茶。

那可怜的家伙真让人同情。他和我们似吐苦衷，苏珊娜

同情地附和着。（她天生就会这种事。）

“首先一个奇怪的女人在我的宅邸里被杀了——只是为了让我恼火，我觉得。为什么非在我的宅邸里？英国有那么多房子，为什么非在米尔宅邸？我哪儿得罪了那女人，非在我的宅邸里被害？”

苏珊娜同情地说了声，尤斯塔斯爵士继续用悲哀的语调说：

“这还不够，那个杀她的家伙真厚颜无耻，敢来做我的秘书。我讨厌秘书，我再也不要秘书了。他们不是暗藏的杀人犯就是街头喝醉斗殴的家伙。你看见佩吉特鼻青脸肿了吗？当然你看到了。我怎么能和一个这样的秘书一起到处转呢？”他的脸色蜡黄，和黑眼睛不相配。

“我不要秘书了——除非有个姑娘。一个长着水汪汪大眼睛的好姑娘，当我恼火时会握住我的手。安妮小姐，你愿当我的秘书吗？”

“我得握多少次你的手？”我笑着问。

“整天。”尤斯塔斯爵士豪爽地说。

“我可打不了那么多字。”我提醒他。

“没关系。工作都是佩吉特的主意。他把我累死了。我希望把他留在开普敦。”

“把他留下？”

“是的，他追踪雷伯恩就很开心了。这类事特别适合佩吉特干。他喜欢耍阴谋。我可是认真地给你这份工作。你来吗？布莱尔夫人在这儿作你的保护人，你会随时有半天休假去挖头骨的。”

“谢谢你，尤斯塔斯爵士，”我慎重地说，“但我想我今晚要去德班。”

“别顽固。记住，在罗德西亚有很多狮子。你会喜欢狮子的。所有女孩子都喜欢。”

“它们会练低扑吗？”我大笑着问，“不，非常感谢你，但我必须去德班。”

尤斯塔斯爵士看着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开门叫佩吉特。

“如果你已睡醒了午觉，我亲爱的，或许能干点事。”

佩吉特出现在门口。他对我们俩点点头，看见我略微惊了一下，用愁苦的语气说：

“尤斯塔斯爵士，整个下午我都在打那份备忘录。”

“现在停下来吧。去贸易委员会办公室，或农业协会，矿业部门这类地方，让他们借给我一个能带到罗德西亚的女人。她必须有水汪汪的大眼睛，并不反对我握她的手。”

“是的，尤斯塔斯爵士，我将要一个称职的速记打字员。”

“佩吉特是个恶毒的家伙，”尤斯塔斯爵士在他秘书离开后说，“我准备打赌他会找厚脸皮的女人来烦我。她必须有好看的脚——我忘了提这一点了。”

我激动地抓住苏珊娜的手，几乎把她拖到房间里去。

“现在，苏珊娜，”我说，“我们要订计划——赶快订出来。佩吉特留下来，你听见了吗？”

“是的。我想这意味着我不应去罗德西亚，真烦人，因为我想去罗德西亚。真烦人。”

"高兴点,"我说,"你去吧。我觉得在最后一刻退出会惹起极大怀疑的。此外,尤斯塔斯爵士会随时召见佩吉特。你能跟着他旅行真不容易。"

"没什么值得夸耀的。"苏珊娜露出酒窝笑了。

"我只好装着热恋他,作为借口。"

"此外,当他到时你在那儿,一切完全简单自然。另外我想我们不应该完全放掉那两个人。"

"哦,安妮,你肯定不会怀疑雷斯上校和尤斯塔斯爵士吧?"

"我怀疑任何人,"我坦率地说,"你如果读过侦探小说的话,苏珊娜,你必须知道总是最不像的人是个坏蛋。许多罪犯都是像尤斯塔斯爵士那样笑嘻嘻的胖人。"

"雷斯上校既不特别胖,也不特别高兴。"

"有时他也是阴郁的瘦子,"我反驳道,"我并不是说我觉得他俩极可疑,但毕竟那女的是在尤斯塔斯爵士的宅邸里被害的——"

"是的,不必再提了。我替你盯着他,安妮,他要是变得更胖或更高兴,我立即给你打电报:'爵士有高度嫌疑。快来。'"

"真的,苏珊娜,"我叫道,"你似乎觉得这是游戏!"

"我知道,"苏珊娜一点不害臊地说,"是这样,这是你的错,安妮。我沉浸在你的冒险情绪中。这似乎不现实。天哪,如果克拉伦斯知道我跑遍非洲追踪危险罪犯,他会昏厥的。"

"那你为何不打电报告诉他?"我挖苦地说。

一提到打电报，苏珊娜的幽默感就完全消失了，她觉得我的建议是真的。

“我可能打，电报会很长。”她说到这里，眼睛一亮，“但我想最好别打。丈夫们总想干涉完全无害的娱乐。”

“好吧，”我说，总结了一下局势，“你盯着尤斯塔斯爵士和雷斯上校——”

“我知道应盯着尤斯塔斯爵士，”苏珊娜插话说，“就因为他的体型和幽默。但我认为怀疑雷斯上校也太离谱了。他是做秘密情报工作的。安妮，我觉得最好信任他，把整个事件都告诉他。”

我坚决反对这不切实际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婚姻造成的恶果。我经常听一个完全聪明的女性用一种固执的语调说：“埃德加说——”自始自终你完全清楚埃德加是个大傻瓜。苏珊娜由于她的婚姻状况，渴望依靠男人。

然而，她答应不向雷斯上校吐露一个字，我们继续订计划。

“很明显我必须留下来监视佩吉特，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必须装着今晚去德班，把行李提下去等等，但实际上我去城里的某个小旅店。我可以稍微改变形象——戴上假发和白花边的面罩。我就会有机会看到佩吉特以为我已不碍事时究竟干什么。”

苏珊娜真心赞同这个计划。我们故意招摇撞骗地再次向订票处问了火车离开的时间，并打点行装。

我们一起在饭店吃了饭。雷斯上校没露面，尤斯塔斯爵士和佩吉特在他们的餐桌上。佩吉特吃了一半就走了，这使

我很恼火，因为我打算和他道别。然而尤斯塔斯爵士肯定也行。我吃完就走到他面前。

“再见，尤斯塔斯爵士，”我说，“我今晚去德班。”

尤斯塔斯爵士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听说了。你不想和我一起去，是吗？”

“我本应喜欢的。”

“好姑娘。你肯定不会变了主意来寻找罗德西亚的狮子？”

“肯定。”

“他一定是个英俊的家伙，”尤斯塔斯爵士愁眉苦脸地说，“我想是在德班的某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把我的好事全给弄砸了。佩吉特过两分钟开车来送你去车站。”

“哦，不用了，谢谢，”我赶紧说，“布莱尔夫人和我已订好出租车了。”

我最不愿和佩吉特这家伙一起走了！尤斯塔斯爵士注意地看着我。

“我想你不喜欢佩吉特。我不怪你。在所有多管闲事的人中，他以牺牲者的姿态，尽全力烦我！”

“他现在做了什么？”我好奇地询问。

“他给我找了个秘书。你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四十岁，戴着夹鼻眼镜，穿着靴子，一派高效率的样子，真烦死我了。一个寻常的厚脸皮女人。”

“她不愿握住你的手吗？”

“我希望别！”尤斯塔斯爵士叫道，“那是最不能让人忍受的事。好，再见吧，水汪汪的眼睛。如果我射杀了一个狮

子，我不会给你皮革的。因为你抛弃了我。”

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我们分手了。苏珊娜在大厅等我。她下来给我送行。

“我们立刻走。”我匆忙地说，招手要出租车。

然后我身后的一个声音使我一惊。

“请原谅，贝丁菲尔德小姐，我正开车出去，我可以把你和布莱尔夫人带到火车站。”

“哦，谢谢你，”我着急地说，“但没必要麻烦你。我——”

“一点不麻烦，我保证。把行李放进去。脚夫。”

我没办法。我要进一步抗议，但苏珊娜微微捏了我一下，催我提防点。

“谢谢你，佩吉特先生。”我冷冰冰地说。

我们都钻进了轿车。当我们快速开进城时，我绞尽脑汁地想找点话说。最后，佩吉特打破了沉默。

“我给尤斯塔斯爵士找了个能干的秘书，”他说，“佩蒂格鲁小姐。”

“他刚才还不十分热心得到她。”我说。

佩吉特冷眼看着我。

“她是个水平高的速记打字员。”他抑制地说道。

我们在车站前停下。他肯定会离开的。我转身伸出手——可是并非如此。

“我来送你走。刚八点，你的火车一刻钟后离站。”

他向脚夫指点方向，我站在那儿毫无办法，不敢看苏珊娜。佩吉特怀疑我了，他决心确认我乘火车离去。我怎么办？

毫无办法。我自己一刻钟后便驶出了车站，佩吉特在站台上向我挥手道别。他熟练地扭转局势。他对我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他居心不良，故作和蔼，使我恶心。开始他试图谋杀我，现在他又来献殷勤！他是否假想那晚在船上我一时没认出他来呢？不，他佯装一副姿态，使我沉默不语，一直耿耿于怀吧。

像绵羊般无助，我在他熟练地指挥下上路。我的行李捆放在我睡觉的车厢——我有两个铺。现在是八点十二分。三分钟后火车将开动。

但佩吉特没料到苏珊娜。

"旅途很热，安妮，"她突然说，"特别是明天到卡罗。你带科隆香水或熏衣草了吗？"

提示很明显。

"哦，天哪，"我叫道，"我把科隆香水忘在饭店梳妆台上了。"

苏珊娜惯于指挥。她并无恶意地转向佩吉特。

"佩吉特先生。快点。你还有时间，车站对面有化妆品店。安妮必须带科隆香水。"

他犹豫起来。但苏珊娜急切的样子使他无可奈何。她是个天生的贵族。他走了。苏珊娜目送他离去。

"快点，安妮，去另一边下去——以防他没真走，从站台那边监视我们。别管行李了。你明天可以打电报。哦，要是火车正点就好了！"

我打开另一边车门爬下去。没人看我。我只能看见苏珊娜站在原处，抬头看着火车，显然从窗口和我谈话。汽笛

叫了，火车开出站台。然后我听见站台上狂跑的脚步声。我退到一个书摊的阴影中偷看。

苏珊娜用手帕朝离去的火车挥完转过身。

“太晚了，佩吉特先生，”她高兴地说，“她走了。那是科隆香水吗？真遗憾我们没早点想起来！”

他俩从我不远处离开车站。佩吉特特别热，他显然一直跑到香水店后返回的。

“我给你要辆出租，布莱尔夫人？”

苏珊娜不失身份。

“好吧。我请你回去吧。斯塔斯爵士有很多事要你做吗？天哪，我希望安妮·贝丁菲尔德明天和我们一道。我不喜欢让一个年轻姑娘独自一人去德班。但她铁了心。肯定有吸引她的缘故，我想——”

他们的话听不见了。聪明的苏珊娜。她救了我。

我等了一两分钟后也离开车站，几乎和一个长相难看，鼻子大得比例失调的男人撞了个满怀。

第二十一章

我现在执行计划毫无阻力了。我在背街处找了个旅店，开了个房间，因为没带行李的缘故，只付了定金，接着躺上床安静地睡了。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床进城买浴袍。我想在十一点去罗德西亚的火车满载着那群人离去之前休息。佩吉特在把他们打发之前也不会耍什么阴谋。于是我乘火车去乡村散步。这相对来说宁静怡人，我很高兴在长途旅行和在梅曾贝赫被监禁之后能舒展腿脚。

一连串琐碎的事：我的鞋带松开了，我停下来系上。正在路转弯处，我正在系鞋带，一个男人差一点撞了我，他说了声对不起，继续往前走。我忽然想起他的面孔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来。时间流逝，我拔脚返回开普敦。

我走的地方有辆有轨电车，我只好快跑，我听见身后有

人追我。我转了个方向，他也跟着改变方向。我立即认出他来。是那个在路上我系鞋带时跑过的人。猛然，我知道为何他的面孔如此熟悉，是昨天在车站上和我撞个满怀的大鼻子小个子男人。

这个巧合真让我吃了一惊。这人是不是有意跟着我？我决心尽快查出。我揿了铃在下一站下车。那人不下车。我退到商店门口的阴暗处观察。他在下一站也下了车朝我的方向走来。

这很明显。我被跟踪了。我高兴得太早了。我是否战胜佩吉特还值得怀疑。我招呼下一辆有轨电车，正如我所料，跟踪我的人也上了车。我苦思冥想起来。

我知道我惹了大麻烦了。马洛的谋杀案不是单个人所犯的孤立案件。我在和一个匪帮作对。多亏雷斯上校向苏珊娜透露的信息以及我在梅曾贝赫偷听的片断，我开始理解这些活动了。有组织的犯罪，由其追随者称之为“上校”的人操纵！我想起在船上听到的只言片语，关于兰德罢工及其原因——相信有秘密组织在煽动。这是上校干的，他手下的人在执行计划。他自己不亲自参与。我总听到这样的传闻，他只指挥组织，动脑筋，不冒风险。但仍有可能他也在现场，在一个看起来清白无嫌疑的位置上操纵。

这就是雷斯上校在基尔莫登城堡号上的含义。他在追捕主犯。这样一假设，一切都对上了。他是秘密特工，前来逮捕上校。

我点点头——我对情况已很清楚。我在事件中是个什么角色？我从何处卷入的？他们追的仅仅是宝石吗？我摇

摇头。尽管钻石很贵重，但丝毫解释不了要把我干掉的疯狂举动。不，我比这还重要。我自己不知道在哪个方面我形成一种威胁和危险！我知道的某个信息，或者是他们认为我知道的某种信息，使他们要不惜任何代价干掉我——这种信息同钻石有关。只有一个人肯定能使我明白这一切——如果他乐意的话！这人是“穿棕色西服的人”——哈里·雷伯恩。他知道故事的另一半。但他已消失在黑暗中，他是个躲避追杀的在逃者。很可能我和他再也见不上面了……

我考虑着眼下的现实。只感情用事，想哈里·雷伯恩于事无补。他一开始就极厌恶我。至少，我又在做梦了！现在问题是怎么办？

我这个自鸣得意的跟踪者，现在成为被追踪的人了。我怕极了！我第一次心惊胆颤。我是阻碍机器正常运行的一粒沙子，那机器会躲开石子抄近道的。哈里·雷伯恩曾一度救了我，我也曾逃过了一次——但我突然觉得形势不妙。我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们在缩小包围圈。如果我继续孤军奋战，我死定了。

我振作精神。毕竟他们能做什么呢？我处在文明城市里——到处都有警察。我今后多加提防，他们不会像在梅曾贝赫那样再次骗住我了。

我想到这里，电车已到了阿德利街。我下了车。不知要干什么，我慢吞吞地在街的左边走，我不管跟踪的人是否在我身后。我知道他在。我走进卡特赖特店，要了两杯咖啡冰激淋苏打水。我津津有味地喝着。冷饮舒适地滑下喉咙。我把第一个空玻璃杯推到一边。

我坐在柜台前的小高凳上。用眼角一扫，我看见跟踪我的那家伙在靠门处不惹眼地坐下。我把第二杯汽水喝完，又要了份深黄色的饮料。我能一口气喝无数的冰激淋汽水。

忽然，门口那人起身出去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如果他要在外面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在外面等呢？我从坐位上滑下来，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我迅速退到阴暗处。那家伙在同佩吉特谈话。

我要是心中有疑团的话，这下就解开了。佩吉特让他的人出去看看情况。他们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秘书沿通往车站的大街走去。显然他下了命令，但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呢？

忽然，我的心跳到嗓子眼。跟踪我的人走到路中间和警察说话。他说得很长，朝卡特赖特商店打手势，显然他在解释什么。我立即看出了名堂，他们指控我是小偷之类的，要拘捕我。对一个犯罪集团来说制造这么个小事件太容易了。诉说清白也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吧？他们考虑周密。很久前，他们指控哈里·雷伯恩抢了德比尔斯钻石，雷伯恩一直也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尽管我敢断定雷伯恩完全清白。面对上校的这种把戏我又有几分把握逃脱呢？

我机械地看着钟，马上又想起另一情形。我看到佩吉特也在看表。正好十一点，这时火车载着那些有影响的能救我的朋友开往罗德西亚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安然无恙的原因，但现在网已替我收紧了。

我匆忙开包付了饮料钱，与此同时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包里面有别人装满钞票的钱包！一定是在我下车时塞

进去的。

我很快束手无策了。我快速离开了卡特赖特商店。那个大鼻子的小个子和警察正在过马路。他们看见我，那小个子拼命指给警察看，我狂跑起来。我断定这警察跑得慢，我应先抢跑。但我毫无头绪。人们盯着我看。我感到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拦住我。

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车站在哪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右边。”

我飞跑起来。跑去赶火车是可以的。我转向车站，但我听见身后脚步声渐渐近了，那个大鼻子小个子跑得很快。我预感到在到站台之前就会被他截住。我看看钟——十一点差一分。如果计划成功，我就逃脱了。

我从阿德利大街进入车站的主要入口。现在我又跑向旁边的入口。在我正对面的是邮局的侧门，邮局的正门在阿德利大街上。

正如我所料，追我的那人不但没跟我进去，反而想等我从正门出来时截我，或者让警察截住我。

不一会儿，我再次过街，进了火车站。我像疯子似的狂跑。正好十一点。长长的列车正要驶出站台，一个脚夫要拦我，但我挣脱开来，跳上踏脚箱，上了两级台阶后，我打开车门。我安全了！火车开走了。

我们在站台末端驶过一个人。我对他招手。“再见，佩吉特先生。”我喊道。

我从未见过如此惊呆的人。他看起来像见到了鬼魂。

在随后的几分钟内，我和列车员发生争执。但我傲慢地说。

“我是尤斯塔斯爵士的秘书，请带我去他的包厢。”

苏珊娜和雷斯上校站在尾部看站台。看见我，他俩都惊叫起来。

“你好，安妮小姐，”雷斯上校喊道，“你从哪儿钻出来的？我以为你去了德班。你这人真难以琢磨！”

苏珊娜一言不发，但她眼里充满了询问。

“我必须向我的上司汇报，”我庄重地说，“他在哪儿？”

“他在办公室——中间车厢——以惊人的速度让可怜的佩蒂格鲁听写呢。”

“这种工作热情真少见。”我评论道。

“嗯，”雷斯上校说，“他想给她足够多的工作，把她拴在车厢打字机旁，使她今天别出来。”

我笑了。然后他俩跟着我去找尤斯塔斯爵士。他正转着圈踱着步，对那可怜的秘书说了一大串话，我现在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新秘书。一个高个子，方形的穿着灰暗的女人，戴着夹鼻眼镜，一看就很利索。我想她跟不上尤斯塔斯爵士，因为她的笔在飞画，而她满脸愁容。

我进了车厢。

“爵士，上来了。”我顽皮地说。

尤斯塔斯爵士停止了一句复杂的关于劳工局势的长句，凝视着我。佩蒂格鲁小姐一定很神经质，尽管极利索，她一下惊跳起来。

“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尤斯塔斯爵士冒出了这么一句，

“那德班的年轻人呢？”

“我偏爱你。”我温柔地说。

“亲爱的，”尤斯塔斯爵士说，“你可以立即握住我的手。”

“哦，是的，”他说，“让我想想，我们说到哪里了？是的，蒂尔曼·鲁斯在讲话——怎么啦？为什么不记下来？”

“我想，”雷斯上校温和地说，“佩蒂格鲁小姐的铅笔断了。”

他取过铅笔削好。尤斯塔斯爵士和我都盯着他看。雷斯上校的语调令我费解。

第二十二章

（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日记摘录）

我倾向于放弃怀旧的念头。相反，我要写一篇题为《我所用的秘书们》的短文。秘书们把我似乎弄垮了。一会儿我没有秘书，另一会儿我又有了太多的秘书。现在，我正和一群女人一起去罗德西亚。雷斯当然同两个最好看的女人在一起，撇下我这个不中用的人。我的遭遇常常是这样——可这是我的私人车厢，毕竟不是雷斯的。

此外安妮·贝丁菲尔德也作为我的临时秘书陪我去罗德西亚。但整个下午她都在瞭望台上和雷斯一起赞叹赫克斯河道的美丽。我确实告诉她主要职责是握我的手。但她甚至连这也不愿做。或者她是怕佩蒂格鲁小姐。如果这样我倒不怪她。佩蒂格鲁小姐没什么魅力——她是个大脚女

人,更像个男人。

安妮·贝丁菲尔德很神秘。她在最后一刻上了火车,气喘吁吁地好像刚跑完比赛——可佩吉特告诉我昨晚送她去了德班!不是佩吉特又喝酒了,就是这姑娘有灵魂。

她从未解释这件事。没人再解释。是的,《我所有的秘书们》第一个是个逍遥法外的杀人犯。第二个是个声名狼藉在意大利捣鬼的酒鬼。第三个是个能同时去两个地方的美丽姑娘,第四个是佩蒂格鲁小姐,我相信,是个伪装的特别危险的流氓!可能是佩吉特在意大利的一个朋友,他用她来欺骗打发我。我不怀疑总有一天世人会发现上了佩吉特的当。总的看来,我认为雷伯恩在这群人中最好,他从不烦我,或碍我的事。佩吉特无礼地把文具箱放进我屋里。没人不会被绊倒的。

我刚去了瞭望平台,期望着我的出现能引起他们的喝彩欢呼。两个女人都入迷地听雷斯讲旅行故事。我应给这节车厢贴上标签——不是"尤斯塔斯·佩德勒及随行人员,"而是"雷斯上校和女仆们。"

后来,布莱尔夫人需要拍愚蠢的照片了。每次我们都要经过一个特别可怕的弯曲地带,因为火车在越爬越高,这时她就要拍火车头的照片。

"你看见了吗?"她兴高采烈地叫道,"如果你能从尾部拍到火车前部,那火车一定在拐弯,加上山区地势,看起来很险峻。"

我向她指出没人能知道照片是从火车尾部拍的。她懊悔地看着我。

“我在下面写上。从火车上拍摄，机车转弯。”

“任何拍火车的照片都可带这样的字。”我说。女人从来也想不出这么简单的事。

“我很高兴我们在白天上来了，”安妮·贝丁菲尔德叫道，“我如果昨晚去了德班，就看不到这景色了，是吗？”

“不，”雷斯上校笑着说，“你明早醒来，发现你在卡罗，那是热浪熏天、尘土飞扬的荒漠戈壁。”

“我很高兴我改了主意。”安妮满意地叹了口气，四处张望着说。

群山环绕，风景如画。我们转过崎岖的山路，艰难而稳当地上山。

“这是白天去罗德西亚最好的火车吗？”安妮·贝丁菲尔德问。

“白天？”雷斯笑道，“我亲爱的安妮小姐，每周只有三班车。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六。你知道到下星期六你还到不了瀑布呢？”

“到那时我们相当熟了！”布莱尔夫人恶毒地说，“尤斯塔斯爵士，你要在瀑布玩多长时间？”

“到时候看。”我小心地说。

“看什么？”

“看约翰内斯堡情况怎么样。我原计划在瀑布停留一两天。我从未见过瀑布，尽管这已是我第三次来非洲了——然后我去约翰内斯堡看看兰德高地的局势。你知道在家里我是南非政治的权威。但据我听来的消息，一周后去约翰内斯堡将不是好事。我不想在革命运动中去研究局势。”

雷斯傲慢地笑了。

“我认为你害怕得言过其实了，尤斯塔斯爵士。在约翰内斯堡没有危险。”

女人们马上以“你是个大英雄”的目光看着他。这使我恼羞成怒。我同雷斯一样勇敢——但我没他那种形象。高个子、瘦长、棕色皮肤的男人能以其独有的方式获取敬佩。

“我想你要去那里。”我冷淡地说。

“很可能我们一起旅行。”

“我不敢确定不在瀑布停留一会儿。”我不肯定地答道。雷斯为何替我去约翰内斯堡着急？我想他盯上安妮了。

“你有什么计划，安妮小姐？”

“看情况。”她学我那样假正经地说。

“我认为你是我的秘书。”我反驳道。

“哦，我被冷落了。你整个下午都在握佩蒂格鲁小姐的手。”

“不管做了什么，我发誓我没干那事。”我向她保证。

星期四晚上

我们刚离开金伯利。她们让雷斯再讲钻石失窃故事。这些女人为何对钻石如此感兴趣？

最后安妮·贝丁菲尔德揭下了她的面纱。她似乎是某报社记者。她今天早晨从德阿尔发了很长的电报。从她在布莱尔夫人舱内整夜闲聊可以断定她在大声朗读她今后几年要写的特别文章。

她似乎一直在追踪“穿棕色西服的人”。她显然在基尔

莫登号上没找到——事实上，她没机会找到，但她现在忙于往家里发电报："我如何同杀人犯一起旅行。"并撰写极富想象力的"他对我说了什么"之类的故事。我知道这类事情。我自己也在我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当然在佩吉特的允许下。当然，纳斯比高效率的一个手下会更夸耀细节，当文章在《预算日报》上登出时，雷伯恩自己也看不懂了。

然而，这姑娘很精明。她独自一人查出了在我宅邸里被害女人的身份。她是个叫纳迪娜的俄国舞蹈家。我问安妮·贝丁菲尔德她是否敢肯定这一点。她说只是判断——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样子。然而，我想她打电报给纳斯比说这是个事实。女人有这样的直觉——我不怀疑安妮·贝丁菲尔德完全正确——但是称之为判断纯属荒唐。

她怎么成为《预算日报》记者，我很难想象。但她属于做这类事的姑娘。你无法挡住她。她连哄带骗，十分执著。你瞧她是如何进入我的私人车厢的！

我开始糊涂了。雷斯说警察怀疑雷伯恩要去罗德西亚。他可能刚从星期一的火车下车。他们在沿线都打了电报，我想，但没见踪迹，但这说明不了什么。他是个精明人，很了解非洲。他有可能装成一个年迈的卡菲尔妇女——头脑简单的警察仍在找一个英俊带疤的年轻男子，身穿欧式服装。他总不会把疤弄掉吧。

反正安妮·贝丁菲尔德在追踪。她想要亲自找到他，为个人在《预算日服》赢得声誉。现在的年轻女人很像冷血动物。我向她暗示这不是女人干的事。她嘲笑我。她使我确信娘抓住他就发财了。雷斯也不太喜欢，我能看得出来。可

能雷伯恩就在这辆火车上。如果真的，我们都有可能在床上被害。我这样对布莱尔夫人说——可她似乎喜欢这样，并说如果我被谋杀，安妮将得到独家新闻。安妮的独家新闻，确实！

明天我们将穿过贝专纳。尘土飞扬的地方，此外每站都有卡菲尔小孩上来卖他们自己雕刻的木头动物、玉蜀、黍碗和篮子。我怕布莱尔夫人会变成杀人狂。我觉得这些玩具的原始魅力会吸引她。

星期五晚上。

正像我害怕的那样，布莱尔夫人和安妮买了四十九个木头动物！

第二十三章

（安妮继续叙述）

我完全喜欢去罗德西亚的旅行。每天都有新鲜、令人激动的事情。首先是赫克斯河道的景色，然后是卡鲁荒凉的壮美，最后是贝专纳的极妙延伸，以及当地人卖的精美玩具。苏珊娜和我几乎对每站都流连忘返——如果你能管他们叫站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好像火车想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只要一停下，在空旷的开阔地堆放物品的一群当地人就拿着玉蜀黍、甘蔗、毛皮毯、刻功精湛的木头动物过来兜售。苏珊娜很快开始收集木头动物。我也仿效她——大部分都卖三便士，形态各异，有长颈鹿、老虎、蛇、大羚羊和小黑骑士。我们开心极了。

尤斯塔斯爵士想约束我们——但徒劳无益。我至今认

为我们没被留在铁路沿线某个绿洲是个奇迹。南非的火车并不吼叫出令人振奋的声响驶出车站。它们只是安静地滑行，你从讨价还价的地方抬头，然后拼命追赶。

可以想象出苏珊娜在看见我从开普敦爬上火车时的惊愕。我们在头天晚上就详尽地研究了一下形势，我们谈到半夜。

我很清楚必须既有防卫措施又有攻击性措施。同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及其随从旅行，我相对安全。他和雷斯上校都是强壮有力的卫士，我想我的敌人是不想捅马蜂窝的。此外，只要我在尤斯塔斯爵士身边，我总和佩吉特有所联系——佩吉特是秘案的中心人物。我问苏珊娜佩吉特是不是那个神秘的“上校”。他那从属的地位和判断不相符。但我有好几次发现尤斯塔斯爵士尽管有贵族派头，也受他秘书的影响。他很易相处，一个精明的秘书能左右他。而相对平凡的身份事实上对佩吉特有用，因为他急于脱离众人的注意。

然而，苏珊娜拼命反对这个想法。她不相信佩吉特是个头领。真的头领——“上校”——在某处，可能在我们到达时已在非洲。

我同意她的观点有道理，但我并不完全满意。在每一次可疑的情况下，佩吉特总以指挥天才的面貌出现。他性格中确实缺乏那种惯犯所具有的信心和决策力，但据雷斯上校所说，这个神秘的领袖只提供想法，而有创造力的天才常和虚弱、胆小的体格相伴。

“这是教授女儿的话。”当我争论到此，苏珊娜插嘴说。

“确实，另一方面，佩吉特可能是大维齐尔这样的高官。”我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希望知道尤斯塔斯爵士是怎样挣钱的！”

“又怀疑他了？”

“苏珊娜，我已到了禁不住怀疑人的地步！我并不真怀疑他——但他毕竟是佩吉特的上司和雇主，他确实是米尔宅邸的拥有者。”

“我总听说他挣钱的办法不急于公诸于众，”苏珊娜沉思道，“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可能是卖平头铁钉或生发剂吧！”

我沮丧地表示同意。

“我假定，”苏珊娜怀疑地说，“我们全都错了？完全误人歧途，我是说断定佩吉特参与本案是不是错了？假如他是个正人君子呢？”

我想了一两分钟，然后摇摇头。

“我不信。”

“他可以从他角度解释一切。”

“是的，但理由不充分。例如，那晚在基尔莫登号上他企图将我扔进大海。他说他跟着雷伯恩上了甲板，雷伯恩转身将他击倒。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假的。”

“不，”苏珊娜不情愿地说，“可我们只道听途说，听了尤斯塔斯爵士的一面之辞。如果我们听佩吉特亲口解释，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你知道人们转述故事时会出差错的。”

我又琢磨了一会儿。

“不”我最后说，“我看不是，佩吉特有罪，你不能忽视他

企图把我扔进大海的事实，其它的事也符合。你为什么死抱着你的新观点不放？”

“由于他的脸。”

“他的脸？但——”

“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是张阴险的脸。只是没长着一张阴险面孔的人反倒能真阴险。那可能是大自然开的大玩笑了。”

我不太相信苏珊娜的话。在过去的年代里，我知道很多关于自然的事。如果她有幽默感的话，她没显露出来。苏珊娜正是那种将自然融人自我特征的人。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目前的计划。很明显我必须有某种身份。我不能继续永远躲过盘问。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在我手中，尽管我一时没想出。《预算日报》！无论我沉默还是说话都不再影响哈里·雷伯恩。他被当成“穿棕色西服的人”，这不是我的错。我可以故作反对他来帮助他。上校及其同伙一定不会怀疑我和他们所选的马洛谋杀案替罪羊之间存在友情。据我所知，那被害的女人依然身份不明。我可以给纳斯比勋爵打电报，说她就是在巴黎称雄一时的著名俄国舞蹈家纳迪娜。我似乎很难相信她到现在还身份不明——但当我以后知道了更多关于这个案子的情况后，我才知道这是自然的事。

纳迪娜在巴黎红极一时期间从未到过英国。对伦敦观众来说，她是陌生的。报纸刊登的马洛被害者的照片模糊不清，难怪没人认出她来。此外，纳迪娜来英国没让任何人知道。谋杀案发生后的那天，据说她的经纪人接到纳迪娜的一

封信。信上说她有私人急事回俄国，让经纪人尽可能完美地处理她的毁约。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经苏珊娜同意，我从德阿尔发了一份长电报。电报到的正是时候，引起了轰动。(这当然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预算日报》靠硬性新闻引起轰动。经查证，我的猜测是对的。《预算日报》登出独家新闻"本报特约记者验明马洛谋杀案被害者身份"等等。"我们的记者同杀人犯穿棕色西服的人一起旅行。他真人是什么样?"

我把主要事实当然打电报送交南非报纸，但我很晚才读上我冗长的文章!在布拉瓦约，我接到电报认可和详细指示。我成了《预算日报》的雇员，并从纳斯比勋爵那儿得来只言片语的祝贺。我定要查出凶手，我，只有我，才知道凶手不是哈里·雷伯恩!但让世人觉得就是他吧——目前最好这样。

第二十四章

我们于星斯六早晨到达布拉瓦约。在那里我很失望，天气炎热，我也不喜欢那里的旅馆。此外，关于尤斯塔斯爵士，我只能说他愠怒。我想是我们的木头动物惹恼了他——特别是那个大长颈鹿。这是个庞然大物，几乎长得不可能的脖子，温顺的眼睛，拖下的尾巴。它既有个性又有魅力。究竟它是属于我还是苏珊娜引起了争论。我俩各花了三便士买的。苏珊娜做出长者和已婚女人的姿态居高临下，我坚持是我首先发现了它的美。

同时，我必须承认，它占据了我们大量的三维空间。带着四十九个木头动物，全都是奇形怪状，全都是易碎品，这可真成问题。两个脚夫每人装满了一堆木头动物——其中一个脚夫很快就弄掉了一组迷人的鸵鸟，把头打烂了。吃了这一警告，苏珊娜和我尽量自己多带些，雷斯上校也帮忙，

我将大长颈鹿塞进尤斯塔斯爵士怀里。就连不出差错的佩蒂格鲁小姐也未逃脱，她拿了一个大河马和两个黑骑士。我觉得佩蒂格鲁小姐不喜欢我。她可能认为我是个胆大妄为的荡妇。总之，她尽可能躲着我。可笑的是她的面孔我隐约感到熟悉，尽管我不能确认。

早晨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休息。下午我们要驱车去马托波斯看罗兹[①] 的墓。这就是说，我们本该这样做，但在最后一刻，尤斯塔斯爵士退出了。他和我们到达开普敦那天脾气一样坏。当时他曾把桃子扔在地上摔碎了！显然，一大早就到达某地令他生气。他诅咒脚夫，诅咒早餐侍者，诅咒整个饭店管理。他无疑想诅咒佩蒂格鲁小姐，只见她拿着本子和铅笔乱转。但我想即使尤斯塔斯爵士也不敢骂佩蒂格鲁小姐。我很及时地保住了我们的长颈鹿。我觉得尤斯塔斯爵士想把它扔到地上。

回到我们的远足上来吧，尤斯塔斯爵士退出后，佩蒂格鲁小姐说她留下，以防爵士要用她。最后一刻，苏珊娜说她头疼。所以雷斯上校和我驱车前往。

他是个古怪的人，在一群人中看不出他的怪异。但当你和他单独在一起时，你会感到他个性强得逼人。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沉默包含着比言语更多的信息。

就这样，那天我们驱车通过矮灌木丛前往马托波斯。一切都静得出奇——除了轿车，我想这一定是人类制造的第

① 罗兹(1853—1902)，英国殖民者，开普顿殖民地总理，以开采钻石和金矿致富。成立德比尔斯采矿公司和英国南非公司。——译注。

一辆福特车!汽车里的软座已成破布条,尽管我对发动机一无所知,但我猜得出车内部不应该是那样。

逐渐地乡村的路况变了,出现了大卵石,堆成奇形怪状。我感到猛然回到了原始时代。一刹那尼安德特人对我来说和对我父亲一样逼真。我转向雷斯上校。

"一定曾有巨人,"我梦想道,"他们的孩子和今天的孩子一样——满手抓着碎石块,堆成堆,再推倒。他们越能聪明地放平石块,他们就越高兴。如果让我给这地方命名,我就叫它'巨人儿童乡村。'

"可能你的评论已超出你的知识范围,"雷斯上校严肃地说,"简单、原始、广大——这就是非洲。"

我赞赏地点点头。

"你爱非洲,是吗?"我问道。

"是的。但要在这儿长期居住——这很残酷,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

"是的。"我说,想起哈里·雷伯恩。他就是那样。"但对弱小的并不残酷?"

"什么是弱小的,什么不是弱小的,在这方面分歧很大。"

他语调极严肃,使我吃了一惊。我觉得对身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

"我指的是孩子和狗。"

"我真的能够说我自己从未对孩子和狗残忍过。那么你不管女人叫弱小的事物了?"

我想了想。

“不，我想不是——尽管现在是。我想也就现在是。但父亲说开始时男人和女人共同闯世界，像狮虎般地力量相当。”

“长颈鹿呢？”雷斯上校腼腆地说。

我大笑起来。人人都拿长颈鹿取笑。

“长颈鹿。开始的人类是游牧的。直到作为社区定居后，男女分工，女人才变弱的。当然，内在因素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感觉是一样的——这就是女人崇拜男人力气的缘故；这是她们曾有过又丢失了的东西。”

“事实上，几乎是祖先崇拜吧？”

“差不多。”

“你真认为这是真的吗？我的意思是女人崇拜力量？”

“我认为这千真万确——如果坦诚的话。你认为你遵循道德，但当你恋爱时，你回返原始，体力外貌决定一切。我并不认为这是目的；如果生活在原始状态，这是可以的，但你不在原始社会——所以最终其它因素占了上风。是那些貌似被征服的东西取胜，是吗？他们以惟一决定的方式获胜。正如《圣经》所说，失去生命，重新找回。”

“最后，”雷斯上校沉思道，“又步入爱河——然后你步出爱河，你是这意思吗？”

“不完全，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那么说。”

“但我想你没失恋过，安妮小姐？”

“没有。”我坦白地承认。

“坠入爱河呢？”

我不答话。

车在目的地停下，谈话告一段落。我们下车，缓缓往上爬，欣赏世界景色。并不是第一次，我感到雷斯上校作伴不太舒服。他深不可测的黑眼睛里暗藏着种种想法。他有点使我害怕。他总能吓着我。我从不知道站在他哪边合适。

我们在沉默着爬到罗兹葬身之处，大石块是墓地的卫士。这是个奇特阴森、荒无人烟的地方，永恒地讴歌着这崎岖而怪异的美。

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然后再下去，但这回绕了道。有时很难行走，有一次我们来到了陡峭岩石边。

雷斯上校先走，然后转身来帮我。

“最好把你举起来。”他忽然说，迅速将我举起。

他把我放下时，我感到了他的力量。他是个铁人，肌肉绷紧得像钢铁一样。我再次感到害怕，特别是当他没把我放到一边，而是直接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时。

“安妮·贝丁菲尔德，你在这儿真实意图是什么？”他忽然问。

“我是个看世界的吉卜赛人。”

“确实。报社记者只是个条件。你不具备记者的气质。你自行出来闯荡人生，但这并不是全部。”

他想让我告诉他什么？我害怕极了。我查看他的脸。我的眼睛不能像他的那样保密，但可以和对手宣战。

“你到这儿的真实企图是什么，雷斯上校？”我故意问道。

我一度认为他要回答。显然，他大吃一惊。最后，他开口说话了，语气中带有苦涩的乐趣。

“追寻理想，”他说，“就这，追求理想。你记得，贝丁菲尔德小姐，‘此罪使天使堕落’等。”

“他们说，”我慢慢地说，“你的确和政府有联系——你是搞秘密情报的。这是真的吗？”

是我做梦，还是他犹豫片刻？他说道：

“我向你，贝丁菲尔德小姐，担保，我是完全作为私人出来找乐的。”

后来想起这话，我觉得一点也不算什么理想。或许他就想这样。

我们在沉默中回到车内。在回布拉瓦约的途中，我们在路边原始建筑内喝茶。业主在花园锄地，似乎被打扰后很恼火。但他大度地答应为我们做点事。过了很久，他端上发霉的蛋糕和温热的茶水。然后又消失在花园里。

他一走，我们被猫包围了，六只猫一齐叫，震耳欲聋。我让猫吃点蛋糕。猫贪婪地吞食着。我把牛奶倒人茶盘中，猫争抢着去喝。

“哦，”我义愤地叫道，“猫快饿死了！真可恶。请再要点牛奶和蛋糕。”

雷斯上校默默无语地去照我的话去做。猫又叫起来。他带回一大瓶牛奶，猫全喝了。

我打定主意起身。

“我把这些猫带回去——不让它们留在这儿。”

“我亲爱的孩子，别说傻话了。你不可能带上六只猫和五十个木头动物的。”

“别管水头动物。这些猫是活物。我要把它们带回去。”

“你不能。”我憎恨地看着他，但他继续说，“你认为我残忍——但人生不能对这种事多愁善感。出头露面没什么好处——我不让你带走。这是个原始落后的乡村，我比你强壮。”

我斗败时总能认输。我满眼泪水地回到车里。

“可能只有今天它们缺吃的，”他安慰地解释道，“那人的妻子去布拉瓦约办货了。以后就好了。总之，你知道，世界上到处是要饿死的猫。”

“别——别。”我恶狠狠地说。

“我教你认清现实生活。我教你强硬、无情——像我这样。这是力量的秘密所在——是成功的秘密所在。”

“我宁死也不愿强硬。”我充满激情地说。

我们钻进车出发了。我慢慢缓过来。忽然，使我大吃一惊，他握住了我的手。

“安妮，”他温和地说，“我需要你。你愿嫁给我吗？”

我完全不知所措。

“哦，不，”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没从那方面想过你。我从未那样想过你。”

“我知道了，那就是惟一的理由吗？”

我必须诚实。我欠他的情。

“不，”我说，“不是。你瞧——我——思念别人。”

“我明白了，”他又说，“从一开始我第一次在基尔莫登号上见到你就是这样？”

“不，”我轻声说，“从那之后。”

“我明白了。”他第三次说，但这次他语声有意地清脆作响，使我转头看着他。他的脸色从未那么阴沉过。

“你是什么意思？”我颤抖着说。

他看着我，不可思议地霸道地说：

“那我知道现在我要做什么了。”

他的话使我全身打了个寒颤。话中有我不理解的决心——我怕极了。

直到我们返回饭店，我俩没再说什么。我直接去找苏珊娜，她躺在床上读书，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头疼。”

“这儿放着最好的醋栗，”她说，“圆滑年长的女伴的别名。亲爱的安妮，怎么了？”

她发现我泪如泉涌。

我给她讲了猫的事——我觉得应告诉她雷斯上校的事。但苏珊娜很精。我想她看出还有别的事。

“你没感冒吧。安妮？这么热的天真不可思议，你不住打抖。”

“没什么，”我说，“神经质——有人在我的坟上走。我预感要发生可怕的事。”

“别傻，”苏珊娜说，语气很坚定，“我们谈点有趣的事吧。安妮，关于钻石——”

“钻石怎么了？”

“我觉得放在我这儿不安全。过去行，没人会想起在我的行李中。但现在我们是众所周知的朋友，也会怀疑我的。”

“没人知道在一卷胶卷里，”我辩解道，“这是个绝妙的藏钻石的地方，我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地方了。”

她满脸疑惑地同意了，但说到了瀑布再作计议。

我们的火车九点走了。尤斯塔斯爵士的脾气仍很糟，佩蒂格鲁小姐看上去斗败了。雷斯上校还是那样。我觉得回来时路上的话是我在梦中听到的。

我在硬席上睡得很死，做着难说的可怕的梦。我睡醒时头很疼，就到瞭望平台上去了。到处是清新可爱、爽心悦目、蜿蜒起伏、森林覆盖的山峰。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深爱这片土地。我希望在灌木中某处有个小屋，永远永远地住在那儿……

在两点半之前，雷斯上校从办公室叫我出来，指着花束状在灌木丛一角盘旋的白雾。

"瀑布的水花，"他说，"我们快到了。"

经过愁苦的一夜之后，我仍笼罩在一种梦幻般的兴高采烈中。很奇特地埋在我心中的是一种我回到家的感觉……家！我从未来过这里——我在做梦吗？

我们下车后步行去饭店。这是一幢用防蚊网裹着的建筑。没有路，也没有房屋。我们从门廊走出，我大喘了一口气，半英里之外面对着我们的正是瀑布。我从未见过也将再也见不到如此壮观美丽的景色了。

"安妮，你疯了，"苏珊娜在我们坐下吃午饭时说，"我从未见过你像现在这样。"

她奇怪地盯着我。

"是吗？"我大笑起来，但觉得我笑得极不自然，"只是我太喜欢了。"

"比这还有过之。"

她眉头一皱——惊恐的样子。

是的，我很幸福，但除此之外，我有种奇异的感觉，我在等待着什么一定要发生的事。我又激动又不安。

喝完茶我们去散步，上了由满脸笑容的黑人推着的手推车，沿着轨道来到桥边。

景色壮观，水流沿着大峡谷泻下。白雾般笼罩的水流在我们面前不时分开，短短一分钟内显示了水的特征，似不可解开的秘密再次合上。我心中认为这就是瀑布的迷人之处——它们有琢磨不定的特征。你总认为你要见到——而你永远也见不到。

我们过了桥，沿着两边由白石头标出的路缓缓前行，直到了峡谷的边缘。最后，我们到了一片开阔地，左边有条通往峡谷的路。

"棕榈树溪谷，"雷斯上校解释道，"我们下去吗？还是留着明天再下去？要费些时间的，再爬上来也很累。"

"明天再说吧。"尤斯塔斯爵士作了决定。他一点也不喜欢繁重的体育锻炼，这点我注意到了。

他领头往回走。我们正走着，遇上了一个大步行走的当地人，他身后跟着一个似乎把所有家什都顶在头上的女人，其中包括一口锅。

"每当我想要用相机时，总是没带。"苏珊娜嘟哝着。

"这种机会经常有，布莱尔夫人，"雷斯上校说，"所以别太难受。"

我们又回到了桥上。

"我们进奇幻森林吗？"他继续说道，"你们怕打湿衣服

吗?”

苏珊娜和我陪着他。尤斯塔斯爵士回饭店去了。我对奇幻森林很失望。根本没有彩虹,我们浑身全湿透了,但不时我们能看见对面的瀑布,才知道瀑布可真大。哦,亲爱的瀑布,我是多么崇拜你,多么爱你啊！我将永远如此！

我们回饭店正好有时间换衣服吃晚饭。尤斯塔斯爵士似乎真的厌恶雷斯上校了。苏珊娜和我温存地企图使他振作起来,但收获不大。

吃完饭,他回到客厅,并带着佩蒂格鲁小姐。苏珊娜和我同雷斯上校谈了一会儿,然后她打了个大哈欠宣布她要去睡了。我不想独自和他在一起,所以也上楼回屋了。

但我太激动,一时睡不着。我连衣服也没有脱。我躺靠在椅子上,尽情幻想。并一直觉得有什么事在迫近……

有敲门声,我惊起来去开门。一个黑人小孩塞进一张纸条,是我不认识的笔迹写的。我拿了纸条,走回去。握着纸条,我站了一会儿。最后我打开它。内容很简短!

> 我必须见你。我不敢来饭店。你来棕榈溪谷的开阔地如何?为纪念十七号舱,请来吧。你所认识的哈里·雷伯恩。

我的心几乎要停止跳动了。他就在这里!哦,我早就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觉得他在靠近我。我不知不觉地到了他撤退的地方。

我头上戴了一块头巾,偷偷走到门口。我必须谨慎。他

被追捕，因而不能让人看见我同他会面。我偷偷进了苏珊娜的房间。她睡死了，我能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

尤斯塔斯爵士呢？我在他客厅外停了一会儿，他在让佩蒂格鲁小姐做记录呢，我能听到她乏味地重复："我所以斗胆建议，为解决有色劳工问题——"她停下让他继续，我听见他发脾气了。

我继续向前。雷斯上校屋里空着。我在前厅也没见到他。我最怕的就是他！然而，我不能耽搁了，我迅速溜出饭店，朝通往桥边的小路走去。

我过了桥，在阴暗处等着。如果有人跟踪，我能见他过桥的。但过了几分钟，没有人过来。没人跟踪我。我转身向开阔地走去。我走了六步左右，停下了。身后哗哗作响。不可能是有人从饭店跟过来的，而是潜伏在此的人。

我本能地确定我的生命受到威胁。同我在基尔莫登号上那晚的感觉一样——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

我敏锐地从肩膀边看去。一片沉寂。我继续走了一两步。又听见身后哗哗作响。再往前走，我又从肩膀上回头察看。黑暗处有个男人的影子。他知道我看见他了，就蹿了出来。

漆黑一片，我看不出他是谁，只知道他很高，是个欧洲人，不是当地人。我狂奔逃命。我加快脚步，眼睛盯着白石头路标，因为那晚没有月光。

忽然，我的脚踏空了。我听见身后的人大声恶毒地笑着。笑声在我耳际回响，我一头栽进了毁灭的深渊。

第二十五章

我慢慢痛苦地醒过来，只觉得头疼。当我试着抬起左臂时，钻心地疼。一切好像是不真实的梦境。噩梦又浮现在眼前，我觉得在下跌、下跌。有一次哈里·雷伯恩的面孔从迷雾中显露。我几乎认为是真的。然后又飘然离去，嘲弄着我。还有一次，我记得有人把一杯水放在我的唇边，我喝了。一张黑脸冲着我笑——是魔鬼的脸，我想着叫了起来。然后又做梦了——长长的烦人的梦中，我徒劳地追逐着哈里·雷伯恩，让他提防——提防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但有危险——很大的危险——我独自就能救他。然后又是漆黑一片，仁慈的黑暗和熟睡。

最后我再次醒来，噩梦已尽。我记起了一切：我匆忙从饭店出来见哈里，黑暗中的男人以及最后可怕的摔倒……

我没死，真是奇迹。我遍体鳞伤、体力虚弱，但还活着。

但我在哪儿？我困难地抬头环顾四周。我在一间粗糙的木墙小屋中。上面挂着兽皮和许多象牙。我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上面铺着兽皮，我的左手打着绷带，僵硬而难受。最初我以为只有我一人，然后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我和灯之间，他的头转向窗户一侧。他静坐着，像个木雕。他的黑平头我很熟悉，但我不敢尽情狂想。忽然，他扭过头，我屏住呼吸，是哈里·雷伯恩，活生生的哈里·雷伯恩。

他起身走过来。

"好些了吗？"他有点不自在地说。

我答不出话来，泪水涌出。我仍很虚弱，但我一把握住他的双手。我宁愿这样死去，他站在那儿俯视着我，眼里出现了新的异彩。

"别哭，安妮。请别哭。你现在安全了。没人能伤害你。"

他去取了一个杯子递给我。

"喝点牛奶。"

我服从地喝了。他用哄孩子的语调继续说：

"现在别再问了。睡吧，你逐渐会强壮的。如果你喜欢，我会离开的。"

"不，"我急切地说，"不，不。"

"那我就留下。"

他拿了个小凳子，坐在那里。他握着我的手。受到抚慰，我再次睡着了。

那时一定是晚上，当我再醒来时，太阳已高高升起。我独自一人在小屋里，当我翻身时，一个年迈的当地女人跑进来。她丑陋可怕，但她笑着劝慰我。她端进一脸盆水，帮我

洗脸和手。然后又端上一大碗汤，我一口气全喝光了！我问了她几个问题，但她只笑着点点头，并用粗嗓音语音应付，所以我料定她不会说英语。

突然，她站起来，毕恭毕敬地退到一边，哈里·雷伯恩走了进来。他点头让她出去，剩下我们俩。他对我笑着说：

“今天真好多了！”

“是的。确实，但仍很震惊。我在哪儿？”

“你在赞比西河离瀑布四英里的的一个小岛上。”

“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在这里吗？”

他摇了摇头。

“我得给他们捎个话。”

“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要是我，就等身体好一点再做。”

“为什么？”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继续说：

“我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他的回答使我惊异。

“差不多一个月了。”

“哦，”我叫了起来，“我得给苏珊娜捎个语，她一定担心死了。”

“苏珊娜是谁？”

“就是布莱尔夫人，我当时跟她和尤斯塔斯爵士，还有雷斯上校一起待在旅馆，你知道的，是吧？”

他摇了摇头。

“我什么也不知道。找到你时，你挂在树叉上昏迷不醒，

手臂严重摔伤。”

“在哪棵树？”

“沟谷中的树，如果不是你衣服挂在树枝上，你肯定被摔成碎片了。”

我颤抖了一下。然后猛然回想起来。

“你说你不知道我在那里。那条子是怎么回事？”

“什么条子？”

“你给我的条子，让我在空地上见你。”

他盯着我。

“我没给你条子。”

我满脸通红，幸好他似乎没注意。

“你怎么能如此及时地赶到现场？”我故作冷淡地说，“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住在这儿。”他简单地答道。

“在这岛上？”

“是的，战后我来到这儿。有时我用船带饭店的旅游团出去，但我花费很少，因而我随心所欲。”

“你独自一人住在这儿？”

“我不怀念社会，我老实告诉你。”他冷淡地说。

“我抱歉刺伤了你，”我反驳道，“但我对此无可奉告。”

使我惊讶的是他目光闪烁。

“不管怎样，我把你像一口袋煤一样扛在肩上，直到小船上。像石器时代的原始人。”

“这样做有什么特殊原因呢？”我插嘴说。

他这下脸红了，烧得通红。

“你没告诉我你怎么如此方便地寻找到我?”为了消除他的窘态,我着急地说。

“我睡不着,坐卧不安,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最后我乘船上岸,步行到了瀑布。我刚到棕榈溪谷就听见你的尖叫声。”

“你为什么不向饭店寻求帮助,而把我扛到这儿?”我问道。

他再次脸红了。

“我想对你来说,这似乎是你不可饶恕的自由选择权——但我想直到现在你也没意识到危险!你认为我应该通知你的朋友?你的那些花哨的朋友,引诱你出来陷人绝境。不,我对自己发誓我会比任何人都把你照顾得更好的。没人来这小岛。我有老巴塔尼来帮着照看你,我有一次治好了她的发烧。她沉默寡言、忠诚可靠。我可以把你留在这儿住几个月,没人能知道。”

“我能把你留在这儿住几个月,没人知道!”听见这句话,真让人高兴!

“你做得对,”我安静地说,“我不告诉任何人,一两天的期待算不了什么。他们似乎不是我的朋友,仅仅是熟人而已——即使是苏珊娜。谁写的那张条子一定会知道的——真是个大骗局!不是外人干的。”

这次我提到纸条脸没红。

“如果你让我给你指路的话。”他犹豫地说。

“我想不用,”我坦率地说,“但听听也无妨。”

“你总是那么随心所欲吗,贝丁菲尔德小姐?”

“通常是。”我谨慎地答道。如果是对别人说这话,我会

说“总是”。

“我可怜你的丈夫。”他出人意料地说。

“不用，”我反驳道，“如果我不是发疯地爱他，我不会梦想着结婚的。当然，女人最喜欢为了她心上人干那些她们最不爱干的事。她越是任性，就越这样。”

“我恐怕不能同意。情况正好相反。”他略带嘲讽地说。

“确实，”我激动地叫道，“这就是世上有这么多不幸婚姻的原因，全是男人造成的。他们不是屈从女人，使女人鄙视他们——或者就是完全自私、一意孤行、从不谢恩。成功的丈夫使妻子做他意愿中的事，再夸大其辞。女人喜欢被领导，但害怕她们所作的牺牲不被赞赏。此外，男人对那些始终不渝地对他们好的女人并不欣赏。当我结婚时，我大部分时候将是个魔鬼，但不时在出人意料的时候，我会让他知道我是个天使。”

哈里哈哈大笑。

“你将过一种争争吵吵的生活！”

“爱人间总打架，”我说，“因为彼此间不了解。到了相互了解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相爱了。”

“这话反过来也对吗？相斗的人总是情人？”

“我不知道。”我有些困惑地说。

他把脸转向壁炉。

“想再喝点汤吗？”他随意地说。

“是的，我饿得能吃掉一只河马。”

“好。”

他忙着弄火，我看着。

“我下床后，我来替你做饭。”我保证道。

“我想你不会做饭。”

“我可以像你一样加热罐头里的食品。”我指着壁炉台上的一排罐头盒反驳道。

“说得对。”他大笑着说。

当他大笑时，他的面部起了明显变化，变得幸福快乐，天真得像个儿童——显露出性格中不同的另一方面。

我爱喝汤。当我喝汤时，我提醒他毕竟还没给我提建议。

“哦，是的，我要说的是如果我是你，就留下来，养息好了再说。你的敌人认为你死了。他们不会对找不到尸体而惊讶的，因为可能在岩石上摔成碎片，被浪花卷走了。”

我颤抖了一下。

“一旦身体复原，你可以安稳地去贝拉旅行，再乘船返回英国。”

“那太温顺了。”我轻蔑地反击道。

“这是愚蠢的女学生说的话。”

“我不是个蠢学生，”我义愤地叫道，“我是个女人。”

他用一种使我困惑的眼神看着我，我面红耳赤，激动地坐了起来。

“上帝帮助我，你说的是对的。”他喃喃着忽然走了出去。

我很快复原了。我的两处伤在头和胳膊上。胳膊伤得很重，我的救护人认为胳膊已断。经仔细检查，确诊没有断。尽管疼得厉害，但我很快能用胳膊了。

这是段奇怪的时间。我们与世隔绝，就像亚当和夏娃那样——但有所不同。老巴塔尼守在身旁，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坚持做饭，或干些活，因为我干了一只手力所能及的活。哈里大部分时间外出，但我们躺在棕榈树下渡过了很长的时间，闲聊并争吵地谈天说地，而后又重新和好。我们吵闹不休，却形成了一种真挚持久的同志式情谊，尽管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全是诸如此类的事。

我知道离我完全康复离去的时间已不远了，因而心情沉重。他会让我走吗？没有话？也没有预兆？他沉默不语、苦思冥想，有时起身独自出门。一天晚上，危机降临了。我们简单地吃了饭，坐在小屋门口。夕阳西沉。

发卡是哈里没给我提供的生活必需品。我的黑而直的头发一直拖到膝盖。我手托下巴，沉思不语。我觉得但没看见哈里在看我。

“安妮，你像个女巫。”他终于说，语调中有点从未出现的怪味道。

他伸出手，触及我的头发。我颤抖了一下。忽然他起身骂开了。

“听见没有，明天你必须离开这里。”他叫道，“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只是个男人。安妮，你必须走了。你不傻，你知道这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不走，”我慢慢地说，“这很幸福，不是吗？”

“幸福？这是地狱！”

“和地狱一样糟！”

“你折磨我干什么？你嘲讽我干什么？你为什么那么说

——乐个不停？”

“我没笑，也没挖苦你。如果你要我走，我会走的。但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我会留下的。”

“不行！”他凶狠地说，“不行。安妮，别勾引我。你知道我是谁？两度当了罪犯。一个被追捕的人。他们这儿的人称我哈里·帕克——他们认为我乘牛车离家旅行，但总有一天他们互相商量——然后揭穿谎言。安妮，你如此年轻美貌——使男人发疯。世界是你的——爱情、生活、一切。我的生活已经枯萎、糟糕、一片苦涩。”

“如果你要让我——”

“你知道我想要你。你知道我梦想着搂抱着你、把你留下，永远过隐居生活。安妮，你勾引我，用你的长发。尽管你嘴硬，但你的眼神永远微笑。你今晚就走，去贝拉——”

“我不去贝拉。”我插嘴说。

“你必须去贝拉，如有必要我就拖你上船，并亲自送你去。你以为我是什么材料制成的？你知道我夜复一夜地醒来，怕他们逮住你？一个人不能指望奇迹发生。安妮，你必须回英国结婚寻求幸福。”

“同一个生活稳定，给你一个好家庭的人！”

“要那样比完全毁灭还糟。”

“你是什么人？”

他的脸残酷无情，决心已定。

“我已准备就绪要做我的事。别问干什么。我敢说你能猜着。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洗清名声，或一死了之，我要把那晚上害你的恶棍扼死。”

“我们必须公平，”我说，“他确实没推我。”

“他没必要。他计划得更狡猾。后来我又去了那条路。从地面痕迹上看，路标石头被移开放在不同的位置。边缘那儿长满乱草，他把石块朝向乱草，使你觉得还在路上，但实际上一脚踏空。如果我能逮住他，上帝也帮不了他的忙！”

他停了一分钟，又说，这回语调变了：

“安妮，我们从未谈过这些事，是吧？但时机已经成熟。我想让你知道故事的全貌。”

“如果回想往事，使你伤心，就别告诉我。”我低声说。

“但我想告诉你。我从未想过要将那段生活告诉任何人。有趣吧，是命运的嘲弄？”

他沉默了一两分钟。太阳已落山，非洲的夜晚像幕布一样笼罩着我们。

“我知道一些。”我和蔼地说。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你的真名叫哈里·卢卡斯。”

他仍在犹豫——不正视我，两眼盯着前方。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最后他低下头来，好像默许了，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第二十六章

"你对了。我的真名叫哈里·卢卡斯。我的父亲原来是个军人,退伍后在罗得西亚经营农场。当我在剑桥的第二年,他过世了。"

"你爱他吗?"我突然间。

"我——不知道。"

然后他脸红了,一下子激动起来,说:

"为什么我要那么说呢?我的确爱我的父亲。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时,我们还恶语相向。由于我荒唐放纵和到处欠债,我们吵了许多次。但我爱他。现在我终于知道我多么爱他——但一切都晚了。"他平静了些,接着说道,"就在剑桥我遇见了另一个同伴——"

"年轻的厄德斯利?"

"是他——年轻的厄德斯利。你知道,他父亲是南非最

显赫的人物之一。我的朋友和我很快就在一起流浪了。我们的共同之处是都热爱南非，都欣赏世界上人迹杳无的地方。厄德斯利离开剑桥后和他父亲闹翻了，那是最后一次。老头已替他还了两回债并且不想再这么下去了。劳伦斯爵士声称他已经忍无可忍，他将不再为他儿子还债，因为他的儿子应该自食其力。两个年轻人怀着宝石梦，一起跑到南非。暂且不提宝石。尽管很辛苦，但我们过得很快活。不受陈规陋习与世人的约束，穷困潦倒，勉强度日，然而生活充实。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才能了解朋友。我俩相互信赖，同心同德，至死不渝。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终于成功了。在大英帝国属地圭亚那的森林腹地，我们找到第二个金伯利富矿。我们当时的欣喜若狂与志得意满简直无法用笔墨形容。这倒不全是因为宝石矿的金钱价值。你知道，厄德斯利出身富贵，钱对他来说不是稀罕的东西，而且仅他父亲的遗产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卢卡斯一直很穷，也过惯了贫困的日子。我们的狂喜纯然出自一种发现新事物的喜悦。”

略作停顿，他带着歉意继续讲道。

“你不介意我说话的方式吧？听来似乎与我毫无瓜葛。当我追忆往事，仿佛几乎忘掉那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哈里·雷伯恩。”

“你想用任何方式叙述都行。”我说。

“我们洋洋得意地回到金伯利，带着精心挑选的宝石，准备让宝石专家鉴定。然后，在金伯利的那家旅馆里，我们遇见了她——”

我僵住了，扶在门柱上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了。

“她叫安尼塔·格林贝格，是个演员，年轻美貌，生于南非。但我敢说她的母亲是匈牙利人，这给她的美貌增添了一种神秘的魅力。两位小伙子刚从原始森林回来，立刻为她神魂颠倒。她一定觉得迷倒两个毛头小伙子简直易如反掌。我们对她一见倾心，且都把这次感情当回事。于是，我们的友谊第一次蒙上了阴影。然而即使这样也不能破坏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他和我都宁愿自己退出竞争，让对方得到安尼塔，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但安尼塔却不是真心的。后来，我常疑惑不解，因为劳伦斯·厄德斯利爵士的独子俊逸潇洒，实属佳偶。可没人知道安尼塔的真实情况。她已嫁为人妇，丈夫是德比尔斯钻石行的钻石分捡员。她对我们发现的宝石矿装出一副兴致盎然的样子。我们给她讲关于钻石矿的事，还把钻石给她瞧。应该叫她善于迷惑人的妖妇才对，我们全被她骗了。

“德比尔斯钻石行发生了一件盗窃案。如晴天霹雳，警察逮捕了我们，没收了我们的钻石。这档事太荒谬了。起先我们还只是发笑。然而在法庭上这些钻石竟成了我们犯罪的物证——因为它们正是德比尔斯钻石行失窃的钻石。而在这之前，安尼塔·格林贝格失踪了。她把我们的宝石掉了包，手法干净利落。我们申辩这些钻石并不是我们原来拥有的，却徒劳无益，反遭嘲讽和轻蔑。

由于劳伦斯·厄德斯利爵士的影响，我们的案子被撤销了。但这已使两个年轻人声名狼藉，无颜面对世人。这种情形极大地伤了老头的心。他见了儿子一次，把他骂得狗血

淋头。老头尽其所能来挽救家族名誉,但从此他不再认这个儿子。老头对他彻底绝望。而老头的儿子却像个骄傲的傻瓜,因为老头不信任他,就宁可保持沉默,不屑辩解自已是清白无辜的。会面结束,他怒气冲冲地离开老头出来。他的朋友在外面等他。一周后,战争爆发了。两人一起入伍。你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我失去了最好的伙伴,他牺牲在战场上,部分是由于他发狂似的不顾安危,以身犯险。死也没能洗刷他所蒙受的羞辱……

"安妮,我发誓我痛恨她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他比我更恨那个女人。我曾疯狂地爱上她,有时,我甚至担心这种狂热会吓着她——但我的朋友对她的爱则更为深沉静谧。这个女人是他生活的中心,她的背叛无异于推倒了他的生活支柱。这个打击使他目瞪口呆,完全瘫痪。"

哈里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你也知道,报上说我'下落不明,据信已经死亡。'我也懒得去澄清真相。我改名帕克来到这座小岛,我早就知道这个岛。战争开始时我还心存幻想,希望有一天证实自己的清白,如今我已死了这颗心。又有何益呢?我的伙伴不在人世,他和我在世上都无亲无故,谁也不会在意我们了。没人知道我还活着。就这样吧。我在这里过着平静的日子。无喜无悲就是我的全部感情世界。当初我没意识到这是战争遗留的影响,现在总算明白了。

"终于发生了一件事,使我重新清醒。那天,我要载一船游人溯流而上。我站在栈桥上帮他们上船,就在此时,其中一个游客发出一声惊呼,引起我的注意。这个男人身材瘦

小，长着胡子，惊恐万状地盯着我，仿佛站在他面前的是鬼。我起了好奇心，到旅馆时调查了他的来历：他叫卡顿，从金伯利来，在德比尔斯钻石行当钻石分捡员。一瞬间昔时蒙冤往事涌上心头。我离岛去了金伯利。

“不过，我对他所知有限。最后，我准备动用武力让他和我谈一谈，因为我一眼看出他是个胆小鬼。当我揣着左轮手枪站在他面前，他怕极了，很快吐出他所知的情况：他参预策划钻石盗窃案，安尼塔·格林贝格是他妻子，他看见我们和安尼塔一起进餐故而认得我们，他从报上得知我已死亡，所以在瀑布那儿看到活生生的我着实把他吓坏了，他和安尼塔很早结的婚，但她不久弃他而去，他还告诉我安尼塔和一个坏蛋搅和在一起——那是我头一回听说有‘上校’这个人。卡顿发誓除了盗窃钻石外，他与其他事情毫无瓜葛。做一个成功的罪犯，他显然不是那块料。

“我感到他依然隐瞒了一点。为了试探虚实，我吓唬要把他就地杀掉，不顾任何后果。他吓得瘫软如泥，跟我讲了更多的情况。看来安尼塔·格林贝格不完全信任‘上校’，因为她没把钻石全交给‘上校’，而是自己藏起一些。当然，该留哪些钻石是卡顿给她出谋划策。这些钻石的色泽、品位极易辨认，如果在法庭上出示它们，德比尔斯钻石行的钻石专家会马上说他们从未经手过这些宝石，这样，我的申诉就得到证据，从而扔掉我背的黑锅。人们会想到别的值得怀疑的地方。而且，据我看来，‘上校’亲身牵进这件事与他以往的做法不一样，安尼塔觉得万一将来她需要，她可以借此要挟以控制‘上校’。卡顿建议我和安尼塔妥协，做笔交易：我给

安尼塔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安尼塔背叛‘上校’并把钻石还我。他愿意立即给现在自称纳迪娜的安尼塔打电报。

“我还是怀疑卡顿，他虽然很快被吓住，但即使在万分恐惧中，他的话里也还会掺进许多谎话，从中分辨真伪可不容易。我回旅馆等他的消息。到第二天晚上，我估计他该收到回音了，就给他打电话，得知他外出了，次日才会回来。我立刻觉得事有蹊跷，及时查明他在基尔莫登号船上，这条船两天后离开普敦去英国。我赶忙去开普敦正赶上登船。

“我不想打草惊蛇，让卡顿发现我也在船上。在剑桥时我曾花不少功夫学习表演，因此我轻而易举地化装成一位表情严肃、蓄着胡须的中年绅士。在船上我尽量避免和卡顿照面，装病躲在自己的小舱房里。

“我跟随他到了伦敦，看见他径直进了一家旅馆，直到第二天一点钟前才出来。他来到赖茨布里奇向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打听河边供出租的房屋的情况。

“我也在相邻的柜台询问租房事项。从门外突然走进了安尼塔·格林贝格，或纳迪娜——你愿怎么叫她都成。她衣饰华丽，神情傲慢，美貌如昔。老天！我恨透她了！她毁了我的一生，更毁掉了我的诚挚高尚的朋友。那时我完全可以勒住她的脖子，让她慢慢窒息而死！有那么一会儿，我心里充塞着杀她的冲动和欲望。房地产经纪人对我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接着她开口了，声音高亢清晰，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米尔宅邸，马洛，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产业。看来不错，我会去看房子。’

“房地产经纪人替她写好订单，她出了门，昂首挺胸，目

不斜视，俨然一位王后。我看不出她是否认出了卡顿，但他们肯定是事先约好在这里会面。那时，我还不知尤斯塔斯爵士在戛纳，就断定租房的勾当只是他们去米尔宅邸见尤斯塔斯爵士的前奏罢了。宝石失窃案发生时，尤斯塔斯爵士在南非，虽然我没见过爵士，我觉得他就是我常听说的神秘的'上校'。

"我从赖茨布里奇跟踪纳迪娜和卡顿，纳迪娜拐进海德公园旅馆，我加快脚步也走进去。她走进餐厅。我怕被她认出，于是转而跟踪卡顿。我打的如意算盘是：他正在去取钻石，而我突然出现，他惊慌失措，不得不吐露实情。我尾随他下到海德公园角的地铁站，看见他独自站在月台尽头，附近除了一位女孩在等车外再没别人。我决定就在那里和他打招呼。接着发生的事你都知晓。卡顿向来胆怯懦弱，突然看见他以为远在天边的我冒了出来，这可把他吓坏了，竟忘了自己原来站在月台尽头，向后退了一步，栽倒在铁轨上，死了。我借口是位医生，拿走他口袋里的东西，包括：一个钱夹，里面几张便条；几封无关紧要的信；一卷胶片，后来弄丢了；还有一张纸片，记着二十二日在基尔莫登号船上的约会。为了不惹麻烦，我赶紧离开现场，匆忙中把纸片也丢掉了。幸运的是还记得纸片上的数字。

"我跑进最近的卫生间，三把两把除去化装，我可不想因为拿了死人的钱包而去尝铁窗滋味。然后我折回海德公园旅馆。纳迪娜还在餐厅里吃午饭。简单说吧，我跟踪她到马洛，她走进米尔宅邸，我骗过传达室的女人，也进了楼。"

一阵令人紧张的沉寂。他接着说：

"安妮,你相信我吗?我对天发誓我下面的话句句属实。我随后进楼,真想杀了她——她却死了!尸体在二层的房间里。天哪,真恐怖!我晚到不过三分钟,她死了,而且楼里没有别人来过的痕迹。我马上清醒过来,意识到现在形势对我不利。被敲榨威胁的人不但替自己除掉了敲榨者,而且嫁祸他人。这一招真是高明!'上校'解决问题的手法简捷明了,毫不拖泥带水。我再次成了他的牺牲品。我粗心大意,落人陷阱,愚不可及。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尽量保持常态离开米尔宅邸,但我很清楚不要多久这桩杀人案就会被发现,而一份描绘我外貌特征的电报则会传遍全国。

"好几天我不敢抛头露面,也不敢采取任何行动。后来,机会来了,我在街上偶尔听到两位中年绅士对话,其中一位就是尤斯塔斯爵士。我马上计上心头,去当他的秘书。

"我无意中听来的只言片语提供了一条线索,我不再那样肯定尤斯塔斯爵士是'上校'。他的房子被指定为约会地点,可能纯属偶然,或者还有我来知的原因。"

"谋杀案当天佩吉特在马洛,你知道吗?"我插嘴问道。

"那样问题就解决了。我一直以为他在戛纳和尤斯塔斯爵士在一起。"

"他该呆在佛罗伦萨——但显然他从没去过那儿。我敢打保票他那时在马洛,只是没证据。"

"要不是那晚佩吉特想把你推下船,我做梦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此人的演技真是无与伦比。"

"的确如此。"

“这样就能说明为何挑中米尔宅邸碰头了，佩吉特可以自由出入而不被人发觉。当然他没反对我陪尤斯塔斯爵士乘船过去，是因为他还不想让我这么快就被警方抓住。显然他们没料到纳迪娜不带钻石去约见地点，卡顿拿着宝石藏在基尔莫登号船上。他们希望我有藏宝地点的线索。因为只要‘上校’还没有得到钻石，他就依然有危险——所以他很焦急，不惜代价要拿到钻石。我也不知这该死的卡顿把钻石藏在哪儿了——如果真是他藏的。”

“那是另一回事，”我说，“现在听听我的故事。”

第二十七章

我把前面所讲的事一件一件从头到尾地说给哈里听，他听得很专心。自始至终钻石在我手里，更确切地说，在苏珊娜手里。这是哈里最感震惊和迷惑的事，他从没怀疑过我们，当然，听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卡顿，不，是纳迪娜耍这小花招的用心所在。只有纳迪娜才会有这样的心计。无论怎样的突然袭击都得不到钻石，这个秘密只在她自己的脑袋里。'上校'怎么也想不到价值连城的钻石竟然交给海轮上的一位侍应生保管！

无疑哈里有望推翻昔日对他盗劫钻石的指控。但据现在形势看，他还不可以公开露面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他还面临着另一个更严峻的指控。

一次又一次我们的话题转到'上校'的真实身份上。他到底是抑或不是盖伊·佩吉特？

"只有一点说明他是佩吉特,"哈里说,"佩吉特在马洛杀了安尼塔,这一点似乎肯定无疑,也使佩吉特是'上校'这个假设更有力量,因为安尼塔不可能与一个从犯讨论这种关系重大的事,但——这个假设的惟一漏洞是你来这儿的头天晚上有人企图谋杀你。而你亲眼看见佩吉特在开普敦,他不可能在下个周三之前赶到这里。这儿也不可能有他的秘密帮手。当然,他可用电报指示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助手,让其在马弗京登上开往罗德西亚的火车。但这样一来,他的指令就需要特别清楚明确地写在便条上。"

我们相对无语地坐着,过了一会儿,哈里慢吞吞地问:

"你说你离开旅馆时布莱尔夫人已经睡着了。而且你还听见尤斯塔斯爵士正向佩蒂格鲁小姐口授信件,是吗?雷斯上校在哪儿?"

"我找不到他。"

"他知不知道我们彼此友好?"

"也许吧。"我想了想答道,记起从马托波斯回来路上的交谈,"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但我不认为他是'上校'。这想法太荒谬了。他是个特工,从事秘密工作的。"

"我们怎能肯定他没撒谎?故意透露一点类似的口风最容易不过了。没人会反驳,而且这种谣言流传直至最后人人都信以为真。这还为种种本来可疑的行为提供了最好的掩护。安妮,你喜欢雷斯吗?"

"是——不,他让我反感又令我着迷,但我清楚一点,我一直有点怕他。"

"金伯利盗劫案发生时,他在南非。"哈里慢慢吞吞地

说。

“但就是他给苏珊娜讲许多关于‘上校’的事，以及他在巴黎如何试图跟踪‘上校’。”

“多漂亮的伪装。”

“但佩吉特扮演什么角色？他是‘上校’的帮手吗？”

“也许，”哈里说，“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什么？”

“好好想想吧，安妮。你听过佩吉特讲述那晚在基尔莫登号船上发生的事吗？”

“听过——听尤斯塔斯爵士转述的。”

我将它重述了一遍，哈里专心地听着。

“佩吉特见一男人从尤斯塔斯爵士舱房的方向走来，然后跟踪他上了甲板。他是这么说的吗？正对尤斯塔斯爵士的是谁的舱房？雷斯上校。不妨假设雷斯上校偷偷摸上甲板要对你下手却没有得逞，于是绕甲板逃掉，在酒吧门口正碰上佩吉特，一拳打倒佩吉特，跳进酒吧关上门。我们随后追来，发现佩吉特躺在地上。这么解释如何？”

“你忘了佩吉特一口咬定你把他打昏了。”

“嗯。也许他睁眼醒来时正好看见我的背影在远处晃了一下，因此想当然，尤其是当他认为他一直就在跟踪我的时候。”

“是的，这有可能，”我说，“但这完全改变了我们的想法。而且还有其它问题。”

“那些问题大部分不难解释。在开普敦跟踪你的那个男人和佩吉特说话，而佩吉特看了一下手表。那男人可能只是

问几点钟而已。”

“你是说那不过是个巧合?”

“也不全是。有人精心安排,故布疑阵、把佩吉特牵涉进来。为什么选中米尔宅邸作谋杀地点?会不会因为宝石被偷时佩吉特正好在金伯利呢?要不是我恰巧在场,他就成替罪羊了。”

“那么他是无辜的了?”

“看来如此,但我们必须查明他那时在马洛干什么。如果他的解释合情合理,我们的推理就是对的。”

他站起身来。

“夜深了。安妮,进去睡一会儿。天亮前我渡你过河。你必须在利文斯敦赶上火车。我在那里有个朋友,你藏在他那里一直到开车前。你到了布拉瓦约搭上去贝拉的火车。我可以从利文斯敦的朋友处得知旅馆里发生的事和你的朋友们现在何处。”

“贝拉。”我若有所思地说。

“是的。安妮,贝拉那里的事由你办。这里的事是男人做的,留给我好了。”

我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考虑清楚后,紧张的情绪暂时松弛下来。但现在我们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彼此甚至不敢正视对方。

“好的。”我说完走进小屋。

我躺在铺着兽皮的卧榻上,却无法入眠,听着隔壁哈里·雷伯恩在黑暗中踱来踱去,脚步声响了很长时间,终于他叫我了:

“快点，安妮，该走了。”

我顺从地起床出来。天色仍然漆黑如墨，但我明白黎明的曙光已经不远了。

“我们坐独木舟，不坐汽艇——”哈里开始讲，突然停下来，一声不吭，紧握双手。

“嘘！听听什么声音？”

我仔细听，但没什么异常。他的耳朵比我尖，毕竟，他在荒原上生活了许多年。现在我也听见了——微弱的船桨击水的声音，这声音从河右岸传来并迅速朝我们的小栈桥逼近。

我们在黑暗中努力瞪大眼睛，勉强看到水面上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那是船。然后火光闪亮了一下，有人擦着了火柴。靠这亮光，我认出其中一人是梅曾贝赫的别墅里碰见的红胡子荷兰人。船上其它的是当地土著。

“快回到屋里。”

哈里一把把我拉在他身后，从墙上取下两支来福枪和一支左轮手枪。

“你会装子弹吗？”

“我从来没装过。你演示一遍。”

我很快学会了。我们关上门，哈里依窗站着，从那里可以居高临下俯视栈桥。船马上就要靠岸了。

“谁？”哈里大声喊道，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

一梭子弹朝我们打来。这可让我们明白来者不善。所幸我们都没被打着。哈里端起了枪，扣动扳机，每一枪都是致命的。我听到两声呻吟和一下噗通落水声。

“好让他们别轻举妄动，”他冷酷地低语，一边伸手接另一支枪。“安妮，看在上帝分上，站得靠后些，还要装得快些。”

更多的子弹倾泻过来。一个擦过哈里耳朵。哈里的回击比他们准多了。当他回来要枪时，我已给枪重新装好了子弹，他用左臂搂住我，狠狠地亲一下，又跑到窗旁。他突然欢叫了一声。

“他们走了——尝够了苦头。在那儿他们是个极好的靶子，搞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他们暂时被赶跑，但还会回来。我们要做好准备。”他抛下枪朝我走来。

“安妮！我的美人！我的小女王！你真是个奇才，勇敢过人！”

他紧紧搂住我，吻我的头发、眼睛、嘴唇。

“现在该干正事了。”他突然放开我，“把石蜡油罐取出来。”

我照做了。他在屋里忙来忙去。一会儿他在屋顶上爬，胳膊里夹着一些东西。一两分钟后，他又和我在一起了。

“到船那儿去。我们必须搬到岛的另一头去。”

我按他讲的走下去，他拾起石蜡油罐。

“他们又来了。”我轻声叫，因为我看见一团黑影从对岸移来。

他跑下来察看。

“正是时候。咦——我们的船到底哪里去了？”

两只船都被砍断缆绳，随水漂走了。哈里轻轻打了一声口哨。

“宝贝，我们处境不妙。你介意吗？”

“和你一起，我一点也不在乎。”

“嗯，但一块死去并不好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看——这回他们来了两船人，准备在两处地方上岸。我的布置对付不了他们。”

几乎在他说话同时，小屋里燃起熊熊火焰，火光照亮了屋顶上挤在一起蹲伏的两个人像。

那是我的旧衣物，中间填塞着破布——它们还能支持一些时候不塌倒。“快，安妮，我们只能孤注一掷。”

我们手牵着手穿过小岛。岛与河对岸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水道相隔。

“我们只好游过去。你会凫水吗，安妮？不会没关系，我可以带你过去。这儿不能行船，礁多，正适合游泳，还是去利文斯敦的捷径。”

“我会游一点——也许更好。有危险吗，哈里？”因为我看到他脸上严肃的表情。“有鲨鱼吗？”

“不对，小傻瓜。鲨鱼在海里。但你很敏锐，安妮。有鳄鱼，那是麻烦所在。”

“鳄鱼？”

“是的，别想它——或者祈祷，怎样都行。”

我们跳下河。我的祈祷想必很灵验，我们安然到达对岸，湿淋淋地爬上岸。

“现在去利文斯敦，路恐怕不好走，一身湿衣服就费劲。但不走不行。”

这段行程可怕极了，湿裙子拍着我的腿，长袜很快被荆

棘划破。最后，我停下不走了，筋疲力尽。哈里回转身来。

“坚持下去，宝贝。我背你一程。”

我就是那样到了利文斯敦的，他把我扛在肩上像扛着一袋煤。我不知他怎能一口气把我扛到目的地的。天色刚破晓，我们到了他朋友家。他朋友名叫纳德，年仅二十，喜欢收集当地古玩。纳德看见哈里抱着一个女人进屋，两个浑身都湿漉漉的，他竟毫不惊讶。男人真是奇妙。

纳德给我们端来吃的和热咖啡，烤干我们的湿衣，我们裹着曼彻斯特毛毯，躲在木屋后的小房间里。这里很安全，没人会发觉。而纳德则去查尤斯塔斯爵士那帮人的情况及他们还在不在旅馆里。

我郑重地对哈里说不管怎样我决不去贝拉。我从未想过去贝拉，况且现在不再有任何理由去那里。因为计划的关键是让敌人认为我已经死了。但他们现在知道我还活着，那么再去贝拉就徒劳无益。在那儿他们可以盯我的梢，再悄悄地把我干掉。没人保护我。最后决定我应该和苏珊娜待在一起，不管去哪里，我只须照管好自已就行，绝不冒险去打‘上校’的主意。

我必须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和苏珊娜呆在一起，等哈里的指示。宝石将存放在金伯利银行，用帕克这个名字。

“还有一件事，”我沉思道，“我们该有一套密码。有些消息声称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我们不能再被这种东西欺骗了。”

“那很容易。所有确由我发出的消息，其中的‘和’字都被划去。”

“如果没有这标记，就是假的，”我喃喃道，“电报怎么办？”

“所有我发的电报将署名‘安迪’。”

“火车快到站了，哈里。”纳德探头进来说，又马上把头缩回去。

我站起身来。

“要是遇上一个可靠的好男人，我能和他结婚吗？”我煞有介事地问。

哈里走近我。

“安妮，你要敢嫁给别人，我就扭断那人的脖子，再把你——”

“怎样？”我愉快地问。

“我要把你扛走，痛打一顿。”

“我选的丈夫多么令人高兴啊！”我讽刺道，“他的主意变得多快！”

第二十八章

（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日记节选）

如我所说，我心里热爱和平，渴望安宁平静的生活——那却是我得不到的，总是大喜大悲，惊慌惶恐。得以摆脱佩吉特真让人轻松，他总爱打听他人的秘密。佩蒂格鲁小姐无疑很有用，虽然她谈不上美貌，却干成了几件大事。在布拉瓦约我有点动了肝火，脾气暴躁，心烦意乱。在火车上度过的那个晚上很让我生气。凌晨三点，一个衣着精美的年轻人走进我的小间，他看来像音乐剧中未开化的西部的男主人公。问我到哪里去。我喃喃道：'给我茶，千万别加糖。'他毫不理会，又问我去哪儿，还强调他不是侍应生而是移民局官员。我对他说，我身体健康，没患传染病，而且出于最纯洁的动机前往罗德西亚，并告诉他我完整的教名和出生地，他终于心满意足地走了。然后我努力想再睡一会儿。到了五点

半钟，一个笨蛋把我弄醒，要我喝杯糖水，他把那东西叫茶。我真想把糖水泼到他身上，但忍住了。六点钟，他给了我一杯不加糖的茶，像石头一样冰凉。最后我筋疲力尽地睡着了。醒时车已到布拉瓦约郊外，从车上卸下了一个瘦骨嶙峋的难看的木头长颈鹿。

除了这些倒霉事外，一切还算顺利。接着新的灾难降临了。

事情发生在到达瀑布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向佩蒂格鲁小姐口述信件，突然布莱尔夫人冲了进来，连一声‘对不起’也没有，而且穿着极不体面。

“安妮哪儿去了？”她大声嚷嚷。

多可笑的问题。好像我该对那女孩负责。她想让佩蒂格鲁小姐怎么想？让她以为我习惯在午夜时分把安妮·贝丁菲尔德从口袋里掏出来么？对我这种有地位的男人来说，这真是有损声誉。

“我以为，”我冷冷地说，“她在床上睡觉。”

我清了清嗓子，瞥了一眼佩蒂格鲁小姐，暗示她我准备继续口授信件，也希望布莱尔夫人明白我的暗示。她却毫不理会我的良苦用心，反而颓然坐在椅上，支起一只穿拖鞋的脚在空气里荡着。

“她不在房里，我去过那儿。我做了个梦——可怕的梦——梦见她遇险了。我起床到她房间里去看她，好让自己安心。结果她不在那儿，床上也没有睡过的痕迹。”

她哀求地望着我。

“我该怎么办，尤斯塔斯爵士？”

我没回答。“回去睡觉，别杞人忧天，安妮·贝丁菲尔德年轻健壮，会照顾好自己。”我皱眉下了判断。

“雷斯对此说了什么吗？”

为什么雷斯要把一切都据为已有？他既然受到女性的青睐，也该让他尝尝由此而来的不利。

“我找不到他。”

显然安妮和雷斯在一起共度良宵。我叹了口气，坐了下来。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担忧。”我耐心地说。

“可我做的梦——”

“那是因为晚餐时吃了点咖哩。”

“噢，尤斯塔斯爵士。”

布莱尔夫人生气了。但是人人都知道不好的饮食容易使人做噩梦。

“毕竟，”我想说服她，“如果安妮·贝丁菲尔德和雷斯出去散步，他们没必要让整旅馆的人都知道吧。”

“他们只是出去散步？但现在已过了半夜。”

“人年轻时常常干这种傻事，”我低声说，“但雷斯可不是年轻小伙子，他应该懂得的。”

“你真的这么想？”

“我敢说他们私奔结婚去了。”我安慰她，尽管心里清楚这想法愚蠢之极。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无处可逃。

我不知我这种软弱无力安慰的话还要说多久，正在那时雷斯朝我们走来。不管怎样，我对了一半——雷斯刚才散步去了，但他没带安妮同行。然而，我不该告诉他安妮失踪

了，三分钟内雷斯把整个旅馆上上下下都翻遍了，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垂头丧气，气急败坏。

这可真是不同寻常。这个姑娘上哪儿了？她约十一点十分走出旅馆，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再没回来，她恐怕不会自杀。因为她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从没有过轻生的念头。而直到明天中午才会有火车或汽车经过，因此她也不可能离开这里。那么她到底在哪里？

雷斯几乎发狂了，可怜的家伙。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地方法院里所有的人都迫于压力开始寻找安妮。由当地人组成的追踪队伍把每一寸的土地都搜过。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依然没有安妮的下落。人们认为她梦游了。桥边小路上有她留下的脚印，显然她有意避开路中间走在路外边。如果这样，她肯定被冲到桥下撞在石头上粉身碎骨了。不幸的是，星期一早晨一群游客沿那条路游山玩水，把大部分足迹都破坏了。

我觉得这种解释难以令人满意。我以前听说梦游者不会伤害自己——他们的第六感官会保护他们。布莱尔夫人想必也不满意这种理论。

我不理解布莱尔夫人。她对雷斯的态度完全变了。她监视着雷斯如同猫对老鼠一般。同时她又努力在表面上对雷斯彬彬有礼，就如他们曾是朋友时一样。她和从前判若两人，神经兮兮，歇斯底里，一有声响就大惊小怪的。我开始觉得我该去约翰内斯堡了。

昨天听到一个传闻，是关于河上游一个神秘小岛的，据说那里住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雷斯得知此消息很兴奋。

那男人住在岛上很多年了，而且与旅馆经理熟悉。每到旅游季节，他就载着游客到河的上游去看鳄鱼、河马等猛兽，再让游客乘兴而归。我相信他会养一只驯服的鳄鱼，让它把丢出船的东西咬住，然后他用撑篙挡击，这样一来，船上的游人感到他们终于来到了真正遥远蛮荒的地方。谁也不确知那女孩在岛上多久了。但可以肯定她不是安妮，而且要干涉他人的恋爱并不容易。如果我还年轻，我必定把雷斯踢出岛去，要是他敢来干涉我的恋爱。

后来。

事情已经定下来，我明天去约翰内斯堡。并且雷斯也催促我去。就我听到的而言，这儿的情况越来越让人不愉快，在它变得更糟之前我最好先走。我可能会被枪杀。布莱尔夫人原想和我一块走，但到最后一分钟又改变主意，决定继续留在瀑布处。她似乎不想放过雷斯，还要监视他。今晚布莱尔夫人找我来了，犹豫地问我能否为她保管她的旅游纪念品。

“不是动物？”我有点慌了。我有种感觉，那些丑陋的动物迟早会把我迷住的。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替她保管两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易碎物品，而木头动物则交给当地店铺装进箱子由铁路运往开普敦，佩吉特会在那里负责保管这些木头动物。

给木头动物装箱的人说体积太庞大了，必须另造特殊的箱子。我对布莱尔夫人说等到她收到这批木头动物时，每只木头动物都要花她一英镑！

佩吉特渴望获得自由好到约翰内斯堡和我会合。我以布莱尔夫人的箱子为借口要他继续留在开普敦。我写信让他一定要收到箱子并且负责妥善保存,因为里面装的是贵重古董。

于是一切安排妥当,我与佩蒂格鲁小姐一起启航扬帆出海。而任何人见到佩蒂格鲁小姐都会同意这么做完全合乎习俗。

第二十九章

约翰内斯堡，三月六日。

这里形势很糟。用句老生常谈说吧，我们现在正坐在火山口上。成群结队的罢工工人，或所说的罢工者，在大街小巷巡逻，嗜杀的目光怒视着来往行人，也许他们正在挑选大腹便便的资本家，只待大屠杀开始就拖出来斩首示众。你不能坐出租车，罢工者会把你从车里揪出来。而旅馆方面开玩笑地暗示，一旦食物耗尽，他们就把你丢出去！

昨晚我碰见里夫斯，他是我在基尔莫登号船上的工党朋友，也是我所见的人里最怯弱心虚的家伙。和工党里其它人一样，他到处发表臃肿冗长的煽动演说，纯然出于政治目的，然后后悔。他现在开始忙于解释他并非真的干了这些事。当我见到他时，他正准备去开普敦用荷兰语作为期三天的演讲，为自己平反，指出他曾说过的那些话其实有迥然不

同的意思。我很庆幸我不必坐在南非议院里。下议院已经够糟了，但至少我们只说一种语言，并且对演讲的时间长短还有一点小小的限制，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曾去过下议院一趟，聆听一位绅士演讲，他花白头发，两边嘴角的胡子向下垂着，看起来和《艾丽斯漫游仙境》里的摩克龟像极了。他一字一顿地吐出每个词，语调缓慢消沉，令人悲伤。但他时不时地突然加重语气，提高嗓门，说些听来像"帕拉特·斯特克"的东西，以显示此处与众不同并以此激励自已继续说下去。每当他这么装腔作势，一半的听众就大喊 whoof，[1] 这可能是荷兰语的"好哇"，另一半听众则从甜美的小憩中突然惊醒。我被告知这位绅士已经至少讲了三天，南非人一定富有耐心。

我无中生有地想出许多事交给佩吉特办，好让他留在开普敦，但最后我的想象力枯竭了，佩吉特明天就会赶到我这里，像一只忠实的狗临死之前跑到主人身边。而我的回忆录进展得也还顺利。我捏造了一些诙谐风趣，措辞巧妙的对话，这些对话是在我与罢工领导人之间进行的。

今天上午一位政府官员来访。他温文有礼，言语动人，又有点故弄玄虚，他先间接谈到我拥有高贵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然后建议我离开此地去比勒陀利亚或者他帮我离开这里。

"你预计会有麻烦？"我问。

他咬文嚼字地说了一通废话，于是我明白了可能发生

---

① 呼哧声。——译注。

大麻烦。我暗示他的政府管理太松散，

“尤斯塔斯爵士，有句俗话说，给一个人充分的自由干坏事，让他自取灭亡。”

“是的。”

“其实引起骚乱的不是罢工工人自身，而是在幕后支持他们的某个组织。武器和炸药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我们查获一批文件，由此得知进口军火的方式。有一整套密码，如土豆代表‘雷管’，花椰菜指‘来福枪’，其它蔬菜代表不同的炸药。”

“很有意思。”我评论道。

“还有呢，尤斯塔斯爵士，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那个作威作福的家伙，整个事件的策划天才，此刻，就在约翰内斯堡。”

说完，他狠狠地盯着我，似乎怀疑我是那个生事捣乱的人，这让我心惊胆战，冷汗直流。我开始懊悔最初想去视察革命集会的念头。

“没有从约翰内斯堡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他接着说，“不过我可以用私人汽车送你去。我给你两张通行证，万一你被人拦住可以出示它们，一张由联帮政府签发，另一张则证明你是英国旅游者，与联帮政府毫无瓜葛。”

“一张给你的人看，另一张给罢工工人？”

“完全正确。”

这主意可不怎么样——我十分清楚万一车被拦住会发生什么。我会惊慌失措，把一切搞反了，向错误的人递上错误的通行证，然后立刻被嗜血成性的叛乱分子干掉，或者被

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枪决。我曾见过他们戴着黑圆顶帽，咬着烟斗，随随便便挎支步枪，在街上站岗。再说，我在比勒陀利亚能做什么呢?欣赏联邦大楼的建筑艺术，倾听约翰内斯堡四周枪炮的回响?我会被困在那里不知多久，听说他们已炸毁铁路，看来连酒都喝不上了，两天前那里实施了宵禁。

“老兄，”我说，“看来你还不晓得我正在研究兰德地区的情况。到了比勒托利亚我怎么研究它们? 我很感激你关心我的安全，但别担心我，我会很好的。”

“我提醒你，尤斯塔斯爵士，食物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斋戒断食将对我的体形有益。”我轻叹道。

来了一张电报打断了我们。我看了电报极为惊讶。

“安妮无恙。与我在金伯利。苏珊娜·布莱尔。”

我从未认为安妮已经死了，她身上有种不毁灭的东西。她具有引发笑声的奇妙的本领。但我不懂她为何半夜出走离开旅馆去金伯利。而且没有火车。她一定是插上天使的翅膀飞过去的。她不会给我解释这件事，从来没人给我解释。我一直只好猜测。这不久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报刊通俗文章的迫切需求。我想，我们的这位特别通讯员会说:“我就是这样给瀑布拍照片的。”

我把电报折好，摆脱了那个政府官员。我可不想忍饥挨饿，但个人安全还是不成问题。斯马茨擅长于和革命者打交道。但如果我想喝酒就得花上一大笔钱! 不知道明天佩吉特会不会想到带上一瓶威士忌?

我戴上帽子出门想买些纪念品，约翰内斯堡的古玩店很不错，我正站在橱窗外欣赏兽皮披肩，有人从店里走出来

撞着我。这人竟是雷斯，我感到惊讶。

如果说他很高兴见到我，那是自我恭维。其实他显然闷闷不乐。我坚持邀他一块回旅馆，除了佩蒂格鲁小姐再无人可以交谈，这让我厌倦。

“我不知你也到约翰内斯堡了，”我闲聊道，“什么时候到的？”

“昨晚。”

“住在哪里？”

“在朋友家。”

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似乎对我的发问感到不自在。

“你最好养些鸡鸭，”我说，“据我所知，不久之后能吃上新鲜的蛋和肉很不容易。”

“顺便问一下，”当我们回到旅馆，我说，“你知道吗，贝丁菲尔德小姐没死而且活蹦乱跳？”

他点了点头。

“她可把我们吓坏了，”我快活地说，“那个晚上她究竟去了哪里，我真想弄明白。”

“她一直在岛上。”

“哪座岛？不是住着一个年轻男子的那座？”

“是的。”

“太不合礼俗，”我说，“佩吉特将会感到震惊。他一向看不惯安妮·贝丁菲尔德的言行。我猜那个男子就是她起先在德班想见面的年轻人？”

“我看不对。”

“如果你不愿意就不用告诉我。”我用鼓励的态度说。

“我猜这个人正是我们都想抓住的人。”

“是——？”我激动地叫起来。

他点点头。

“哈里·雷伯恩，化名哈里·卢卡斯——那是他的真名。他又把我们甩掉了，但我们肯定会抓住他。”

“天啦。”我喃喃自语。

“我们不怀疑她与案子有任何牵连。对她而言这——不过是恋爱。”

我一直认定雷斯爱上了安妮。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样子更加使我确信不疑。

“她已经去贝拉了。”他继续说道，语气有点急促。

“的确如此，”我瞪大眼睛，“你怎么知道的？”

“她从布拉瓦约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将从那里取道回家。她只能做到这样，可怜的孩子。”

“不知怎地我觉得她不在贝拉。”我沉吟着。

“她写信时正准备动身去贝拉。”

我顿感惘然，显然有人在撒谎。没来得及停下思考安妮说这些使人迷惑的话可能自有缘故，为了羞辱雷斯并从中得到快乐，因为他总是自以为是，我从兜里掏出电报递给他。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我若无其事他问。

他愣了。“她说她正准备去贝拉。”他茫然地说。

大家都认为雷斯聪明。但在我看来，他极为愚蠢。他似乎从不知道女孩子并不总是诚实不欺的。

"又是金伯利。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喃喃地说。

"是的。我也感到奇怪。她应当在这里干得正起劲,给《预算日报》发稿。"

"金伯利,"他又提起这个地方,似乎这地名让他烦乱,"那里没什么看的——矿井不再开工了。"

"女人就是这样。"我含糊地说。

他摇摇头走了。无疑我给他的消息够他大伤脑筋。

他刚刚离开我那政府官员又来了。

"尤斯塔斯爵士,请原谅我又来打搅你,"他表示道歉,"但我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你。"

"没问题,老兄,"我欣然答应,"请吧。"

"关于你的秘书——"

"我对他毫无所知,"我连忙说道,"他在伦敦缠住我,把我的宝贵的文件偷走——为此我将受到斥责——然后在开普敦像变魔术似的消失了。我们同时在瀑布那里,但我住旅馆,他在岛上。我在那期间一眼也没见过他,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停下来换口气。

"你误会了。我是说你的另一位秘书。"

"什么?佩吉特?"我大叫,极为震惊,"他跟了我八年,极为可靠。"

他笑了。"我们仍在各说各的。我指你的女秘书。"

"佩蒂格鲁小姐?"我惊呼。

"是的。有人见她从阿格拉莎托的土著古董店里出来。"

"老天!"我打断他的话,"今天下午我也去了那家店并

从里面出来，你也该发现的！”

看来在约翰内斯堡即使你立身端正，做事清白也要受人怀疑。

“噢！但我们发现她不止一次这么做——而且在十分可疑的情形下。尤斯塔斯爵士，我私底下对你这么讲吧——我们怀疑那地方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接头地点，而该组织就是这场革命的后台。所以我很高兴你告诉我所有关于你的秘书小姐的情况。你何时何地如何雇用她的？”

“她是你们自己的政府给我的。”

他彻底崩溃了。

第三十章

（安妮继续讲述）

一到金伯利我就给苏珊娜打了电报。她迅速回电并与我会合。令人吃惊的是她如此喜欢我，在见面时她竟然搂着我哭了。

待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我坐在床边一五一十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讲给她听了。

她若有所思地说："你一直怀疑雷斯上校。而我则不怀疑他，后来你失踪了，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还曾一度希望他作你的好丈夫。啊，安妮，亲爱的，千万别生气，你怎么知道你的那位年轻人说的是实话？你对他的话不打一丝折扣。"

"当然啦。"我生气地叫道。

"但是他怎么会这么吸引你？除了他的鲁莽，英俊的外

表和他那求爱方式，我一点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冲着苏珊娜发了一阵脾气。

“难道你舒舒服服地享受婚姻，一天天地长胖就忘记了什么是浪漫了吗？”我说。

“噢，我可没长胖。最近一段时间我为你提心吊胆，人瘦成一根线了。”

“你看上去调养得很好，”我冷冷地说，“我看你可没少增肥。”

“可我却不知道我的婚姻如此令人满意，”苏珊娜伤心地说，“克拉伦斯最近一直打电报催我回家。后来我不回电报，如今我已有两个多星期没有他的音信了。”

我也许没认真对待苏珊娜的婚姻问题。她总会和克拉伦斯和好的。我于是把话题转到宝石上。

苏珊娜沉着脸看着我。

“我必须解释，安妮。我一旦怀疑上雷斯上校，就为宝石烦恼。我想留在瀑布以防他携你为人质，但我不知如何处置宝石。我害怕把它带在身边——”

苏珊娜四处张望了一下，仿佛墙上长着耳朵，然后在我耳边急促地低语。

“是个好主意，”我赞许说，“这有些尴尬。尤斯塔斯爵士把箱子怎么样了？”

“大个的运到了开普敦。我在离开瀑布时听佩吉特说的。顺便说一句，他准备今天离开开普敦去约翰内斯堡与尤斯塔斯会合。”

“是这样，”我若有所思地说，“小个的呢，它们怎样啦？”

“我认为尤斯塔斯爵士把小个的随身带着。”

我把此事在心里过了一遍。

“好吧，”我最后说，“这很尴尬，不过倒也安全。目前我们最好不采取任何行动。”

苏珊娜微微一笑。

“你不愿闲着吧，安妮？”

“有点。”我如实回答说。

要做的事就是查看列车时刻表，查一下佩吉特乘的那趟火车什么时候在金伯利停。列车下午五点四十分抵达，六点离开。我想尽快见到佩吉特，这仿佛是个好机会。情况越来越棘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这一天惟一有趣的事就是收到一封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很天真的电报：

“安然抵达。一切顺利。埃里克在这儿，尤斯塔斯爵士也在这儿。但佩吉特不在。留在你那里别动。安迪。”

埃里克是我们给雷斯起的假名。我选这假名是因为我极讨厌这个名字。显然在见到佩吉特之前我无可事事。苏珊娜忙着给克拉伦斯发一封安慰他的长篇电报。她开始伤感了。那是她的方式，不像我和哈里之间的情感。她真的很喜爱克拉伦斯。

“我真希望他在这里，安妮，”她哽咽着说，“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擦些面霜吧。”我安慰她说。

苏珊娜在漂亮的鼻尖上擦了一点。

“我的面霜不多了，”她说，“只有在巴黎才能买到这

种。"她叹息道:"巴黎!"

"苏珊娜,"我说,"不久你将会厌倦南非和冒险的。"

"我想要顶真正好看的帽子,"苏珊娜渴望地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见佩吉特吗?"

"我想独自去。他和我俩说话会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饭店的门口撑起那只不服贴的阳伞,而此时苏珊娜则身边放着一篮子水果趟在床上看书。据饭店运行里的说今天火车会准点到达,尽管他怀疑它是否能准时到约翰内斯堡。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火车线被炸段了。真令人高兴!

火车只晚到了十分钟。人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走来走去。我一眼就看到了佩吉特。我追上前去,吓了他一跳。

"天哪,贝丁菲尔德小姐,您不是失踪了吗?"

"我又出现了。"我郑重地说,"你好吗,佩吉特?"

"很好,谢谢。我不久就又为尤斯塔斯爵士干活了。"

"佩吉特先生,我有事要问你,"我说,"我希望你不介意。要知道这事关重要。一月八日你在马洛干什么?"

他吓了一大跳。

"真的,贝丁菲尔德小姐,我,确实——"

"你在那里,对吗?"

"我——出于某种个人原因我是在那一带,对。"

"请你告诉我你在那里的原因。"

"尤斯塔斯爵士难道没告诉你吗?"

"尤斯塔斯爵士?他知道吗?"

"我敢肯定他知道。我希望他当时没认出我,但从他的

言语中可看出他恐怕知道。反正我要彻底坦白此事，并提出辞职。他是个古怪的人，有不正常的幽默感。他好像乐于看我那如坐针毡的样子。我敢说，他一直对真相了如指掌。也许已经知道多年了。”

我希望能明白佩吉特在说什么。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

“很难让尤斯塔斯爵士那样地位高的人为我设身处地想一想。我知道我不对，但这种欺骗也不伤害谁。他还不如直接揭穿一切，而不是那样拿我取乐。”

汽笛响了，人们开始涌回车厢。

“好吧，佩吉特，”我打断他说，“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但你为什么要去马洛？”

“我错了，但当时那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很自然。”

“什么情况？”我焦急地喊道。

这时佩吉特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在问一个问题。他这才把注意力从尤斯塔斯爵士身上转到我这里。

“您说什么，贝丁菲尔德小姐，”他僵硬地说，“我不明白此事与您有何关系。”

他回到车厢里，探身和我说话。我感到绝望了。跟这种人真没办法打交道。

“当然，假如此事那么可怕你肯定会对我羞于起齿——”我恨恨地说。

此话正中要害。佩吉特脸一红。

“可怕？羞于起齿？我不明白。”

“那么告诉我。”

他说了三句短话。我终于掌握了佩吉特的秘密！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我缓步走回饭店。我打开了发给我的电报。电报上写着让我去约翰内斯堡的指令，或者说到约翰内斯堡边上的一个小站，在那里有一辆轿车接我。落款不是安迪而是哈里。

我坐下来仔细地思索着。

第三十一章

（摘自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

约翰内斯堡，三月七日。

佩吉特到了。他当然是神情沮丧，惶恐不安。他建议我们前往比勒陀利亚。后来，当我坚持要留下来时，他却走向另一极端，希望有只来福枪。还吹嘘说他在战争中曾保卫过什么大桥，一座铁路桥。

我不久就打断他的话，让他把打字机从行李中取出来。我想这肯定会令他忙碌一番，因为打字机坏了，他得拿到外面去修理。但我忘记了佩吉特永远是对的。

“我已经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开了，尤斯塔斯爵士。打字机没有一点毛病。”

“你说什么，所有的行李？”

“两只小箱子也打开了。”

“我希望你别那么好管闲事，佩吉特。那两个小箱子不干你的事。那是布莱尔太太的。”

佩吉特看上去垂头丧气。他痛恨犯错误。

“所以你再把它们关好吧，”我继续说，“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四处走走。明天约翰内斯堡也许会变成废墟，所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想我终于能成功地把他赶开一早晨。

“尤斯塔斯爵士，您如果有闲暇的话，我有话跟您说。”

“我现在没有，”我忙说，“现在我绝对没有闲暇。”

佩吉特退下。

“顺便问一下，”我在他身后喊道，“布莱尔夫人的箱子里放着什么东西？”

“一些毛皮，两个毛帽子。”

“对，”我说，“那是她在火车上买的。那是些帽子。我以为你认不出来呢。我敢肯定她准备在阿斯科特赛马会上戴。箱子里还有什么？”

“一个胶卷，一些篮子，好多篮子。”

“好啦，”我安慰他道，“布莱尔夫人是那种喜欢买东西的女人。”

“我认为这是大部分，尤斯塔斯爵士。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只摩托面罩，怪模怪样的手套什么的。”

“假如你不是个天生的傻瓜，佩吉特，你从一开始就该发觉这些东西不属于我。”

“我以为这些东西是佩蒂格鲁的。”

"啊,我得问问你。你为什么为我挑了这么个秘书?"

我还告诉他被盘问的经过。一说完,我就马上后悔了。他两眼闪闪发光。我试图转个话题,但已经太晚了。佩吉特已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他随后用无聊的关于基尔莫登的故事烦我。他讲了一卷胶卷和打赌的事。半夜服务员把胶卷扔进了舷窗。我痛恨胡闹。我曾把那件事告诉过佩吉特,如今他把这事又讲给我听。反正他讲得糟透了,直到最后我才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午饭时他才露面。他兴冲冲地跑来,像只猎犬嗅到了东西。我从不喜欢猎犬。原来他看见了雷伯恩。

"什么?"我惊叫道。

对,他敢肯定看见雷伯恩穿过马路。佩吉特跟踪了他。

"我看见他停下来和佩蒂格鲁说话!"

"什么?"

"对,尤斯塔斯爵士。不仅如此,我还在调查她——"

"等会儿,雷伯恩在干什么?"

"他和佩蒂格鲁进了拐角处的那家古玩店。"

我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佩吉特迟疑了一下。

"没关系,"我说,"继续说吧。"

"我在外面等了好长时间,但他俩也没出来。后来,我走进去。尤斯塔斯爵士,店里是空的!那准有另外的出口。"

我目瞪口呆。

"后来我回到饭店打听佩蒂格鲁的消息,"佩吉特降低声音深深地吸着气,他又要讲秘密了,"尤斯塔斯爵士,昨晚

有个男人从她的屋里出来。”

我抬了一下眉毛。

“我一直认为她是个令人尊敬的女士。”我低声说。

佩吉特滔滔不绝并没理会我的话。

“我径直去搜她的房间，你猜我找到了什么？”

我摇了摇头。

“这东西！”

佩吉特举起一只刮胡刀和一管剃须膏。

“女人要这东西干什么？”

佩吉特肯定没读过有关上流社会女士们用的东西。可我读过。我不愿和他争吵，他是个保守家伙。我不愿他用一个刮胡刀来证明佩蒂格鲁的性别。也许他还会用个卷烟盒来证明他的理论。不过，既使是佩吉特，他也有大意的时候。

“尤斯塔斯爵士，您还不信。您如何解释这个东西？”

我看了看他手里的东西。

“这像是头发。”我反感地说。

“这是头发。我认为这是所谓的男人用的假发。”

“确实如此。”我说。

“现在您相信佩蒂格鲁这个女人实际上是男扮女装了吧？”

“对，你说的没错。我早该从她的那双大脚看出来了。”

“好吧。尤斯塔斯爵士，我想告诉您关于我自己的隐私。从您不断的旁敲侧击中，我认为您已经发现我在佛罗伦萨的一切。”

佩吉特在佛罗伦萨的所作所为即将公之于世了！

“老兄，你快彻底坦白吧！”我和蔼地说。

“谢谢，尤斯塔斯爵士。”

“是她的丈夫吗？令人讨厌的家伙，丈夫们。他们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

“您在说什么，尤斯塔斯爵士？谁的丈夫？”

“那位女士的丈夫。”

“哪个女士？”

“上帝保佑，佩吉特，那个你在佛罗伦萨见面的女士。肯定有个女士。你可别编个故事来骗我说你抢了教堂或者用刀捅了个意大利人的背，就因为你不喜欢他的长相。”

“我一点也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尤斯塔斯爵士。我认为您在开玩笑。”

“我如果乐意有时我会很滑稽，可现在你可以放心我不是开玩笑。”

“我当时离您很远，您没认出我。”

“在哪里没认出你？”

“在马洛，尤斯塔斯爵士。”

“在马洛吗？你在马洛干什么？”

“我以为您明白——”

“我越来越不明白。重新讲你的故事。你去了佛罗伦萨——”

“那么您一无所知，您没认出我！”

“看来，你的良心使你在我面前成了一个懦夫，你没有必要招出你自己。不过我一旦听了整个故事，我会明白一切的。现在你喘口气重新讲你的故事，你去了佛罗伦萨——”

“可我并没去佛罗伦萨。事情就是这样。”

“那么你去了哪里?”

“我回了家,去了马洛。”

“你到底去马洛干什么?”

“我想看望我的妻子。她身体欠佳——”

“你的妻子?可我不知道你结过婚!”

“对,尤斯塔斯爵士,我没告诉您这一切。我欺骗了您。”

“你结婚有多久了?”

“只有八年多。我在当您的秘书前才结婚六个月。我不想丢掉这份差事。随同秘书不该有家口,所以我隐瞒了此事。”

“你真令我吃惊,”我说,“你妻子这些年一直在哪里?”

“我们在马洛的河边有个小屋,离米尔宅邸不远,在那里住了五年多。”

“天哪,”我喃喃道,“有小孩吗?”

“四个孩子,尤斯塔斯爵士。”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像佩吉特这种人不会有罪恶的秘密的,我应该了解这一点。这个令人尊敬的佩吉特一直是我的祸星。这正是他的秘密——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

“你把此事告诉过别人吗?”最后我问道,并情不自禁地长时间注视着他。

“只告诉了贝丁菲尔德小姐。她到了金伯利的火车站。”

我继续盯着他。他在我的目光下局促不安。

“我希望您,尤斯塔斯爵士,没生我的大气吧?”

“老兄,”我说,“说实在的你毁了一切!”

我气哼哼地走了出去。路过拐角的古玩店时，我身不由己地走了进去。店主讨好地走上前招呼我。

“您需要什么？皮毛和古玩吗？”

“我想一种非同一般的东西，”我说，“是为了特别日子。你能给我看你的存货吗？”

“来，到后面去吧。那里有许多珍品。”

在此我犯了个大错，当时还以为我很聪明。我跟他走进了一个转门。

第三十二章

(安妮继续讲述)

苏珊娜极力阻止我按计划行事,她竟然哭着劝我别去。不过我终于说服了她。她答应我按信中的指示行事,还到车站满含热泪地给我送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目的地。一位大黑胡子的荷兰人来接我。我从未见过此人。我们上了等在那里的轿车。远出传来奇怪的隆隆声,我问他是什么,他简短地说是"枪声"。约翰内斯堡在打仗!

我想我们这是到市郊的什么地方。车左转右转,枪声越来越近。后来车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房子前停了下来。一个黑人打开了门。我的向导示意我进去。我迟疑不决地站在肮脏的大厅里。这个男人走过来打开了一扇门。

“来见哈里·雷伯恩的女士到了。”他说道，然后大笑。

我走了进去。这房间没什么家具，充满了廉价的烟草味。桌子后面有个男人在坐着写字。他抬起头，动了动眉毛。

“天哪，这不是贝丁菲尔德小姐吗！”

“我肯定是见了双胞胎了，”我说，“您是奇切斯特，还是佩蒂格鲁小姐？他们俩长得特别像。”

“这两个角色现在都终止了。我脱去了女人的裙子。您请坐吧。”

我神情自若地坐下。

“看来我走错了地方。”

“在您看来恐怕是走错了地方。确实如此，贝丁菲尔德小姐，再次陷入圈套。”

“我很蠢。”我低声道。

我的态度令他迷惑不解。

“您好像无所谓。”他说。

“我的胆大妄为对你有何影响吗？”我问道。

“当然不会。”

“我的姑婆曾说过，一位真正的女士不会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所吓倒，”我小声嘟哝道，“我决心遵守这个格言。”

第三十三章

我被尤斯塔斯爵士召见是在那天傍晚。十一点钟，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喝了茶，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为进一步斗争冲突加足了油。

尤斯塔斯爵士独自一人在房间里踱步。他眼中的一丝光亮和他行为上的不自在都没逃过我的眼睛。他为某事欣喜若狂。他对我的态度也略有变化。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你的年轻人正在路上。他几分钟后就到。轻装上阵——我还有要说的话。今天早晨，你想骗我。我警告你要说实话，你照我说的讲了点实话，然后又离谱了。你想使我相信钻石在哈里·雷伯恩之手。当时我相信了你的说法，因为有利于完成我的任务——引诱哈里·雷伯恩来这儿。但是，我亲爱的安妮，自从我离开瀑布之后，钻石就一直在我手里——尽管昨天我刚知道这一事

实。”

“你知道！”我大喘了一口气。

“是佩吉特结束这场游戏的，你对这一定很感兴趣。他坚持用毫无意义的打赌和一卷胶卷的故事来烦我。不久我就开始归纳总结——布莱尔夫人对雷斯上校不信任，她气恼之下，请我为她照看纪念品。一时热情之下，素质极高的佩吉特已打开胶卷看过了。在离开饭店之前，我只将胶卷装入口袋中。它们就在角落里。我承认我没来得及检查，但我觉察到其中一卷重量迥然不同，哗哗作响，明显有胶水粘上的痕迹。这就不得不启开看看了。这很清楚了，不是吗？现在我把你们俩都装入圈套中……真遗憾你不考虑成为佩德勒夫人。”

我不答话，站在那儿看着他。

楼梯有脚步声，门开了，哈里·雷伯恩被两个人推搡进来。尤斯塔斯爵士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

“照计划，”他轻声说，“你们这些业余选手在职业选手前显得真可悲。”

“这是什么意思？”哈里粗声叫道。

“意思是蜘蛛对苍蝇说你走进了我的客厅，”尤斯塔斯爵士诙谐地说，“我亲爱的雷伯恩，你特别不幸。”

“安妮，你说过我来是安全的。”

“我亲爱的，别责怪她。那张条子是我口授写的，女士也无能为力。她要当时不写就更聪明了，但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你照她的指示，去古玩店，走后屋的秘密小道，却发现自己落在敌人手中！”

哈里看着我。我明白他的眼神，便向尤斯塔斯爵士靠近。

“是的，”尤斯塔斯喃喃道，“你真不幸！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

“你说对了，”哈里说，“这是第三次。你击败了我两次——听说过第三次运气变了吗？这局我赢了——瞄准他，安妮。”

我早就准备好了，快如闪电地从袜子里掏出手枪对准了他的头。防着哈里的两个卫士直扑过来，但哈里的声音制止了他们。

“再走一步——他死定了！如果他们靠近，安妮，别犹豫，开枪。”

“我不，”我兴高采烈地说，“我害怕打枪。”

我想尤斯塔斯爵士和我一样害怕，他直打抖。

“停下别动。”他命令道，那两个人乖乖地停下了。

“叫他们出去。”哈里说。

尤斯塔斯爵士下了命令。那两个人出去了，哈里将门锁上。

“现在我们谈谈。”他气恼地说，走过来把我手中的枪拿过去。

尤斯塔斯爵士喘了口气，用手帕擦着前额。

“我吓坏了，”他说，“我想我心虚了，很高兴枪握在会使的人手中。我不信安妮会使枪。好吧，我年轻的朋友，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谈谈。我愿意承认你在我这儿偷放了一把火。我不知道那把枪从那儿出来的。她来时，我搜过身。你

从那儿弄来的，刚才还没有呢?”

“是的，”我说，“在我袜子里。”

“我对女人不了解。我应该更深入研究她们。”尤斯塔斯爵士满面愁容地说，“我不知道佩吉特能否明白是这种情况。”

哈里敲着桌子。

“别装傻。要不看你满头白发，我就把你丢窗外去。你这恶棍！白头发不白头发，我——”

他上了一两步，尤斯塔斯爵士钻到桌子后面。

“年轻人总这么莽撞，”他责备地说，“不动脑子，只用蛮力。让我们明智些。暂时你占上风，但持续不了多久。这屋子里外全是我的人。你没希望了。你现在占上风只是意外——。”

“是吗?”

哈里逗弄的语气似乎引起了尤斯塔斯爵士的注意。他盯着他。

“是吗?”哈里又说，“坐下，尤斯塔斯爵士，听我说。”他继续用枪指着他说，“这次你运气不好。先听着吧！”

楼下屋里沉闷地传来撞击声、喊声、骂声，然后是枪声。尤斯塔斯爵士脸色苍白。

“什么在响?”

“雷斯和他的人。你没想到吧，尤斯塔斯爵士，安妮和我作了安排，看看从一处往另一处传的信息是否真实?电棍由“安迪”签名，信上将“和”这个字删除。安妮知道你的电报是假的。她自愿投入你的罗网，希望逮住你。在离开金伯利之

前，她给我和雷斯打了电报。布莱尔夫人也从此和我们保持联系。我收到你口授的信，其实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已和雷斯商量好出古玩店的秘密通道，他发现了出口位置。"

尖厉的撕人心碎的爆炸声震撼着屋子。

"他们在炮轰这地区。安妮，我必须带你走。"

一道强光之后，对面的屋子着火了。

尤斯塔斯爵士起身来回踱步。哈里继续用枪对着他。

"你瞧，尤斯塔斯爵士。游戏结束了。是你自己盛情邀请我们来的。雷斯的人看守着秘密通道。尽管你重重设防，他们还是成功地跟我来了。"

尤斯塔斯爵士忽然转身。

"很聪明。很可信。但我仍有一句话要说。我要是输了，你也一样。你总证明不了刺杀纳迪娜是我所为。你惟一能指控我的就是那天我在马洛。甚至没人能证明我认识那个女人。但你认识她，并有杀她的动机——你的身平档案对你不利。你是个贼，记住，一个贼。有一件事你尚且不知。宝石在我手里，这就——"

他迅速弯腰，把什么东西一甩胳膊扔了出去，传来了玻璃碎的声音。那物件穿过玻璃窗落下不见了。

"在金伯利事件中惟一能证明你清白的东西没了。现在我们淡淡吧。我和你讨价还价，你逼人太甚了。雷斯在这屋内能找到他要的东西。如果我能逃掉，我还有机会。如果我留下，我就完了。年轻人，你也一样！旁边屋内有个天窗，先跑一两分钟，我就得救了。我已作了一两处安排，你让我逃走先跑掉——我给你一个签名的自诉，是我杀了纳迪娜。"

“行，哈里，”我叫道，“行，行，行！”

他严峻地看着我。

“不，安妮，绝对不行。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这样能解决问题。”

“我再也不会和雷斯碰面了。我要冒险，但如果我让这老狐狸逃了，我就完蛋了。安妮，这不好。我不干。”

尤斯塔斯爵士格格地笑，他毫无表情地接受了失败。

“好，”他说，“安妮，你似乎遇上能人了。但我劝告你俩正直的人并不总是得到好回报。”

外面传来木头破裂声，脚步声充满楼梯。哈里打开门，雷斯上校第一个走了进来。看见我们，他脸色发亮。

“你还安全，安妮。我怕——”他转向尤斯塔斯爵士，“我追了你好长时间，佩德勒，终于逮着你了。”

“每个人好像都疯了，”尤斯塔斯爵士故作镇定地说，“这些年轻人用枪威逼我，指控我干了惊人的事。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吗？意思是我找到了真‘上校’。就是说一月八号你并不在戛纳，而在马洛。意思是说你的工具，纳迪娜夫人，反叛你时，你计划干掉她——你是犯罪的元凶。”

“是吗？你从哪儿得来这些有趣的消息？从被警方追捕的人哪儿？他的证词会很有价值的。”

“我们还有证据。还有人知道纳迪娜在米尔宅邸要见你。”

尤斯塔斯爵士很吃惊。雷斯上校摆摆手。谢尔久斯·保罗维奇伯爵又化名为爱德华·奇切斯特牧师，又化名为佩

蒂格鲁小姐走进来。他苍白、神经质的，但言词很清楚：

“在纳迪娜来英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巴黎见了纳迪娜。我扮作俄国伯爵。她告诉我她的目的。我警告了她，知道她在和什么样的人作对，但她不听劝告。桌上有份材料我读了。后来我想也去试试，看能否得到宝石。在约翰内斯堡，雷伯恩先生跟我谈了，劝我加入他一伙。”

尤斯塔斯爵士看着他。他没说什么，但明克斯明显支撑不住了。

“老鼠总要离开正在下沉的船，”尤斯塔斯爵士说，“我不管老鼠。迟早我要消灭害虫。”

“我有一事相告，尤斯塔斯爵士，”我说，“你扔出去的那筒胶卷里没有宝石，只有石子。宝石放在安全的地方。事实上，宝石在大长颈鹿肚子里。苏珊娜把它掏空，用棉花和羊毛包上宝石，使宝石不出响声，再放了进去。”

尤斯塔斯爵士看了我一会儿。他的回答很特别。“我就恨那个眨眼睛的长颈鹿，”他说，“可能是出自本能。”

第三十四章

我们那晚不能回约翰内斯堡。炮弹打得很快。我想我们或多或少被切断了，因为反叛者占据了部分郊区。

我们藏身之所在离约翰内斯堡约二十英里外草原的一个农庄上。两天的兴奋和激动使我瘫软如泥。

我不停地自言自语，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困难已结束。哈里和我在一起，永不分离。然而我又感觉到我们之间存有的某种隔阂——一种我猜不到的他的抑郁。

尤斯塔斯爵士由一名强壮的卫兵押送到相反的方向去了。他故作姿势，临走时和我们挥手告别。

第二天早晨，我一大早就来到门廊，从草原上向约翰内斯堡方向望去。我能看到苍白朝阳下的忧郁，听到低沉的哒哒的枪声。革命尚来结束。

农夫的妻子出来招呼我进去吃早饭。她是个慈母般的

好心人，我已经喜欢上她了。哈里清晨就出去了，至今未归，所以她来叫我。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觉得我俩间存在的阴影究竟是什么？

吃完早饭，我坐在门廊里，手里拿着一本书，但我没读。我正在沉思，没看到雷斯上校从马上下来。直到他说“早安，安妮”，我才意识到他的存在。

“哦，”我红着脸说，“是你。”

“是的，我可以坐下吗？”

他取了张椅子坐在我身边。这是从马托波斯之后我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像往常一样，我感觉到一种魅力与害怕相交织的情感，他总能唤起我这种感觉。

“有什么消息？”我问道。

“斯马茨明天要来约翰内斯堡。我想这场暴动再持续三天就收场了。在此期间，战斗会继续。”

“我希望，”我说，“应该让那些该死的人去死。我是说那些想打仗的人——而不仅是那些碰巧住在战场附近的人。”

他点了点头。

“安妮，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就是战争的不公道之处。但我还有其它消息告诉你。”

“是吗？”

“承认我不称职。佩德勒逃掉了。”

“什么？”

“是的，没人知道他怎么逃掉的。晚上他被捆绑得很严实，放在军队占领的一个农庄的顶层，但早晨屋里空无一人，在押犯逃脱。”

我心中暗自庆幸。直至今日，我还偷偷喜欢着尤斯塔斯爵士。我敢说很可怕，但我确实有这种崇拜他的感觉。他是个十足的坏蛋，但很滑稽，我从未遇上过有他一半趣味的人。

当然，我掩饰了我的感情。自然雷斯上校感觉会截然不同。他想让尤斯塔斯爵士绳之以法。细想起来，他逃脱并不使人感到十分惊讶。在约翰内斯堡附近，他有无数的手下和爪牙。不管雷斯怎么想，能否抓住他有待置疑。他可能有一套缜密的退却计划，他曾说过一些让我们听。

我适度地不冷不热地说了几句，谈话逐渐冷淡下去。然后雷斯上校忽然要找哈里。我告诉他一大早哈里就出去了，今天早晨一直没见到他。

"你知道，安妮，除了手续，他已完全清白了？还有些技术程序，但尤斯塔斯爵士罪行成立。没什么能阻碍你们了。"

他缓慢、颤抖地说，没正眼看我。

"我知道。"我感激地说。

"他不立即恢复使用真名没什么必要。"

"当然。"

"你知道他的真名吗？"

这问题使我吃惊。

"当然，哈里·卢卡斯。"

他不说话，他的沉默使我觉得很怪。

"安妮，你记得从马托波斯开车回来的那天，我告诉你我该怎么做吗？"

"当然记得。"

“我想已完成了。你爱的人已清白无罪。”

“你是这意思吗？”

“当然。”

我低垂着头，想起毫无根据的怀疑，深感羞愧。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

“当我年轻时，我爱着一个姑娘，她把我抛弃了。以后我只考虑工作，事业对我来说胜过一切。然后我遇上了你，安妮——一切又似乎毫无价值。但年轻人召唤着年轻人……我仍有工作要做。”

我沉默了。我想一个人不能同时爱两个男人——但你可以想象。这人吸引力真大。我猛然敬仰他了。

“我想你会很成功的，”我梦想道，“我觉得你前途无量。你会成为世上伟人。”

我觉得好像在说一个预言。

“我会很孤单。”

“所有成大事者都这样。”

“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敢肯定。”

他握着我的手，低声说：

“我宁愿要另一头。”

哈里大踏步转过房子的角落。雷斯上校起身。

“早上好，卢卡斯。”他说。

不知什么原因，哈里脸红到脖子根。

“是的，”我高兴地说，“你必须用真名了。”

但哈里仍盯着雷斯上校。

“你知道，先生。”他终于说。

“我从不会忘记一张熟人的脸。你还是个孩子时，我就见过你一次。”

“这是怎么回事？”我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搞糊涂了。

两人似乎在进行意志的较量。雷斯胜了，哈里略微转了下头。

“我想你是对的，先生。告诉她我的真名字。”

“安妮，这不是哈里·卢卡斯。哈里·卢卡斯战死了。他是约翰·哈罗德·厄德斯利。”

第三十五章

说完这些话，雷斯上校离开了我们。我站在那儿，目送他远去。哈里的声音把我唤回现实中。

"安妮，原谅我，快说原谅我吧。"

他握住我的手，我几乎机械地把手拿开。

"你为何骗我？"

"我不知道能否让你明白。我怕那类事——权力和财富的诱惑。我想让你只关心我本人，毫不带造作和欺骗。"

"你不信任我？"

"你可以那么说，但不是真的。我变得苦涩、怀疑——总容易找外因——能让你像那样关心我太好了。"

"我明白了。"我慢慢地说，并回味着他给我讲的故事。我第一次意识到从前未察觉的与事实不符之处——钱的保障、买回纳迪娜宝石的能力，以及他喜爱从旁观者角度谈及

那两个男人。当他说"我朋友"时，他指的不是厄德斯利，而是卢卡斯。是那个已安眠地下的卢卡斯深爱着纳迪娜。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我俩都很草率轻生，极想死。一天晚上我们互换了身份证——为了运气！卢卡斯第二天便被炸成碎片。"

我颤抖了一下。

"你为何今天早晨不告诉我？今天早晨？到此时你总不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吧？"

"安妮，我不想把事情弄糟。我想带你回岛上去。钱有什么好的？钱买不来幸福。我们在岛上一直很开心。我告诉你我惧怕另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曾一度使我堕落。"

"尤斯塔斯爵士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知道。"

"卡顿呢？"

"不知道。一天晚上在金伯利，他看我们俩和纳迪娜在一起，他搞不清谁是谁，便信了我的话。我是卢卡斯。纳迪娜被他的电报给骗了。她从不怕卢卡斯，因为卢卡斯是个沉静的家伙。而我却脾气暴躁。如果她知道我又活过来了，会把她吓死的。"

"哈里，如果雷斯上校不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办？"

"什么也不说。继续当卢卡斯。"

"你父亲的几百万呢？"

"欢迎雷斯用。他比我更会用钱。安妮，你在想什么？你在皱眉。"

"我在想，"我缓慢地说，"我几乎希望雷斯上校没让你

告诉我。”

“不，他是对的。我欠你的情，没告诉你事实真相。”

他停了下来，然后忽然说：

“你知道，安妮，我嫉妒雷斯。他也爱你——他比我能干、强壮，我将来也赶不上他。”

我大笑着转向他。

“哈里，你这白痴。我不管别的，我要的是你。”

我们尽快动身去了开普敦。苏珊娜在那儿等我，我们一起开了大长颈鹿的膛。当革命平息后，雷斯上校去了开普敦。在他的提议下，在梅曾贝赫属于劳伦斯·厄德斯利爵士的大别墅被重新打开，我们进驻进去。

在那儿，我们制订了计划。我同苏珊娜一起回英国，在她伦敦的住所举办婚礼。嫁妆在巴黎购置！苏珊娜喜欢考虑这些细节。我也一样。但前景似乎很虚幻，有时我觉得莫名其妙，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窒息感。

在我们临乘船的前一天晚上，我不能入睡。我很难受，不知为什么。我不愿离开非洲。当我回来时，情形还一样吗？

这时听见百叶窗上有敲击声。哈里站在门廊中。

“穿上衣服出来吧，安妮。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匆忙穿上几件衣服，钻进冷静芬芳的夜幕中，那感觉是平和柔软的。哈里把我引到屋子里别人听不见我们的谈话之处。他的脸苍白而坚定，眼睛闪着光。

“安妮，你还记得曾对我说过女人喜欢为那些她们喜欢的男人干她们不喜欢干的事吗？”

“是的。”我说，猜想着要来临的事。

他一把搂住我。

"安妮，和我一起走掉，现在，就今晚。返回罗德西亚岛上去。我忍受不了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我不能再等你了。"

我挣脱开来。

"法式礼服怎么办？"我嘲讽地哀叹道。

直至今日，哈里从来弄不清楚我何时出自真心，何时嘲弄他。

"你的法式礼服见鬼去吧。你认为我愿意让你穿上礼服吗？我倒更乐意从你身上把它脱下来撕碎。我不放你走，听见了吗？你是我的女人。如果让你走掉，我会失去你。我从未对你有过信心。你现在就跟我走——让大家一起见鬼吧。"

他搂住我狂吻，直至我喘不上气来。

"我再也离不开你了，安妮，真的。我厌恶这些钱。让雷斯拿去吧。快。我们走。"

"我的牙刷？"我犹豫道。

"你可以买一把，我知道我是个疯子，但看在上帝分上，来吧！"

他大踏步狂走，我温顺地像瀑布前见过的那个女人跟在后面，只是我头上没顶一口锅。他走得太快，没法跟上。

"哈里，"我最后用温和的声音说，"我们一直走到罗德西亚吗？"

他忽然转过身，大笑着搂住我。

"我疯了，亲爱的，我知道，可我如此爱你。"

"我俩疯了。哈里，你从来未问我，可我没作牺牲！我想来！"

第三十六章

那是两年前。我们仍住在岛上。在我面前一张粗糙的木桌上放着苏珊娜写给我的信。

亲爱的森林中的宝贝——亲爱的痴情人：

我一点也不吃惊。我们谈及巴黎、礼服时，一点也不真实——你有一天会消失在蓝天下，用古老美好的吉卜赛方式举行婚礼。但你俩是一对疯子！拒绝接受一大笔财产太荒唐了。雷斯上校想就这事争论，但我请他留给时间裁决。他可以比任何其他人把哈里的财产掌管得更好。因为，蜜月终究不会持久——你不在这儿，安妮，所以我可以安全地说这些话，你不会像野猫那样朝我扑来——荒野中的爱情持续一段时间后，总有一天你忽然开始梦想起帕克胡同中的房屋、豪华的皮毛、巴黎的礼服，以及汽车、童车、法国女佣、

北方保姆！哦，你会的！

但度你的蜜月去吧，亲爱的疯子，度个尽可能长的蜜月。有时间就想想我，在舒适的生活中长胖吧！

爱你的朋友

苏珊娜·布莱尔

此外，我送你一口锅，作为结婚礼物，还有一大陶罐肥鹅肝酱，让你常记起我。

我有时常读另一封信。这封信在上封信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才收到，还伴随着一个大包裹。好像是从玻利维亚某地写来的。

我亲爱的安妮·贝丁菲尔德：

我禁不住提笔给你写信，并不是因为写信能给我快慰，而是为了你读信时的巨大快乐。我们的朋友雷斯并没有他自认为的那么聪明，不是吗？

我想应委任你做我的文秘，因而寄给你我的日记。里面没什么雷斯之流感兴趣的材料。但我想里面有些段落使你开心。随你的意愿去用它吧。我建议为《预算日报》写篇文章："我遇到的罪犯。"我只规定一条，我应是主要人物。

此时，我可毫无疑问地说你不再是安妮·贝丁菲尔德，而是厄德斯利夫人，在帕克胡同当女皇。我应当说我毫无中伤诽谤之意。在我这年纪，很难重新做人了，但是在我俩之间，我还是小心地准备了应急储备金。这很有用，我对人生

抱积极乐观的态度。顺便说一下，如果你遇上你滑稽的朋友阿瑟·明克斯，告诉他我没忘记他，行吗？那样会使他神经紧张的。

总的说来，我想我展示了基督徒的谅解精神，甚至对佩吉特也如此。我听说他——或更准确地说佩吉特夫人——那天生下了第六个孩子。英国很快就会完全由佩吉特一家组成了。我给孩子一个银杯子，在明信片上，说我愿当他的教父。我可以知道佩吉特带着杯子和明信片，面无笑容，径直去了苏格兰场！

保佑你，水汪汪的大眼睛。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没和我结婚是个失策。

你的

尤斯塔斯·佩德勒

哈里暴跳如雷。这是他和我观点不一之处。对他来说，尤斯塔斯爵士是想谋害我，并对他朋友的死负责的人。尤斯塔斯爵士对我的企图始终令我费解。姑且说不知详情吧，因为我肯定他对我抱有真挚的好感。

那么他为何两度企图害我性命呢？哈里说“因为他是个恶棍”，好像认为那能解决问题。苏珊娜更有辨别力。我和她谈过，她说是因为“恐惧综合症”。苏珊娜喜欢用心理分析。她说尤斯塔斯爵士一生都受安全、舒适欲驱使。他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害死纳迪娜去除了一些障碍。他的行为并不代表他对我的感情，仅仅是害怕自身安全受威胁的结果。我想苏珊娜是对的。至于纳迪娜，她那种女人死有余

辜。男人做事为富有，但女人为外在动机却不应该装作恋爱。

我可以很容易就饶恕尤斯塔斯爵士，但我永不饶恕纳迪娜。永不，永不，永远不！

那天，我开罐头瓶时，发现了包罐头瓶的《预算日报》，猛然发现了这些字："穿棕色西服的男人"。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然，我早就断绝了和《预算日报》的联系——报纸和我断绝来往则晚得多。我浪漫的婚礼被光荣地公之于众。

我儿子躺在阳光下，在踢腿呢。如果你愿意，他就是个"穿棕色西服的男人"。他穿得极少，在非洲最好这样像浆果一样棕黄。他总在地上打洞玩。我想他随了我父亲，将热衷于更新世的泥土。

他出世时，苏珊娜打来一个电报：

"恭喜祝贺狂人岛上降生的新生命，并致以爱意。他是长头还是圆头？"

我不能容忍苏珊娜的话，给她回敬了一个经济实惠、切中要害的回答：

"扁头！"